

此次京城變係ル所小ニ非ス

大日本國

大皇帝深ク

宸念ヲ軫セラレ茲ニ特派全權大使井上馨ヲ簡ヒ

大朝鮮國ニ至リ便宜辦理セシメラル

大朝鮮國

大君主

宸念均シク敦好ニ切ニ乃チ金宏集ニ

委スルニ全權議處ノ任ヲ以テシ

命スルニ懲前毖後ノ意ヲ以テセラル兩國ノ大臣和衷商辨シ左ノ約款ヲ作り以テ好誼ノ完全ヲ

昭カニシ又以テ將來ノ事端ヲ防ク茲ニ全權ノ文憑ニ據リ各々名ヲ簽シ印ヲ鈴スル左ノ如シ

約款

第一

朝鮮國

國書ヲ修メテ

日本國ニ致シ謝意ヲ表明スル事

第二

此次

日本國遭害人民ノ遺族並ニ負傷者ヲ恤給ヒ暨ヒ商民ノ貨物ヲ毀損掠奪セララル、者ヲ填補シテ

朝鮮國ヨリ拾壹萬圓ヲ撥支スル事

第三

磯林大尉ヲ殺害シタル兇徒ハ查問捕拿シ重キニ從テ刑ヲ正ス事

第四

日本公館ハ新基ニ移シ建築スルヲ要ス當ニ朝鮮國ヨリ地基房屋ヲ交附シ公館暨ヒ領事館ヲ容

ルニ足ラシムヘシ其修築増建ノ處ニ至テハ

朝鮮國更ラニ二萬圓ヲ撥交シ以テ工費ニ充ツル事

第五

日本護衛兵辨ノ營舎ハ公館ノ附地ヲ以テ擇定シ壬午續約第五款ヲ照シ施行スル事

大日本國明治十八年一月九日

特派全權大使 從三位勳一等伯爵

約書原稿

三八七

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特派全權大臣 左議政

另 單

一、約款第二第四ノ金圓ハ日本銀貨ヲ以テ算ス須ラク三個月ヲ期シテ仁川ニ於テ撥完スベシ
一、第三條兇徒ヲ處辨スルハ立約後二十日ヲ以テ期ト爲ス
大日本國明治十八年一月九日

特派全權大使 從三位勳一等伯爵 井上 馨

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特派全權大臣 左 議 政 金 宏 集

朝鮮國ヨリ我國へ送ルベキ國書ノ草案

大朝鮮國

大君主敬白朕之良友

大日本國

大皇帝 朕深惜朝有逆臣、致有十月十七日之事、一時變亂、延及于隣國官商、幾使兩國失和、乃承

大皇帝 惠顧邦交、不忘素好、簡派全權大使伯爵井上馨、前來會議、現已一切妥協、朕以藐軀

涼德、化導無方、重貽友邦之戚、曷勝惋惜、茲遣禮曹參判徐相兩兵曹參判穆麟德、充出

使正副大臣、前往東京、觀見

大皇帝 親呈國書、以展懲忿之意、恭稔

大皇帝 政治纂隆

純嘏無疆、深願後此兩國官商、相安無事、庶萬民無平之心、以後兩國上下和洽不致再啓

朝鮮國ヨリ我國へ送ルベキ國書ノ草案

紛爭、此我兩國朝廷之福士民之幸也、

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三年朕即位二十一年十一月 日

於漢城昌德宮親署名鈐國寶

御名

奉

勅議政府領議政 沈 舜 澤

大朝鮮國特派全權大臣左議政金 爲

照會事、照得、此次本國變亂之由、係亂臣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範、徐載弼等作亂宮圍、殺害大臣之罪、舉國民人所共憤、義當聲明、與象戮之、洪英植已死、惟金玉均等四賊、及其徒黨、尙稽顯戮、後患非細、若設犯等逃難、寄跡於貴國地方應請

貴大使遍飭各地方、無得憐其窮投之情、查拿交出以昭公允、以敦友誼、俾我兩國之間妖

氣廓淨禍繭永絕、豐所幼望、相應備文照會

貴大使、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右 照 會

大日本國特派全權大使 伯爵 井 上

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大日本特派全權大使伯爵井上 爲

照覆事、准

貴曆十一月二十五日照會、內開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載弼等、作亂宮圍、若設犯

逃難寄跡於貴國地方、應請貴大使、遍飭各地方查拏交出等因前來、查

貴大臣所稱之事、所係非細非見詳示其求干我之理由、本大使未知所以答焉

貴我兩國、現未有互交罪犯之約、

貴大臣素所熟知、雖然至在各國所據其互交罪犯之約、捕拿交付者、若萬國公法之認爲合

朝鮮國ヨリ我國へ送ルベキ國書ノ草案

交付者、我國亦無爲其逋藪之意也、本大使又有欲一言者、
貴大臣所稱數犯、若係國事犯者、我政府恐不易副

貴大臣之望也、相應照覆

貴大臣查照、須照覆者、

右 照 覆

大朝鮮國特派全權大臣 左議政 金

明治十八年一月十一日

井上議官於吳大徵處筆談

井上 吳大人閣下、我全權大使井上、教弟致意閣下、前日我大使在議政府、偶然得閣下臨晤、
初接清手、不堪欣幸、把臂一堂、固所渴望、但使臣出派、一依君命君命之外、不得步趨、

閣下於日清交涉事宜、不帶辦理全權字據、與我訓命所飭不符事屬公義、情功傾蓋、遺憾曷
極我大使在本國、職居要劇、不能曠日延留、既與朝鮮員、辨結兩國事宜即以本日從速就途
候、幸勿勞思。

吳 使者前日在議政府、得晤貴大使、忽々握晤、未獲略通款曲、知貴大使與朝員、議紛事畢窃
擬盤桓數日、彼此往還、作樽酒之叙不圖貴大使返旆期速、望塵不及、實深悵悵、乞閣下歸
國時代致拳拳是所企幸、

井上 前日貴國駐在日本欽差黎、函致我外署、稱我國兵營口角莫如兩國各派大員商辦了結等語
政府想貴使於日清交涉事、受辦理之任、乃據貴使所稱、云兩國現無可議、故無全權字樣、
我大使於漢城之變、深抱惋惜、素願商議善後事宜、使命齟齬、不得相俱吐露、促期就途、

第一第二
段ハ大使
ヨリ前以
テ許可者
ナリ毅誌

茲使弟聊致雅意、惟閣下諒之。

吳 黎大臣所稱兩國兵營口角、末梢何國、或不知朝鮮亂黨起事情由之故、李大臣現已查明、朝鮮政府有公牘、請我兵入宮保護、朝兵與我兵同至普通門外、有亂黨數人、前來放槍、我兵死五人、受傷九人、始各發槍應之、倉猝之間、尙不知貴國有兵在內否、本大臣思我兵傷込亦應議恤、既係亂黨先行放槍、只可查辨亂黨、所以前在政府所書筆談、謂中國使臣與貴國現無可議也、

井上 弟職在記室、無專對之任、不欲多言生枝節、既致我大使之意當匆匆拜別、久渴泰斗之名得接溫容、是爲欣幸。

吳 此論作爲使者與閣下間談、並無枝節可出、如貴大使問及鄙意現無可議一節、即以此次筆談呈閱、當可渙然冰釋候、此兩國和好之意、本大臣力顧大局、不欲別生枝節、實與貴大使所見、若合符節也。

井上 大人所稱、弟當復命于我大使不知我大使、意何如、未便專對諒焉。

余ハ去月二十八日午後五時下ノ關出發、同三十一日午前ニハ仁川港着ノ見込ニ候處、海上風波惡シキ爲メ同日午後七時同港ニ到着、即時上陸我領事館ニ入り安堵致シ一行無恙候。

余ガ到着前竹添公使ハ朝鮮政府ヘ談判ノ爲メ去月二十八日ニ於テ井上議官ト同道ニテ京城ニ赴キ、當所ニハ島村書記官ノミ殊殘リ居リ、爾來ノ形勢等及ビ面稟候、依テ尙ホ竹添談判ノ現況可致承知爲メ即夜書面ヲ以テ井上議官ヲ召寄セ、翌三十一日午後三時到着候ニ付、委細面晤ノ上昨一日再ビ同議官ヲ京城ニ歸シ、竹添ハ韓廷ニ向テ最初彼是ノ談判ニ不及、本使ノ入京ヲ可待受旨ヲ傳ヘサセ候、竹添於京城督辦趙秉鎬ト談判ノ趣具狀ノ次第ハ別紙ニ依リ御承知相成度候。

拙者大使トシテ護衛隊引帶到着ノ義ハ即様竹添公使ヘ申送り朝鮮政府ヘ通知爲致置候。

拙者入京ニ付テハ京城旅館及ビ途上ノ都合等ニ手數有之候ニ付、昨一日近藤書記官ヲ先發セシメ、朝鮮政府ヘ通牒ノ上、夫々準備爲相整明三日當所出發楊花鎮ニ於テ一泊、翌四日入京ノ筈ニ有之候。尤護衛兵ハ一大隊ヲ召連レ余ノ一大隊ハ當地ニ留メ置キ候、但此内三小隊ハ來ル四日ニ當地ヨリ楊花鎮ニ遣ハレ同所ニ差置候含ニ候拙者引帶護衛兵ノ叙列ハ左ノ通りニ有之候

先發隊 第一大隊長

第二中隊第一、第二中隊

但午前六時發程輜重ヲ護送シ楊花鎮ニ於テ宿衛ノ準備ヲ爲サシム

前隊

一小隊 第三中隊ノ内

本隊

聯隊長

三小隊 第三中隊ノ内

大使

陸海軍 將官

同參謀部

海兵

三小隊 第四中隊ノ内

一小隊 第四中隊ノ内

後衛

以上

當時馬山浦ニ入泊ノ清艦ハ、其實數未詳、拙者到着前比叡艦長ヨリ日進艦ヲ視察ノ爲該浦ヘ派遣候節目撃ノ分ハ、筑紫艦形ノ軍艦貳艘、運送船一艘其外ニ汽船一艘計四艘罷在、日進艦ヲ見懸ケ該軍艦ニハ砲門ヲ開キ警備スル容子ニ付、日進艦ハ敢テ事ヲ發スル次第ニ無之ニ付其儘引返シ候由。

本日午前十時半朝鮮政府ノ命令ヲ以テ拙者ヲ迎接ノ爲メ京城ヨリ罷越候由ニテ、モルレンドルフ及嚴世永ナル者來館候處拙者不快ヲ以テ面會不致、齋藤書記官ニ代晤爲致、引續同十一時

半中使朴奎鏞ヘ好言昔運指添國王ノ命ヲ以テ拙者ヲ尋問トシテ罷越候ニ付、又々齋藤ヲ以テ代晤爲致候處、是非面會慰問可致旨王命ヲ受ケ候ニ付、寢室ヘデモ不苦且ツ面會ノハ上ハ直ニ歸京復命スベキ由申聞候ニ付、無餘儀面會致候。

本日午後六時井上議官京城ヨリ俄カニ來着候ニ付、其仔細承リ候テ本日竹添公使ヨリ巡查二名我兵營ノ燒跡検査ノ爲メ指遣候處、途中敦誼門ト申ス門ニテ看守ノ清國兵之ヲ押止メ、且ツ一發放銃致候ニ付、巡查モ不取敢拔劔致候處、清兵ハ更ニ銃劔ヲ以テ巡查ヲ兩三回突キ候ヘドモ、衣服ヲ破候程ニモ無之ニ付、先ヅ夫レナリニ引取り來リ候由歸館ノ上申立候由、且ツ又其前近藤書記官入京ノ節モ、麻浦ニ於テ朝鮮兵其行ヲ阻メ、政府ヘ伺ヒノ上通行可致様申張リタル趣等ニ有之候、依テ直様竹添ヘ支那營長ニ向テ嚴重ニ其理由ヲ詰問可致、朝鮮政府ヘハ拙者入京ノ節途上ニ於テ萬一ニモ右様ノ不都合無之様相警ムベキ旨申送り置、當方ニ於テモ迎接及嚴世永ヲ召シ、齋藤書記官ヲシテ前條ノ次第ヲ嚴シク申聞ケ、速カニ其政府ニ上伸方爲取計置候。京城事變ニ付遭害者ノ姓名取調候ニ付及御送候

右申進候也

明治十八年一月二日

於仁川

井上議官於吳大徵處筆談

特全下
外下
三九七

特命全權大使 井 上 馨

外務大輔 吉田 清 成殿

拙者一月三日午前九時京城ニ向ヒ濟物浦ヲ出發ス、隨行文武官及護衛兵等ハ前便及通知候通ニ候、沿道ハ官民共ニ皆謹肅ノ模様ニテ、地方官吏ハ前後ニ迎送シ丁寧ニ接待シ、石川洞ト云フ處ニテ休憩、午餐ヲ喫シ候處、獨人穆麟德モ仁川ヨリ先發此處ニテ待受ケ迎驩シ、地方官ヨリハ酒食ヲ出シテ一行ヲ勞ヒ候、午後五時過ギ漢江ヲ渡リ楊花鎮ニ至リ候處、京畿監司沈相薰等吏史ヲ從ヘ燭ヲ把リテ迎接シ、午後七時頃京城西大門外ノ京畿監營ニ到着シ、同處ヲ駐在中ノ旅館ト相定メ候。沈相薰本使ニ面シ安着ヲ祝賀シ酒食ヲ供ヘテ一行ヲ勞ヒ申候。但シ昨夜迄ハ前便報告候通楊花鎮一泊翌日入京ノ筈ニ候處、本日早天近藤書記官ヨリ報告有之、楊花鎮ノ旅館ハ手狭ニシテ護衛兵ヲ容ル、ニ便ナラズ、直ニ入京アリタキ旨ニ付護衛隊ニモ其旨ヲ達シ遂ニ即日入京ノ事ニ致候。但シ京城ヘハ護衛兵一大隊引連レ、一中隊ハ濟物浦ニ殘リ、三中隊

ハ楊花鎮ニ分屯爲致候。

同四日午前十時過ギ外衙門督辦趙秉鎬來館、本使ニ面謁別紙應接書ノ通り談話有之候。同時頃清國派出官吳大徵又續昌等使ヲ以テ訪問ノ爲メ名刺ヲ通ゼリ、同十一時三十分頃中使羅世煥來館國王殿下ヨリ本使ノ安否御訪問ノ旨申傳候。

同日午後二時半米國公使フト氏來館、本使ト面會四時三十分頃歸館致候。

同日在日本魯國公使館書記官スパイヤル來館、同人ハ明六日當地出發歸途神戸大阪京都近傍旅行致度旨申出候付、通行無差支可取扱者兵庫大阪京都ノ同知事宛添書致シ遣置候。

一昨四日拙者當國王謁見ノ儀竹添公使ヲ以テ統理督辦趙秉鎬へ照會爲致候處、同四日夜明六日引見可相成旨同督辦ヨリ通報致候。本使謁見ノ諸手續及本使ノ言上振隨行謁見人ノ姓名等ハ逐テ謁見濟ノ上更御報知可及候。

同日小林領事ヨリ日進艦長海軍少佐尾方惟善ヨリノ報告書相廻シ候。日進艦ハ去二日海軍大輔ノ命令ニ依リ、南陽灣ニ再ビ現況視察ノ爲メ回航候者ニテ、其報告ニ依レバ同灣ニハ清國軍艦楊威超勇威遠ノ三艦ノ外小艦(名小詳)一艘、其他米國小軍艦一隻滯泊セリ。楊威號ニハ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現ニ乘艦シ、右四艦共外國人(艦長ノ顧問ナシ)一名ヅツ乘組候趣ニテ、南陽ノ陸地山頭ニハ信號ノ爲メ旗杭ヲ建テ、我艦ノ入灣ヲ見テ絶ヘズ信號ナシ、又楊威ノ一艘ハ

同所ニ冬籠リノ爲メカ或ハ攻戰ノ用意カ、總テ帆桁ハ卸シ置有之、且ツ今度ハ以前ト反對シテ砲門ノ開キアルモ、日進ノ進行ヲ見テ之ヲ閉チテ表面ハ懇親友誼ヲ示シ候様ノ趣ニ有之候由ニ候。

一、今般ノ事變ニ付、朝鮮政府ヨリ市街其外處々へ揭示セシ文面並竹添公使再度入京ニ付揭示文等別紙ノ通リニ有之候。
右申進候也

十八年 一月五日

特派全權大使 井 上 馨

京城市街其外處々へ朝鮮政府ヨリ揭示文

監理仁川港通商事務洪、爲出示曉諭事、今月十八日（我十二月四日）之遠外不知裏計、易致煽訛、而究其本事則賊臣玉均等、緝聚逆黨潛懷凶圖、却遷乘輿、屠殺宰、假托護衛、矯召日兵、日館公使、卒兵入闕、出於赴難之誼、而凶賊、所使、行刃者即渠之徒黨、非日兵之手犯也、中國諸將、領軍入衛、擒捕凶徒之際、日兵即爲歸館（即爲歸館四字或ハ潰散ニ作ル）退往本港、朝家已派送大官、開釋安頓、事實不過如此而已、而塗聽之說、增虛做荒、係人憤激、民情嗚呼大非兩國交好定約之誼也、大抵開港通商、定界設館、而國相與之際、設有所失曲失自在公法可徵、若或彼相激、歸於双非之科、則豈兩國和好之本意哉、然閭巷之民、鋪市之商、與日人情志不相孚者、亦或乘時逞憾、不無其慮、茲以具列事狀、明悉曉諭、若有傷害日人毀破日市者、則定罪法之民、而樂禍之徒也、如此曉諭之餘、有敢犯科者、立了重辟、斷無饒貸、且我國逆徒之知機漏網、踪跡殊常者、能有捕捉之人、當有重賞、此我大小民商、其各知悉、慎遵勿違、切切特示。

右諭通知

甲印十月二十八日（我十二月十四日）告示

榜

今此日本公使、入京時、無賴浮覺之類、若或有中略投石咆喝之弊、則當以一律施行、以此意詳細曉諭沿路事、謹承朝飾、茲以揭付此右列禁飾無或犯科之地宜當者。

甲申十一月十一日（我十二月二十八日）

兼使

井上趙秉鎬談話大要

一月四日午前十時過統理衙督辦趙秉鎬來訪大使ト談話アリ大要左ノ如シ、淺山顯藏通辯筆記ス。

大使曰 當度本使渡來致候ニ付テハ、貴政府之御厄害不尠且ツ旅館ノ御設ケモ十分ニテ、何不自由ナク安着罷在候段鳴謝之至リニ候。

督辦曰 監營ヲ御旅館ト相定メ候儀、實ハ我政府モ特別ノ歡待ヲ以テ監司ヲ他ニ移シ候儀ニ付、此邊ハ御承知被下度、乍併何分急ナル事ニテ修理等モ行届兼ネ房屋ノ不潔ナル等甚ダ不安ニ存候。

大使曰 本使モ濟物浦ニ在テ四五日ノ猶豫ヲ爲シ進京致スベキ義ニ候ヘドモ、此度本使ノ渡來致シタルハ實ニ兩國之交誼ヲ存スルト否トニ關スルハ一大事ノ時ニシテ我皇上ニモ深ク御念慮在セラレ、本使モ内國ニ在テハ隨分繁務ニ有之候共、其務ハ捨置キ此度事

件ノ結局ヲ速カニ取纏メヨトノ命ニ依テ渡溟致シタル儀ナレバ、一日モ猶豫ナク進京致シタル儀ニ候。就テハ此度事件ノ好局ヲ結ブコトハ只ダ貴政府ノ御考ヘニ據ル事ニ候。

督辨曰 素ヨリ貴政府ト我政府トノ間ニ於テハ何モ事アル儀ニ無之、隨テ兩國ノ交際ニモ決シテ關係アル儀ニ無之存候。

大使曰 貴督辨モ御承知ノ事ナガラ、假令久敷キ交際國ト雖ドモ、一旦事アルトキハ忽チ兩國釁端ヲ惹起スルコトハ古例不尠コトニシテ、強チ貴國ト我國ノミニ限ルコトニ無之候。

督辨曰 兼ネテ御威名ハ我國迄モ轟キタル儀ニテ、此度貴大使ノ御渡着ヲ承ルヤ、我政府ノミナラズ一般安堵ノ思ヒヲ爲シ、必ラズ公平ナル御處置アルコトノ歡喜ニ堪ヘザル

儀ニ候（此時政府ノミナラズト云フ語ノ内ニハ國王ト云フヲ大ニ含ミタル云ヒ振ナリ）又曰 貴大使ニハ此迄御往復致シタル會文ハ逐一御覽被成候哉。

大使曰 素ヨリ委細閱了セリ。然ルニ本使ニ於テハ是迄往復アリタル公文ノ意ヲ引續キテ御談判申スベキ儀ニ無之候。抑モ是迄ノ公文ヲ見ルニ總ベテ貴政府ハ自己ノ疑惑ヲ以テ自己ノ勝手ヲ申シ越サレタルモノニシテ、決シテ政府ト政府トノ往復スベキ公文ニ無之候。若シ貴政府ガ右公文ニ據テ事ヲ談ゼラル、コトナラバ、我使事ハ夫ニテ事濟ミタル儀ニテ他ニ一言スルコトモ無之候。

督辨曰 何レ追々ト我政府ヘ御談判可相成儀ト存候。乍去今日兩國間ニ於テハ決シテ事無キ儀ト被存候。

大使曰 貴國ニ於テハ決シテ事無シトセラル、モ、我國ニ於テハ之ヲ事無シト認メザルトキハ則チ兩國事有ルナリ。故ニ貴政府ニ在テ我請求ニ應ゼザルトキハ、後來如何ナル結局ヲ見ルモ豫メ期シ難キコトニシテ、則チ和好ノ成否ハ貴政府ガ我求メニ應ゼラルト否トニ據ル事ニ候。兎ニ角本使ニ於テハ何卒兩國間之和好至ルコトヲ偏ニ企望致ス儀ニ候。

督辨曰 素ヨリ願フ所ニ候。
右ニテ一段畢リ、

大使曰 本使大王殿下ヘ謁見ノ儀ニ付テハ本日竹添公使ヨリ御照會致ス筈ニ候得共、貴督辨ニ於テモ可成速ニ謁見被仰付候振御周旋有之度候。

督辨曰 御照會相成候上ハ可成速ニ謁見相成候様奏上可仕候。
本使京城到着米國公使フート氏來訪無隔意談話致候處、大抵本使意見ト暗合大異無之、其外當國駐在ノ外國官員ノ意見相探リ候處同様ノ意見ニテ、格別ノ逕庭無之、唯竹添公使今般ノ事變ニ際シ國王保護ノ一件ニ關シ稍過ギタル處アルノ感覺ハ孰レモ同様ニ相含居リ候哉ニ相見ヘ候

方々本使談判結局ノ後ハ當國駐在ノ我公使ハ交替セシメ候方可然ト存候。

一、清國吳大澂ハ本使ニ二日先立入京致候趣ノ處、本使國王謁見前ニ付未ダ面會ノ機ニ到リ不申、旁同人出使ノ性質判然不致多分便宜行事ノ全權ハ帶有無之方ト被存候ニ付テハ、同人ト談判ニ相涉リ候儀ハ豫期難致、果シテ談判ニ相涉リ難キ節ハ將來朝鮮ニ在テ日清間ノ葛藤ヲ防止スルノ我企圖ハ朝鮮政府又ハ他國公使ノ手ヲ以テ彼ニ通ジ、我インテンション丈ハ彼ニ知ラシメ置候様可取計積ニ候。尤モ今日實際ノ模様ニテハ朝鮮ニ對スル辨理ノ計畫ハ豫テ見込通り相運ビ可申ト被存候。

一、本使到着ノ頃マデハ清兵城門ヲ固メ我人ノ通行ヲ差止メ、我人民ニ對シ頗ル暴慢ヲ加ヘ候事モ有之、自ラ事端ヲ滋生可致ト掛念致候處、去ル四日本使入京ノ日ヨリ城門警固ノ清兵ハ悉皆引拂、且麻浦楊花鎮等ニ出張リ居候朝鮮兵モ一體ニ引拂候ニ付、最早通路無差支相成候間此後別段ノ故障ハ有之間シク聊カ安堵致候。

一、明六日正午十二時國王へ謁見致候手筈ニ有之引續キ開談ノ模様ハ遂ニ報告差出可申候。

一、在東京露國公使館付書記官過日當地へ相越候所明曉尙所出發致候ニ付好便ニ托シ不取敢前案及御道候。

右申進候也。

十八年一月五日

特命全權大使 井 上 馨

去ル二十八日進京其翌廿九日督辦趙秉鏞ト談判ノ大意ハ別紙ノ通りニ御座候。開談前右議政金宏集ト同席ニテ面質致度ト申述候處、自身外務卿ナルヲ以テ外交上ノ事ハ何事モ拙者へ御繼キ可申ト趙ヨリ言募リ候ニ付、更ニ大君主ニ謁見願度旨申述候所、是亦前同卿趙不申暮候テ遂ニ趙督辦ト談判致シタル次第ニ御座候。

一、別紙ハ前便差出置候照會文ヲ少々改正シテ趙督辦ニ贈リ、此迄紛錯シタル論約ヲ收束シ證據ノ一點ヲ突留ムルノ主旨ニ有之候。

一、別紙ハ趙督辦ヨリノ照會ニシテ、玉璽ノ一件談判ノ席ニ於テハ趙ヨリ大君主ノ印章ニ相違ナケレドモ、凶徒ノ脅迫ニ出タルモノ也ト陳述候、此ノ照會ニハ國璽ヲ偷擷タルナリト申

四〇七

井上道秉鑄談話大要

來候。彼ハ旁々モルレンドルフノ附智慧ヲ借り、後ロニハ清人ノ兵力ヲ挾デ尻押シスル有リテ每次相議シテ其言ヲ展轉シ、理論外ノ理窟ヲ持出候事故、此件ニ付キ我ヨリ一度辯駁致候ハ、更ニ又口舌ヲ引起シ、一刀兩斷ノ機會ヲ失シ可申候ニ付、御訓令ヲ接收候ハ此儘ニ指置取合不申覺悟ニ候。

右照會中兇黨ヨリ印章ヲ偷擄シタルコト明白疑ナシト申來レリ。我方ニ取リテハ既ニ國王ノ印章ヲ憑據トシ旨ヲ奉ジ保護シタル義ニシテ、縱令彼ヨリ僞印ト申募ルトモ我ニ在テハ斷然眞印ト相認メ居リ候處、彼ヨリモ右印章ハ眞印也ト認メ候上ハ何ノ論モナキ事ニテ、外國使臣ニ於テハ其脅迫ナルヤ僞ミ押シナルヤハ敢テ關係ナキ儀ニ候間、此儘照會ヲ受取置向後御訓令ヲ接收シタル上ニテ、平和ノ談判ヲ以テ再ビ彼ヲ詰責スルモ又ハ開戦ノ方向ニ轉ズルモ此ノ照會ヲ基礎トシテ端緒ヲ開クニ妨ゲナキ丈ケノ餘地ヲ留メ置キ申候。

- 一、別紙ノ啓文ハ死者ノ送致及生死不分明ノ者ノ取調ヲ督促セシモノニ候。
- 一、別冊ハ伴接官申獻求ヨリ交附シタル事實書ニ候。
- 一、別書ハ右事實事實ニ可驚程ノ事實ヲ捏造セシモノニ付、其官撰ナルヤ否ヤヲ問糺シ候啓文ニ候。若彼ヨリ官撰ト返答致來候ヘバ直ニ此事實書ヲ彼レニ突戻スノ積リニ候。

明治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辨理公使 竹添進一郎

(別紙)

竹添公使趙督辦ト談話大要

明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西門外美洞ニ在ル舊金輔國ノ邸ニ於テ竹添公使、督辦趙秉鎬協辦穆麟德ト事變ニ付テノ談判大要筆記左ノ如シ。

公使 貴督辦ニハ三百年來ノ交際モ有之事ナレバ、今度ノ事變ニ付平和ノ處分ヲ希望スル旨被申聞候處、此程ヨリノ御照會ニ據レバ何分平和ノ御旨意ト被存不申候。
督辦 相方ノ和親我政府ニ於テ尤モ望ム所ナリ、然ルニ今度ノ事變ニ付テハ閣下凶黨ノ依頼ヲ

受ケラレシトノ風説アルユヘ、此程ノ照會文ニ云々セリ。

公使 然ラバ拙者モ凶賊ノ一人ト看作サレタル様ニ思ハル、カ、此ハ確實ナル證據アツテ云々セラル、ヤ。

督辦 彈藥ヲ運搬公使館ニ入レラレシコト、又國王ヲ景佑宮ニ移シタルコトハ皆凶賊ト謀テ通ジラレタルナリト庶民皆云フ。

公使 其時ノ事實ハ即此書中ニ記載アル通りニテ一々確實ナリ、閣下ノ事實書ハ一モ據ルベキモノニアラズト認ム。

督辦 拙者ハ現場實見者ノ供狀ト庶民ノ風説等ニ據リ認メシ事實ニシテ、拙者ハ信ズベキモノト思考ス。然ルニ閣下ノ書面而已信ニシテ拙者ハ捏説ト云ハルヤ。

公使 拙者ハ證ヲ以テ言フナリ、閣下ノ事實書中清官ヨリ書ヲ日使ニ致シテ其衛兵ヲ撤セザルノ故ヲ問ト有之、然ルニ清宮ヨリ拙者ニ贈リタルハ此文面ニテ、衛兵ヲ撤セザル故ヲ問フノ意ニ非ズ、此ノ事ヲ以テ貴事實書ニ載スル所ノ其他ノ事大抵信ナラザルヲ證スルニ足ル。

督辦 拙者モ證アリ。

公使 然ラバ速カニ示サレヨ。

公使 其ハ借置キ拙者ヲ凶黨ノ一人ト云ハル證ヲ示サレヨ。

督辦 決シテ閣下ハ賊ト共ニ事ヲ作サレシコトハアルマジキナレド、賊ノ機密ハ飽マデ承知セラル、ト信ズ。

公使 拙者ハ大君主ノ御依頼ヲ受ケ、大君主ヲ保護セシノミ、固ヨリ誰ノ奸惡タルヲ不知、左モ拙者ハ確ニ據ルベキ諭旨アリテ直ニ之ヲ奉ジ一意保護セシ而已。

督辦 決シテ閣下ハ賊ト與ミセシト云フニ非ズ、熟考セラレヨ、該夜ハ閣下國王ノ命ニヨリ入闕セシナラバ、諸大臣ヲ殺戮セシコトハ必ラズ目撃セラレシナラン。何ゾ其付凶ヲ捕ヘ其向ヘ交附シ不致候カ、若シ閣下眞ニ押ヘ被下ハ、閣下ハ實ニ潔白ナル護衛者ト信ズ。

公使 他ニ多々辯論ヲ要セズ、大君主ノ命ヲ受ケタルハ虛カ實カ、且又凶ヲ扶ケタリトノ證ヲ明示セラレヨ。

督辦 凶黨取押方ヲ閣下ニ依頼セシモ、閣下ハ已ニ凶徒ヲ日本國ヘ遁ガシタルト思量ス。此ハ國民一般ノ説ニシテ國民モ實ニ閣下ハ扶送者ノ一人ト信ジ居ルナリ。

公使 貴答十分ナラズ、拙者求ムル所國王ノ命ヲ受ケタルハ眞カ、又賊ノ依頼ヲ受ケタリトノ證アルカノ二點ヲ明白區別シテ一言ノ貴答ヲ要ス。流言風説ヲ以テ重大ノ事件ヲ斷ズ可カラズ、只確證ニ據ルノミ。

督辨 閣下ノ陳ゼラル、國王ノ命ナリトテ所持アル證據ハ凶賊ノ僞旨ニシテ、即チ閣下ハ賊ニ欺カレシ者ナリ。閣下ハ賊ヲ遁ガシタルト庶民ノ流言ヨリ凶黨ノ一人ト信ズルナリ。

公使 拙者ハ正確ナル諭旨ヲ所持ス。

督辨 如何ナルモノアルトモ信ズベカラザル者也、假令大君主ノ御印章アルモ證トセズ。

公使 奇恠ナル御答ナルカナ、大君主ノ御印章モ證トスルニ足ラズ、且證トセズトハ修約モ信トセザルヤ、今ノ御一言確實ナル御答ナルヤ。

督辨 左モ國璽ハ信ズ。

公使 下官ハ大君主ヨリ日使來衛ノ教書ヲ得入宮セシナリ、是ニハ慥ナル證據ト爲スベキナリ御好ミトアラバ御目ニ掛クベシ。

督辨 拜見致シタシ。

公使 日使來衛ノ四字ヲ示ス。

督辨 一讀シテ曰ク、此ハ鉛筆ヲ以テ書キタルモノニシテ、國王ノ親筆ニ非ラズ、凶黨ノ僞造セシモノナリ。

公使 之ヲ懷ニ收メ再ビ印章ノ御親書ヲ以テ之ニ示シ、曰此ニテモ確證ニ非ザルヤ。
督辨 熟視シテ驚ク色アリ、曰此玉璽ハ國王ノ玉璽ナリ。然レドモ凶黨ノ脅迫ニ出テ成リタル

モノトス。

公使 拙者ハ確實ナル玉璽ヲ信ズル而已、他ニ言ナシ。

督辨 曲直ハ人ト談ジテ分ルモノニアラズ、只閣下ノ胸ニ問ヒ考ヘラレタシ。

公使 此玉璽確證セラル、ヤ否。

督辨 大君主ノ玉璽ハ信認ス、但ダ脅迫ニ出テ成リタルノミ。

公使 拙者ノ金大人及閣下同席ニテ御面質ヲ請タルハ即此事ナリシ、他事ハ端ヲ改メ談ズベシ。

督辨 閣下逆賊共ヲ遁ガサレタルハ是亦大君主ノ命ナルヤ。

公使 拙者ハ只ダ大君主ヲ保護セシノミ、兇賊ノコトニ至テハ別ノ論題ニ屬スルモノナリ。

督辨 何故遁ガサレシヤ承リタシ。

公使 何ノ證ヲ以テ遁ガシタルノ扶ケタルノト陳ジラル、ヤ。抑此度ノ事變突然放砲投石意外ニ出デシヲ以テ拙者ハ屬員商民婦女ヲ攜帶シテ死裡一生ヲ得タルノミ。何ノ餘人ノ雜隨混來セシヲ查スルニ暇アラシヤ。

督辨 内外人ヲ問ハズ、乗船ノ員數姓名ハ承知セザルヤ。

公使 拙者ノ職掌ハ乗船人ヲ取調べルモノニアラズ、抑此ノ質問ハ失當ノ言ト存ズ。

督辨 公使ノ船ニテモ御承知ナキヤ。

公使 拙者ノ乗船ニアラズ、只避難民ヲ載セル爲メ臨時雇ヒタルナリ。

督辦 閣下ノ雇ハレタル船ナレバ必ラズ乗船人ノ姓名ヲ記シタルモノアルベシ。

公使 其レハ船ノ取締或ヒハ掛リノ者ニ問合スレバ分ルベシ。

督辦 凶賊ノ坐セシヤ否ヤハ必ラズ知リ居ラル、ト信ズ。

公使 避難民ヲ坐セシメ其船ノ出航ノ日期ヲ命令スルアルノミ。

督辦 拙者ハ貴國ノ船ニ乗リシコトアリ、又官船ナレバ乗船人名ヲ届ケタル後ニアラザレバ出

スコト不能故ニ必ラズ知リ居ラルベシ。

公使 乗船セシモノハ必ラズ船長ヨリ其筋へ届ケ出ルモノナリ。公使ハ其等ヲ取調ブル職分ニ

非ズ。

督辦 乗船人名ヲ承知セラレザルモ可ナルヤ。

公使 固ヨリ公使ノ預リ知ル所ニアラズ、抑モ公使ノ職掌ハ御承知ナキヤ、警察官ト認めラル

ル様ニ思考ス。左モ乗船人名取調べハ御依頼トアラバ領事へ申遣シ取寄セ候テ御目ニ懸

クベシ。

督辦 只看タル人ノ説ニ據リ想像セシ而已。

公使 想像説ヲ以テ公使ヲ疑ヒ、又分外ノ事ヲ以テ公使ニ質問セラル、奇恠ニ存候。

督辦 不知ト云ハル、モ必ラズ知ラル、ト信ズ、只此上ハ緝獲ノ上送付アリタシ。

公使 若シ御囑托トアラバ果シテ我國ニアルヤ否ヤヲ其向へ問合スルモ不苦、風説流言ヲ以テ

公使ヲ責ムベキモノニ非ズ、但此ノ際理由有テ其事ヲ以テ我政府へ御質問アルハ勝手ナ

リ。浮言ヲ以テ公使ヲ責ムベキモノニアラザルベシ。今日種々ノ質問アリシモ悉ク無據

無憑拙者必シモ答フルヲ要セズ。

督辦 玉璽ヲ再視致シタシ。

公使 再ビ出シテ示ス。

督辦 玉璽ノ事ハ信認スルモ、尙ホ入闕大君主ニ申問ノ上再答スベシ。

公使 再次熟視確認セラレ今又此ノ言アルハ奇恠ナリ。

督辦 重大ノ事故之ヲ謹ム、爲メニ入闕上問スト云フニアリ、兎モ角明日再答スベシ。

公使 拙者ハ正ニ玉璽ト認め居ルノミ上問アルハ關係セザル所ナリ。

大日本欽差大臣竹添

井上道乘備談話大要

照會事、

貴署歷次照會、並啓文本大臣一々接收在案、摘其所稱、曰、移

大君主連戮大臣、曰、無據與兵保護、兇點任他惡逆、曰、憑據矯旨、先期來待要其主意、是以

本大臣爲黨賊扶擾亂宮闈者、查黨賊昧逆、是何等事情、果如

貴署所稱、卽本大臣、負罪干

貴國候、是

貴國之仇、固既無好意相待之義、不庸紛々多言也、但兩國交誼、帶礪不啻、兩國使臣、在其末相絕、當以禮相待、不當輒勃察相加、容易以重大罪名相構、今訊之、則從爲回避之辭、如謂誤信流言、蒼黃下語者、而纔求銷回其一、其二則更加甚、抑此豈兩國誤信流言、蒼黃下語之事體郁、本大臣躬當本國重命、義不當甘受此重大罪名、又不能糊塗曖昧付之一場違言也、其實其誣、必居其一、且夫以外臣、干涉內訌、保護惡逆、少有知識者所不敢爲、本大臣素知恭敬

大君主之爲重、忽遭事變、俄有入衛之

命急於焦眉、當是之時、順命爲恭郁、不順命爲恭郁、本大臣不知內亂事情、亦何由得評兇賊爲誰、甲斃乙敗、固非所問、唯是一意知重

大君主之命、洵々之際、轉瞬不測、致力屏護、不爲不勤、

溫顏咫尺、勞慰備至、而何物匪徒、反目相嚮、相報以怨、殘殺火館、極其兇暴而

貴政府不特不察、翻助兇類之說、見加以重大罪名、本大臣實出意外、夫前日之事、

王命之重、儼在本大臣之手、考信玉璽、本大臣秉心如水、乃謂以本大臣恭命入衛之故、轉致兇

賊挾勢歟、亦只在

貴國當反其責、而仍非本大臣之罪也、本大臣理不當由

貴政府受譴、若夫洵擾之際、訛言百出、物情輻輳、加以兩國人民交情未洽、積有猜疑、

忿怨乘之、道路流言、將禍亂所由、推歸于本大臣、無知小民、或容有此、但至

貴政府輕信其說、被本大臣、以不測之罪、無乃太甚乎哉、至謂以本大臣扶逆、之故致貴國兵民、攻擊開砲、出干秉彝良心、則羅織人罪、遂掩己罪、是非易所、曲直倒置、兩國情誼、何由得全、兇毒慘害、猶托秉良、此種妄說、既非和好言語也、今日之事、斷案以證、本大臣本不欲接收

貴署意外來文、又不欲回覆論辨、惟以事尤關本國體面、一晉京城、與

貴大臣、面相質訊、得一言明了足候、鵲突塗抹、依違回避、非兩國商辨之宜也、爲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

大朝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趙

明治十七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大朝鮮國督辦交涉通商事務趙 爲

照會事、照得本月十三日、本大臣同

貴大臣、談辨一切、至十月十七日夜、

貴大臣率兵入衛、據云有

大君主勅旨、出示勅旨二紙、其一書以鉛筆、只有日使來衛四字、卽亂草也、其一摺成數幅、亦

書日使來衛四字、第末幅書

大朝鮮國

大君主御姓名、下安

國寶、字體楷正、印跡分明、無急遽草率之意、細閱之下、愈滋疑惑、既有草書四字一紙、

又何以有楷書之本郁、一事兩據、必無是理、一也、蒼黃之際、何暇備文楷書乎、必無是理、二也、從前

大君主勅諭

各國公使未見

親署御名之例、必無是理、三也、如果備文、則必有奉勅字樣、安有

署名安寶、而無奉

勅之人乎、必無是理、四也、

安寶之是真、是假、不暇細辨、而推之於理、萬不近似、非徒此四者之可疑也、夫以當日

凶黨之勢、突入

臥內、恐勤迫脅、至以無亂爲有亂、夜半移宮、顛倒失次、凶黨之乘時偷

竇、售此奸計、勢亦或然、但前以草書、後以楷書、署名安寶、件々違理、自不覺其破綻

之至此也四字草書、是兇黨之臨急矯旨也、猶恐此本之太草率、而不足爲憑、別造楷書一

本、偷搦

國寶、明白無疑、推此楷書之僞、其草書之矯、尤不可掩候、我

大君主果有

井上趙秉簡談話大要

署名鈴印之事、則去月二十三日本署照覆、何以云並無鈴寶之憑信乎、

貴大臣雖有一時見瞞、恭以事理、必悅然覺悟候、爲此備文照會、請煩貴大臣查照商核、須至照會者

右 照 會

大日本欽差大臣 竹添

甲申十一月十四日

逕啓者、前在京城被害之我護衛隊軍屬及人民等遺骸送致仁川一節、我領事小林、歷次往復後、本大臣業經催請在案、現據我領事再稱、所有遺骸至今尙未送來等情、即希貴政府諒照、迅速送致、至其生死未詳人員、左望急行蹤跡報明、以便查辨勿付緩慢爲盼、而此順頌、

明治十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

竹添進一郎

趙 督 辨 閣下

朝鮮變亂事實

逆黨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範、徐載弼等一自遊歷日本往來綢繆於日本公館、而大君主以其薄有才辨略通外國之情、寵之以顯官、待之以親信、十月十七日午後、泥岷所在日本兵隊、全數來會于校洞公館搬取大砲彈箱、陸續于路、街上之人、無不見而疑之、本日戌時量、郵征局總辦洪英植設宴、併諸各國使臣、惟日本公使稱病不來、玉均等往々出外指揮、形跡說秘、至八點鐘、見橋外火起閱泳翊爲救火先起、纔出門外有盜五人、揮劍迎擊泳翊被傷、還入仆于堂上、座中皆驚散相失、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先往日本公館、因走入闕中、直上寢殿、喘急奏曰、清兵作亂、屠戮城中、請急移御避之、並請召日使入衛、我(諸ハ請ノ誤リナランカ
說ハ詭ノ誤リナランカ)

大君主不允、玉均等或哭或啼、恐動上心、逼迫移宮、各殿宮亦皆步從、蒼黃失儀、至永肅門忽

有砲聲起於局出身廳、逆黨急呼曰、外兵大至、不可緩也、蓋逆黨預伏士官生徒於局出身廳、伺

上至、鳴砲、其暗號也、逆黨復請召日本公使、

大君主不許、玉均光範等矯上命連送人催促日使、

大君主實不知也、四更到、景祐宮、見日兵布滿門廊、問諸守宮人已於二更日兵排門突入、把守各門云、

大駕至正堂陛前、日本傳語官淺山顯藏迎謁、呼號數聲、公使竹添進一郎來見、奉慰

大君主及、各殿宮、御東偏房子、日本公使、與逆黨等處廳事、曾往日本學習之士官、生徒十三

人、忽作一夥入宮、跳跟出入、少頃洪英植至、與玉均等相持、假作悲泣之伏、自是派白

兵圍繞宮門、淺山顯藏、尤桀驁自用、

大君主有命、而輒行沮抑、凶黨及生徒、居中制命、禁止出入、百官軍民奔請宮外、而莫知端倪

欲入衛而輒被阻截、欲突擊而恐震驚

大君主、十八日曉、在營使李祖淵、後營使尹泰駿、前營使韓圭稷入衛在內、凶黨疑之、嗾生徒

引去後堂次第殺之、海防總管閔泳穆輔國閔臺鏞、趙寧夏、以上命令之、並遇害又殺內侍

抑在賢於前堂我

大君主屢呼勿殺勿殺、而竟不從命、血濺壁上、聲聞御座、自是

大君主左右、惟凶黨十數人而已、威福下移、挾制惟意、至我

大君主、起居不得自由、御供多致失時、十八日已刻、移御于李輔國載元宅、把門更嚴不容一人入

侍、凡出入宮門者、皆兇黨之徒隸、須帶日本將官標紙、然後方無阻礙、百官、軍民、羅

立門外望之而不得入、有近門者、輒被日兵揮劍驅逐、涕泣而退、當日午刻、兇黨自相除

官、洪英植爲右議政、金玉均爲戶曹丞判、朴泳孝兼帶前後營使、徐光範兼帶左右營使、

協辦交涉通商事務仍行署理、督辦徐載弼爲前營正領官、泳孝之兄泳教爲都承旨、於是權

柄並歸凶黨、攘臂搖頭、言無忌憚、至有廢立之議、酉刻復擁還舊宮御觀物軒、日人與凶

黨依舊居內、派兵圍守、益加嚴密、使我君臣隔絕不通信息者數日候、訛言日起、滿城瀉

々、不知

大君主安危如何、百僚庶民、皆謂今日之事、救君爲急、遂請保護于中國駐防三營、十九日已刻

吳兆有、袁世凱、各選部下、使之入闕致書日使、問其不撤衛兵之故、候至三時、並無回

音、當日申刻、中國兵分入宮門、朝鮮左右營兵、亦從焉、日本兵在普通門樓上、自門隙

先放槍砲、又發地雷砲盡力迎擊、中國朝鮮兵、以

大君主在內、不敢確闖、以是中國朝鮮兵死者多至數十人、酉刻、日兵及諸凶黨、擁

大君主、避兵于後苑鴻慶堂、與各殿宮相失、入夜天黑、日人各抱後苑松樹陰身放槍、我兵不能近

大君主轉避至玉流泉後北櫺門、武藝衛士、及別抄軍、始得入衛開門扈出、凶黨阻擋不得、皆隨日兵而去、帷洪英植朴泳教、及生徒七人從、駕至北闕廟、亥刻、吳兆有、聞

大君主在北廟、殞隊往迎、洪英植等、挽御衣諫阻往衆情如焚、力爭奉上、御四人轎、英植等猶盛氣叱之、我國兵丁、牽出英植、泳教、所爲肉泥、又殺生徒七人、無不稱快、袁世凱、亦遣兵迎駕、到宣仁門外、沿路百姓蹈舞、欺聲如雷、城中軍民、讎視日人不分兵商、遇輒相毆、互有殺傷、從前往來日本之人毀、多被焚毀、不欲但生我

大君主、函下令、禁止滋事、從前鄉外遊歷而未還者、飭地方官保護、又派兵各國公館、盡心保護、日本兵、商二十餘人、匿於各公館、卽命派兵保護、送至仁川、當日未刻、竹添公使率兵出城、沿路放槍、人民死者、男婦甚多、際此而火起公館、百姓皆云日本人自燒、壬午之變、日人亦嘗自燒天然亭、我民則知公館多藏火藥故不敢向通逆魁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及凶徒十餘人、皆斷髮易服、由領事館、藏身木櫃中、登日本商船千歲丸港口之人、膾炙相傳、由交涉通商衛門照會曰使、使之拿交、而曰使答以不知、竟送致其國云、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京城ヨリ發電案)

外務卿

竹添公使

余ハ京城ニ入ルノ翌日(二十九日)朝鮮外務卿趙秉鎬ニ面會シテ互ニ證據ヲ以テ爭フ決スルコトヲ望ミ、國王ノ王璽ヲ鈐シタル文書ヲ示シタリ。彼レ其ノ王璽ニ相違ナキコトヲ認メテ、脅迫ニ出タルコトヲ附言シタリ。彼ヨリハ我ガ所爲ヲ非難シ、又金玉均等日本ニ逃走シ、我ガ之ヲ庇護シタルコトヲ疑ヒ、其廻送ヲ求メタリ。余ハ實ニ金玉均等ノ逃走ノ情ヲ知ラズ、又之ヲ廻送スルト否トハ公法ニ從ヒ日本政府ノ處分ニアルベキヲ答ヘタリ。同夜照會ヲ送り彼レノ我ガ行爲ヲ非難シ賊徒ノ連累者トスルノ誣言ヲ論破シ、主トシテ王璽ヲ以テ證トシ、我ハ國王ノ命ニ從フノミニシテ、倒ニ彼ノ責ヲ受ルノ理ナキヲ主張シ、彼レノ容易ニ大罪ヲ以テ人ニ加ヘタルコトヲ詰責シタリ。其翌日(三十日)彼ヨリ照會ヲ送り、王璽ハ賊徒ノ盜ミ出シテ僞用セルニ係リ國王ノ眞意ニ非ラザルコトヲ巧辯セリ。

現在ノ様子ニテハ余ハ只ダ一言スルヲ得、曰此問題ハ口舌ノ能ク決スル所ニアラズ、何トナ

レバ韓人ハ貴重ノ玉璽ナル重大ナル證據ヲモ打消サントスルニ至レバナリ。其初ハ玉璽ナキヲ以テ證トセズト云フニ拘ラズ、余ハ舉動ノ輕躁ヲ厭ヒ、姑ク京城ニ滯留スベシ。然シ訓令ノ到着ヲ待チ更ニ最後ノ談判ヲナサントス。

大朝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趙

爲

照會事、照得、本月十四日

來文內開貴重歷次照會並啓文、本大臣一々接收在案、摘其所稱、曰移

大君主、連戮大臣、曰無據興兵、保護凶黨、任地惡逆、曰憑據矯旨、先期來待要其主意、是以本大臣爲黨賊抹逆、擾亂宮圍者、查黨賊扶逆是何等事情、果如貴重所稱、卽本大臣負罪干貴國候、是貴國之仇、固既無好意相待之義、不庸紛々多言也、但兩國交誼、帶礪不啻兩國使臣在其未相絕、當以禮相待不當輒勃宰相加、容易以重大罪名相構、今訊之則從爲回避之辭、如謂誤信流言、蒼黃下語者、而纔求銷回其一、其二則更加甚、抑此豈兩國誤信流言、蒼黃下語之事體耶、本大臣、躬當本國重命、義不當甘受此重大罪名、又不能糊

塗曖昧付之一場違言也、其實、其誣、必居其一、且夫以外臣干涉內訌、保護惡逆、少有知識者、所不敢爲、本大臣素知恭敬

大君主之爲重、忽遭事變、俄有入衛之

命、急於焦眉、當是之時順命爲恭耶、不順命爲恭耶、本大臣、不知內亂事情、亦何由得詳兇賊爲誰、甲斃、乙敗、固非所問、惟是一意知重

大君主之命、洵々之際、轉瞬不測、致力屏護、不爲不勤、

溫顏咫尺、勞慰備至、而何物匪徒、反目相嚮、相報以怨、殘殺火館、極其凶暴、貴政府不特不察、翻助兇類之說、見加以重大罪名、本大臣實出意外、夫前日之事、

王命之重、儼在本大臣之手、考信玉璽、本大臣秉心如水、乃謂以本大臣恭命入衛之故、轉致兇俄挾勢欺、亦只在貴國、當反其責、而仍非本大臣之罪也、本大臣理不當由貴政府受譴、若夫瀆擾之際、訛言百出、物情輻輳、加以兩國人民、交情未洽、積有猜疑、忿怨乘之、道路流言、將禍亂所由、推歸于本大臣、無知小民、或容有此、但至貴政府輕信其說、被本大臣以不測之罪、無乃太甚乎哉、至謂以本大臣扶逆之故、致貴國兵民、攻擊開砲、出干秉彝良心、則羅織人罪、遂掩已罪、是非易所、曲直倒置、兩國情誼、何由得全兇毒慘害、猶托秉良、此種妄說、既非和好喜語也、今日之事、斷案以證、本大臣本不欲接收貴

署以外來文、又不欲回覆論辯、惟以事尤問本國體面、一晉京城、與貴大臣面相質訊、得一言明了足候、鵠突塗抹、依違曲避、非兩國商辦之宜也等因、准此、查此事已經屢次往復、

貴大臣尙未覺察、竊爲慨悶、頃聞

貴國簡派外務省大使、來到仁川云、我政府與

貴國大使、自當商陳一切、候有定議、再行照覆爲此先覆、請煩

貴大臣照、須至照覆者、

右 照 覆

大日本欽差大臣 竹 添

甲申十一月十六日 照 覆

朝鮮國王告示叛臣罪狀

朝鮮王告示叛臣罪狀

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陰懷賣國之計醞釀禍心不止一日本月十七日夜洪英植、設宴郵政局伏士官生徒徐載昌等於門外伺閱泳翊出門刺之衝火人家宣言有變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等經走日本公使館轉入大內以大變方起恐動上心苦請移避宮外迫脅備至卽坐倉皇移御於景祐宮竹添卽帶兵宮圍繞御座派士官生徒十餘人把門禁止我國人出入呼吸不通玉均等藉日本兵勢恣行威福殺戮大臣閱臺鎬趙岩夏閱泳穆尹泰駿李祖淵韓來稷中宦劉在賢等慘爾忍見因相與拜官陞爵兜攪財兵之柄威逼君上至於進御飲食亦不得自由猖獗之勢將無所不至中國三營乘民心之憤卒兵入宮欲爲保護不圖日兵先行開砲仍與接仗互有殺傷大君主乘時逃身避御於北門之內中國三營及我親軍具儀迎還市街相慶至於法下者洪英植爲百姓所誅其餘行閃避未克拏獲而徐載昌被拏訊究十七夜行刺情已經明白輸欵此五賊藉他國之兵挾制君父罪不容誅日公使之信聽其言黨助叛臣亦非常情不可測也雖然我朝廷尙以交誼爲重不許使人詆斥平心相恕至於無知小民奮拳泄憤不能一々禁止不圖竹添公使燒館出走此係公法所不容則各國公使必當有公論調處也

金玉均自書日記

明治十九年四月寫總理府

甲申月錄略抄

開國四百九十年辛巳十二月奉我大君主命出遊日本翌年壬午六月歸路舟次赤馬關聞本國變事與日本公使花房義質問舟抵仁川其時許多事狀有不可記亂稍平當使使日本政府欲充餘以是任餘苦辭因保舉錦陸尉朴泳孝上命我爲暫遊稍知情光期同朴君偕往以作顧問餘人不堪辭是年八月再到日本之東京時日本政府方注意於朝鮮視爲獨立國待公使頗殷々餘察知其寔心宴事仍與朴君議遂傾意依賴於日本而我國新徑變亂經用竭徂公使之來亦不能優齋盤纏苦請於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僅借十二萬弗金於橫濱之正金銀行用是爲償却恤金兼資諸費但其時公使無帶據國債委任狀頗形困難（爲日廷之特設而有借貸之舉）朴君竣事而復命余則承姑留日本更探日本事情及天下形便之命爲留數朔時月本政府加酒草之稅銳意爲擴張海陸軍一日余訪外務卿語次井上言今我國擴張軍勢非獨爲我國固本而已爲貴國獨立一事亦有所注意云概日本政府之趣向如是余又與月廷當路諸人時論東洋事務以及我國財之困却無以振作之由諸君均以爲若有朝鮮政府謀國債委任狀事可以成矣余遂決意歸國

（癸未五月）時趙寧夏從清國雇來德人穆麟德者外洋人雇用係是初有凡余泳翊之輩無不追附而謀藉此利己之計餘與穆同仕外衙門時見其言論行事頗有疑惑而不可定者一日以叩鑄當五當十錢一事清將吳長慶肇其端如閔臺鎬尹恭駿輩主其事欺謊君上其計咒行余與諸閔及尹恭駿面爭於前席屢矣以書建白幾十幾自大臣以下乃至宰輔（即諸閔）之間苦口角爭幾弊唇舌閔泳翊竟奏言穆麟德即外國人必優於政治學問今將貨幣事可以質問上命與金玉均同議合謀以奏泳翊同我招穆於閔家遂論貨幣一事其說甚長穆言金銀貨幣均可造鑄爲先爲徑用之急當五當十乃至當百宜叩鑄以叙目前之急小爲弊餘乃駁之曰若既爲歐洲人於財政上應有所見所聞今聞君論訝惑極矣若如不知造次貨政爲國醜毒此無學無識若如其爲弊徒以苟循人言爲重此心術不正辨爭半日而歸余即詣上前具以寔狀聞之上遂允可余奏以三百萬圓債委任狀授與奉托持重（時米國公使フット來朝遊學日本生徒尹致昊爲通語而同來尹致具自日本東京誰發時見外務大輔吉田清成吉田言君須以吾言傳於金某若得國債委任狀來大事可成此不可忽云々余遂以此意告於上上甚喜之）然諸閔輩與穆符同百方沮戲無所不至惟上心堅定彼輩無以伺間余決再渡日本之計時竹添進一郎以日本公使駐劄京城與余交正厚矣自穆之出任外衙門時與竹添遇澹日見竹添疎我而疑我臨發見竹添言穆之不可信竹添大有愠意深以爲不然余遂辭陞復至東京（餘出后諸閔謊上心乃鑄當五之錢布行其弊日滋民幾不能保云）初見外務卿井上馨其言辭氣色頓畢前日於是我疑忌並至吾知竹添被穆輩之誑已有所報告（聞添竹謂金

某所之委任狀即偽物不可取信云）明矣然概論日逆之情況不獨爲竹添作反問而已數三朔之間日本政府政略之趣向頓變向朝鮮姑歛手不動即其主意余既知其寔況固不必嘖々辨而概論事勢向日之傾意藉手於日本之策余歸而告君告政府之事無非歸於誣罔之科勢亦無奈即舉寔狀而議之於米國公使^{ヒンカン}得其周施乃以在留橫濱米國商人^{モウス}送米國乃至英國而謀之然爲諸國姑米知朝鮮如何國也事不能如意（聞有日廷爲之沮戲穆在京城與英商輩多方沮戲云然北不能深信也）中途^{モウス}歸來事不獲已遂向日本第一國立銀行澁澤榮一謀之或十萬二十萬圓欲爲之貸與然亦被外務卿不許不成云（聞日廷以金玉均朴泳孝輩爲輕躁浮薄無以議事）余乃歸（甲申三月）時竹添亦暫歸島村久代理公使事種々致懇意於我々既知日本政府之情況故初不與深爲關係（這間有許多事皆闕）時閱泳翊出使米國轉遊歐洲而歸國意頗恣橫屢有建發者其中余有贊成者亦有駁辨閱遂有及對余之意亦深避其鋒不與之爭焉概論時局閱臺鎬閱泳穆閱泳翊閱應植四人即閱姓之有權力者時々爭權其勢有不相容如李祖淵韓金稷尹恭駿輩勢隨時諂付於權力多者以爲自謀焉所謂當五錢弊下生弊民情日困國勢日縮殆不可支矣上甚憂之時有及議於余諸閱輩及當初主其事者自愧其失策屢思其舊弊三方問策於穆（吾歸移與穆勢不能而立於外衙門時有譏不合爭辨不已穆又以稅開一事失著杜大餘時辨論而面駁之穆亦愧而惡之竟主許遞協辦之職從此舍我如仇讐）穆乃生一計即仲裁於諸閱之間其言曰令爲朝鮮除害不在於當五之錢宜急先除去金玉均也百事誣謊君上爲害諸君即一金玉均

而已諸君何故不思爲害之本欲治其末耶且諸君以同門種時相乖誼非國之福也諸諸君互相付合以除國之第一爲弊者非計之得者耶諸閱遂與合謀閱泳翊即爲清黨之魁外作攻斥吾黨之計內而閱臺鎬閱泳穆誣陷吾黨之計日甚一日自北奄曳兩黨不相能之勢余一日白于上曰余察內勢政令一無所成只有分黨之漸因不爲慮無所不到臣請暫退田舍以弛其禍以圖展後之策上雖深然之不忍舍去（彼黨之以瑣少事多設陰謀有不可盡記也）余暫出往東郊別舍爲察情況時以日本約條通商章程均霑一事頗有紛議被三名而還此時察日本公使館之形便頗有注意於吾黨之色然余竊疑之時以竹添之無故絕秘譏貶於島村久島村頗有愧恨底意而閱泳翊自游歷歐米以來付清之志益固憎惡日人外形於色（北有所以然閱泳翊初向米國時路由日本爲幼米人造端者補通詞日廷沮而罷之故也）島村亦有聞知時有言及此事余每以緩辭解之然閱與諸奸類故示成黨之竟於吾黨而作恐嚇之勢日招清辨會食凡屬吾黨之人者初不相關余一日設日本酒會邀島村磯林中隊長高城及他日人十許名又目之清黨之閱泳翊輩盡數招之彼不能辭皆如約而來會酒闌見日人均有抗然底氣氣色恐有醉劇而事端生餘遂唆閱金諸人而放还二點鐘罷會從此吾黨之交契於月館畢於前日一日余獨往日館與島村晤言離時島村時以國家大勢言挑之余乃痛論朝鮮一國不可時日支保之勢又恨日本政府變幻政略如見戲之事島村深之爲不然閣下之前年事爲臺竹添不盡通情故也且政府之疎對閣下爲有竹添報告故也竹添之疑訝亦因其時事勢而然我政府之對朝鮮政略何嘗小變況今東洋大勢爲清佛關係甚急岌々累卵君輩如能爲國改革在

我政府亦不以爲不可概其言辭活潑可規余疑其島村一人之意又或日逆有何教唆猶不十分到真然漸次交際種々遊說入深港一日聞竹添公使將再至駐京之說余寔憂之方今一邊之黨藉清之勢陰有作之漸重之以竹添再來與穆符合其爲害將不知至於如何即往見島村以寔心言之島村又以爲不能竹添之向日疑忌諸君即私事也今日公輩之所謀爲即國事也豈有以私事廢國事之理也決無可憂之端余聞此語知其有所以然獨自有安置於胸中者也（間有許多可錄一概闕之）

新曆十月（舊曆甲申九月）三十日竹添公使自仁川入京城外務督辦金弘集及協辦金允植書我要同訪竹添此日餘之新築運動場設躑球之戲仍共晚殮米公使フット夫妻英領事アストン夫妻赴會如閱黨之魁皆來會遂辭督辦偕訪竹添之事（聞金弘集允植訪竹添以方今天下大勢清佛關係痛言之因對金弘集言吾聞貴國外衙門內亦爲清國奴隸者數人吾耻之同周旋又對金允植言君素能於漢學又深有付清之意何不仕於清國云々其他多小說話無非令人絕倒）

三十一早余招井上角五郎來問竹添新到後有何可聞井上言昨日往見別無說話然其氣色大有活潑寔非前日竹添進一郎余囑其再探事情隨聞見吾我午後三時余獨往訪竹添竹添爲船中感冒所傷尙擁衾臥因導我一寢室而對禮罷余不計前後直說我國內勢之月臻危亡又言自前年以來無端見疑於君吾之大計盡被沮敗之狀叫嗚噴噀無所不至竹添惟默々無答余察其氣色果有大異於前日者猶有愧怍之意凡吾所言句々贊成決無沮止之意臨別乃言若有他國贊助貴國之改革君等當以爲如何余笑曰吾

自三年以前愚見所至以爲獨立我國變革舊習非藉手日本外無策終始勤與於其間然因貴政府之變幻無狀因貽吾黨之良具無比今公言木知何謂也竹添笑曰凡國之政略隨時而變應勢而動豈可膠見一隅而已哉余遂辭歸歸路見錦陸尉細述其事余與朴君深以爲喜悅日本政府政略之大變從可知也若不乘此機而動恐失機會略有所議因使朴君頻訪竹添更察其奧蘊又轉訪洪友英植徐友光範在座乃備道逢竹添一事洪君抵掌大笑曰吾輩以今日切迫之勢舍一身性命期圖一改革之志天幸見憐時運湊合如水驟下然則向日之要買日人（吾輩一舉之志向已決之爲得日本勇士改十名前日有送人日本之舉故言之）之詐亦不足以有無餘亦笑而歸（夜井上來言今日竹添島村與我同座公使言此度我政府攻擊支那之計已決又有多論然吾不可盡言云者於其說）

十一月一日錦陵尉見竹添揚言清國之將亡爲貴國有志於政革之士不可失此機云々聞午後尹恭駿往見竹添、竹添恐喝尹君殆甚（因此而尹恭駿歸即活疏而辭免外務協辦）其言有不可盡記又聞督辦亦往訪竹添竹添言今番歷見後吾有所秘密奏達於貴大君主者請賜密室名對云一邊頗以與紛々夜朴洪徐三君來會小飲孟議曰吾輩一舉之計已決以竹添之適來深以爲憂及其來也舉動大變反有贊成余輩之勢視前之疑憂其變化果如何雖然今當吾輩黨分勢競之時竹添不知時勢輕有北乖激之舉恐致速彼之來禍咨々憂歎而散

十一月二日午前十時上接見竹添公使竹添進獻村田銃並外務卿所戲者合十六柄余以外務協辦進參行禮々罷竹添對督辨言今密對時決不容多人側侍上聞其奏乃令余侍立余爲避嫌苦辭以李祖淵代行接對日使以誠正閣爲憩息之處諸閣及諸大臣皆在座余以日語密囑於島村曰今見公使舉動頗有激而過之慮將有大有爲之時堂可如此輕動使人致疑也哉今日密對君主時慎勿以杆格語奏對之意乞爲我哀告島村唯々余又以日本政府近況細々叩問島村言此不須疑慮竹添本性柔弱君所深知如無建議之決定豈可以己見有如此事也余答曰吾固明知貴政府政略之頓變然今見公使太過於激勵吾甚憂之島村又言此不須憂惟速圖着手可也竹添密對時以前年償金四十五萬弗還納此我皇上特爲貴國養兵之費以爲獨立之資決不願用之於他費繼論方今天下大勢又言清佛之戰清將顛仆之勢又言大院君被拘於理不當又言朝鮮內政不可不改整而從歐米之法速圖獨立日本政府之所望移時而退

十一月三日即日皇天長節設祝宴於校洞新達之公使館被邀者只吾與朴洪徐三君及韓圭稷（日人目之爲日黨）金弘集（以督辦故）而已其外公國領事並來會（此日余始結交村上中隊長）酒半互有祝辭亦有如洪說者甚至以陳樹棠目之爲無骨之海蔘以朝鮮語譯傳者陳氏不解問於穆麟德穆不解問於アストン アストン アストン以不知爲答又竹添向我言吾往年聽傍人之語果以君爲不可信君之短處吾屢言

於外務卿井上大藏卿松方及他諸參議處君之昨年到我國君受無限困苦吾盡知之而吾固悔無及候但君亦爲國而已想不以爲介於懷也余乃草々答之而止

十一月四日午後二時竹添來外務衙門以貿易章程均霑一事講判講判了又以天下大勢及今清國困難之狀如財政之窘兵卒之無規則政府之無政略等事痛論一遍而歸自此日清將交兵之說盛行於世又心頗覺紛紜又一邊舉動漸臻區測是夕邀島村久於朴君宅余與洪徐兩君同席余乃明言吾輩一行改革之事島村不以爲驚怪因問行事之法如何余以三策言之其一策即開宴於郵征局即席行事繼以韓圭稷不可信之意重言之余因上臺命而即歸（其所謂三策者概令此改革如非行暗殺不可而一則裝刺客如清人一般刺殺閱泳穆韓圭稷李祖淵三人以其罪歸於閱臺鎬父子之計也此過於巧曲而止又一驗使京幾監司沈相薰設宴於白鹿洞亭子山僻靜處可使行等 即其席而行事也此因沈氏之有故遷就而止）

十一月五日午後四時訪アストン アストン 及米公使均以昨日事有辨論（余對アストン アストン 問昨夜日本公使館宴集時舉動公以爲如何アストン アストン 笑曰無骨之海蔘欲食之郁余亦笑曰現竹添所爲大異前日以此現之日本將欲與清構釁者郁アストン アストン 曰不然今日日本海陸之兵雖似精於清國財政甚用且與清從事於日本無益以吾現之竹添似欲示強於朝鮮人也又有許多所話煩不必書以見米使統論內情之限時勢之困米

使無不以吾所言爲可而惟昨夜動靜公與我皆同見竹添新來其懦弱之態頓變屯可喜也然今爲貴國撥歸清日之兵爲最急務誠如公前所言吾亦有多少周旋望姑安心而徐現其時勢焉僕々千百言有不可盡記也）七時半歸路暫訪竹添不在追聞竹添訪朴洪徐三名云。

十一月六日當日本招魂祭日本兵士及官商皆會南山下行角力擊劍遊戲竹添送人邀我中隊長村上要徐載弼同伴士官生徒諸人往忝聞中隊長村上所卒之兵分作兩隊標爲赤白兩旗赤爲日本白指爲支那赤勝之時竹添大悅以爲吉兆凡日人皆察知日本近日之政略云々是夜會話於洪君家天曙而散

十一月七日余訪日館爲圍碁會也捧京中高手二人而往與館中屬員內垣比試寔爲口寔是日離時與竹添話於吾之所論竹添無不稔然大計之決寔在此日此會（其說不可盡記）

十一月八日夜招集李寅鍾諸君會飲於吾之密室李寅鍾前後探偵一邊之所爲所謀聞清將袁世凱自數日前密々下令軍中夜不解帶卸履團來兵士一如戰時閱泳翊以右營使常住於家別營亦如袁之所爲韓圭稷李祖淵均有戒嚴之舉云。

十一月九日使徐君載弼往見村上而傳清陣及閱泳翊之所爲又送洪朴兩君往見竹添而傳此事是夜

會話於徐君光範家李寅鍾諸君亦同忝

十一月十日爲回謝前日圍碁之宴就吾新築之室邀竹添村上小林領事如第一銀行支店人木下屬官鈴木內垣通辨淺山來會坐客只有徐光範朴齊綱刻鴻基入夜洪君與尹致吳來會共飲時與島村有說話於側室

十一月十一日諸益來會小飲於山亭申應熙鄭行徵林殷明三人自鄉歸來南中物情及橫濱（卽江原道也）之問物情細々探聞

十一月十二日朝八時忽有急召之命卽赴內則上徹夜而姑不入寢睡入對上教日昨夜云事卿知之否余奏曰未知有何事否上曰昨夜五更以後忽聞南山下々都監近處忽聞砲聲亂作一如戰伏驚愕不已送人探知之則卽日本兵士夜間不時操鍊云雖無此事意外之事今兩國兵丁來駐常虞有意外事端且況竹添之來此後對予而奏者及諸人斟酌舉動陰然有清日交兵之勢因此而上下人心方覺洶々日本人何故初無報告而猝行操鍊此事須卽密問於竹添而回報也余固初聞之事承命而出

十一月十三日出仕外衙門聞以再昨夜操鍊一事至有自衙門詰問於竹添竹添笑答曰當今天下之各國以兵爲名者皆以運動爲操鍊之法如有大射的大操鍊等事理當知照於貴衙門然至於夜鍊者誠不時行之事爲視兵丁之勤慢此則公使亦不知惟將兵者意行之支那朝鮮人之驚恐誠意外也頗有得意之氣色云米公使英領事德領事均有談辨事件次第來訪八點鐘始罷歸夕路見洪友洪友憂曰前夜日兵之操鍊一事大致騷擾竹添之新到也有許多奮激之舉至於愚夫愚婦無不知之清兵戒嚴尤極又一邊疑忌轉々層激將不知何樣禍機發於何時此將若之何吾笑答曰此亦意外事也吾輩以今日切迫之狀立於曩卵之地不顧左右一圖變革卽因勢而決策者而至於竹添之來許多激切雖屬可閱亦安知非反爲福也敵一言速圖勿遲爲上策洪君曰吾亦與君同意然竹添之所爲所作卽係曰日本政府政略所發亦或竹添一人之一時所爲歟余故作色責之曰君固愚矣凡出使於外國者寧有不承本國政府之訓令而自行其志者也郁且況竹添素性懦弱卽一書生安有不承政府之命而有此千萬意外之舉也君休多疑因有多件決劃者洪君本來同志三人然至於此夜其志決折確々無撓天明而歸家

十一月十四日米國公使與其夫人來訪吾請與公使暫有密語夫人先歸余又以國中事勢之不可時曰支保痛言之（凡前日往來相從此等說話不止一再而此日所論卽將吾所蘊欲一潔提而試其意也）因然示從近一圖改革之意未使不驚不恠（米使亦已有所察知吾亦有聞之者）徐答曰公輩之從前爲國一死之志吾果深信而欽敬者然但到貴國以來承我政府之密屬者及吾一人心中之所懷果不能展其一矣吾宜早歸猶此遲々者寔爲貴國之獨立而有所望於公等也惟以撥還清兵一事公等之前後勦懇吾亦有深思者存向日竹添再來前吾有商及於島村久使之轉議於日本外務卿此非獨吾一人所見亦非無所見幸公等爲國爲身且爲吾之衷告姑靜而少矣焉余乃笑曰余今言者亦非謂今日明日之事也惟公之爲我國出力之意幸勿爲緩晚焉米使亦笑談而別如許多說話未必盡錄

十一月十五日往見竹添問前夜鍊兵一事竹添問大君主不至過有受驚郁余以寔事對之竹添君言以好言奏對焉余因以竹添來後英米使酌酌及且今京城涵々之物情略說而歸夜入對曰今日往問于竹添則竹添答言今當清佛交兵之時譬如隣家有賊火之警在吾守備之舉不容少忽如夜操等事果不時行之事在我國中兵事之整理頓異於平常之日如出住外國之兵亦與他時有別向夜之事實係吾所不知道聞則清陣袁世凱及貴國右營等處皆臨夜戒嚴兵不解帶有若戰時者然此國村上大尉以軍機密探者也兵者卽備不虞也今兩國之兵住干一處雖無敵視之舉既有一邊戒嚴之事在我亦豈獨泯默坐也事狀雖如此大君主受驚不勝悚歎爲答云々上固嗟歎以清營及前左右營之無事戒嚴以致日人之疑忌頗有不滿意之餘復以當今大勢重複一遍而奏之上深以爲然欲有所言然爲有側聽者不能盡情而退

十一月十六日約勺朴君兩徐君往廟洞李判官寅鍾家會飲李昌奎李奎植金鳳均柳赫魯朴齊綱同席有多少說話劉大致以病不能來會九時頃往訪廣橋問病大致強病起坐問曰聞日本公使再來之後舉世喧然物情有若海盪雲沸爲君輩甚危之在今之計莫如早圖之然日本政府之政略君輩果深知之郁余答曰日廷之議存而勿論似可假使日廷無助援吾輩之意在我國事勢今幾至於背水無糧其切迫之狀固不待日廷之舉動而適當竹添新來察其氣色反有過激易致速禍於吾輩之難此亦特也運付之於天以一死之志吾輩已有所決望先生安心將攝焉大致曰但吾所慮者日兵只百名其節制雖似強於清兵論其人數大相不同是憂也吾與朴君均矣答而慰其病情三時散歸

十一月十七日承召入侍五鼓歸家忽見李寅鍾與奎慌忙而來招之密室而問之李言閱泳翊（閱泳翊近稱喉病久不參內亦不與人酬接已有日）今夜四鼓忽訪袁世凱密談難時袁世凱即令下陣中團東更密云仍即發高永石探其何時歸來三時四十分閱泳翊與袁世凱同歸右營袁則轉訪吳兆有陣天曙歸下都監云是曰朴君往見竹添多有所話而歸

十一月十八日早書招梁五衛將鴻在（此人即閱泳翊親信如爪來者然亦有大志於世時以閱泳翊密事告余者）來問前夜閱訪袁之由梁亦已知之而甚致訝焉閱之往袁後有何事梁亦不得以知惟袁之到

右營有筆談々草閱已收取藏底深篋徐圖探看如有所見當來報云々且略有所問夜某君（此人宦宮中傑出者也不書其名）來訪略聞大內消息聞今午徐君訪竹添而歸去

十一月十九日閣監朴大榮來言穆麟德之所貿來大砲二坐置於延慶堂者昨夜三更閱泳翊謂之有修政處密々輸送於吳兆有陣云夜會話於泥洞某君亦來參

十一月二十日夜申重模李宴鍾來言八時頃自吳兆有陣輸二坐車子送於下都監云五鼓某君某君（因某君而投義吾黨年稍少於某君）兩人伴來大醉而散

十一月二十一日不午二點鐘^{アストン}_{ハクス}來訪以魯清相關一事有^{ハクス}_{ハクス}公使密報多有所言薄暮井上角五郎來訪言近日公使館動靜大異前日公等關係果如何云々余以初無深切關係爲答井上因勸我乘此好機會而謀事余答曰吾亦不無其意然姑不知貴國政府之意但見竹添之所爲吾不可輕動君須爲我細探於福澤先生爲報近日政府之貌樣爲望云々則井上言吾已送書於三田此後般便似可有闢投公輩所爲事吾有察知者公輩諱我可恨々々云又以與閱泳翊金元植種々筆談之語備說而歸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余往訪村上大尉於泥岷

十一月二十三日尹泰駿來訪吾責其辭外務協辦之由曰輕辭職務爲有竹添毀傍耶尹言此事非吾所斷又屬遇境今不須論近聞竹添有新契好於君其間頗密云凡係日本政府之近況君果詳聞郁乞勿秘之吾答曰吾與穆麟德不好因被離間於竹添吾之昨年往日本也受許多困隘君所洞知竹添與吾之交契從可知也此次竹添之來有多般乖當之舉吾深笑之可使日本將有與支那構兵豈可先機發動如小兒戲吾以此而知日廷之必無辟兵之意於清國也以吾察之竹添自到我邦以來所作所爲無非懦弱殊之出使屈強者之本色是爲外人之雖笑曰國之內亦不無評議故今因償還賠金之事竹添欲作梗壯之勢於無識無學之朝鮮人也君之辭職亦落在其籠絡術中所以吾甚恨之且以均霑一事島村久許久遲難而未能了決今竹添之來爲決此事而外作虛喝之勢亦不可知也但對余一無所言君勿疑我尹靜聽吾言似有稔然之色而散

十一月二十四日回謝アストン語次有清佛關涉之事日清將來之事因以朝鮮內政府之日濱危急余欲乘清佛打仗之際圖一改革內政來知如何アストン曰公等爲國決定之志吾亦有所察知已有報吾於ハグス公使者而公使來年春斷當一當東來兼與諸公有所商量此吾所深知者望公等少俟時機如何余

答曰若有俟之不獲之危急於吾輩將如何アストン言此非吾所能對也然以吾察之有一憐國爲貴國圖一變更亦不可知吾笑答公以謂日本有此舉耶ハグス笑曰吾固戲語也然以吾現之貴國之內近必有變事如公輩須自慎焉吾答曰此吾亦慮之者也如吾輩爲朝鮮之人雖死固無恨若有變事而爲各國人所累則此寔憂之アストン笑曰若當有變之時公輩當何以處身余答曰若有事理當與國王國死生而已ア言吾則當何以處身余曰公亦似如我處身也出使外國其國有難各國使臣與其國同安危即亦公法ア曰公言誠然々其國君若有危不可支之勢將奈何吾笑曰此則過慮者事至於此々非人所能預料者如其不然今我大君主亦爲各國公使領事常有所懸念者似有保護而立於不危之地也又言至如事機立變人所難測而若有早晚間意外之事當場安危吾與君均可同濟至於末後結局余所有深望於君其與ハグス公使圖所以善後之策焉ア言公書深重吾亦听之深重因別而轉往米公使又有激論一場米使最後懇々言公輩如有時日難保之狀暫出游國內山川又或如上海長崎之間數月後歸來而圖之亦無不可此是餘吐出腸曲公諒之云々余又以當此時不可出外之意言之米使曰吾久欲遊歷平壤(平安道)等地而未暇者也今雖當寒節吾爲公不拘寒暑暫往歷視爲計我國軍艦在長崎者前此日本郵便船急使之來泊於仁川待其來同我暫往平壤如何殷々其意深可感也同夕登夜深而歸

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三時頃余獨訪竹添以問來事狀備言之又以與英米使所言略言之竹添均拍手

稱嘆曰公果敏於酬對云々因明言除去諸閹及數三奸臣中計竹添無不贊成其說（有不可詳載）余言今此吾輩所舉之事即辟其端也末後結局惟貴政府之趣向是視吾既小無隱於君々亦無小秘諱焉竹添笑曰公何多疑吾雖無似既以公使之職於外國其職甚重凡外交千里萬里之間各政府勢不能朝夕連絡所以置公使之而代其政府而為交際之務君豈不知也耶吾答曰此固吾之所知也然吾第以吾之所經歷更一陳之吾當初與朴公使泳孝同往貴國多賴貴政府助護使事了竣而歸從此吾輩依賴貴國以圖我國獨立之深意君亦知之而當其時貴國政略擴張海陸之軍非獨自固兼為朝鮮獨立一事以保東洋大勢即其大意此吾之所目擊而耳聞者也及乎吾暫歸國圖委任狀而再渡貴國而事竟不成當其時而國人無不以竹添公使聽穆麟德之反問惡金玉均之所為凡其做為無不沮戲云然吾則心知其不獨然也如金某輩之為人如何所謀如何則在貴政府似必有聽於君有然其政略則三四朔之間一變其意置在於向朝鮮不必着手以括清國之疑忌而已也所以餘之所謀亦見岨嶠也從可見貴國政府政略之變如反掌假使公使來時有所指令又遇數朔之後有何機變亦不可知此以吾所經歷言之於君至我國事勢不可暫緩公使來此之前吾黨之士已有所矢決日本之助援與否本非所望公使再渡之期吾輩聞之反甚憂之今日與君有此謀及誠屬世事之變化也吾志已決更不須言竹添言吾志亦如公而決誓勿相疑因言細目或有贊助者或不從者第一以遷駕江華一事時論離時竹添不肯其言曰大君主一人則遷陪於江華固不難然如嬪妃諸官勢不可同行君落清人之手後事甚難云々余因有辨論而曲循竹添之論移遷一事置之勿論竹

添又言今臨御之大闕最合守衛余以謂此則大不然若非至於遷動則日兵立來護寔屬無名雖近處暫作移遷之舉為可此姑不決以俟更商而定余又言事發之後最關係者金策也此將何以則為可吾前余以此事謀之於米人而不成到今思之則凡係借金一時與英人謀之最合也竹添笑曰貴國雖無大金可以叙力數三百萬元之金在我國綽有道理殊勿慮吾笑曰此事公能作保否竹添亦笑曰君尚疑我言耶余又日數百萬之金亦非當場可用雖十數萬元之金欲作預備不虞之用此則如何竹添向淺山言在朝鮮仁川、釜山、元山及京中日本商人中收合金額可成幾數淺山對曰十餘萬元可無虞云々竹添對我曰此不可頑言於商人而洩機也余笑曰今日雖有金無用處入用時公其為力焉竹添曰此等事君須勿慮惟在舉事時方須十分用心余因以內政改革及謀除奸類之策惟我任之如事發而發兵保護防清發作一事公使擔當之意決而誓之更無餘蘊竹添曰公言暢快於此吾亦安心然至於變起而國王招我來護之時其策如何余笑曰有國王親手所書則可耶竹添笑曰書一字亦可余曰勅使則一等大臣朴泳孝可耶竹添又笑曰尤妙云々竹添言假使支那之兵為一千將我一中隊之兵先據北岳則可支二週間若據南山則二日守備斷可無憂云余即告別此從吾不欲更訪貴館惟捧定舉事之日時決斷行謀次節次或使朴洪兩兩君中一人來言於公使也、今日分別亦不知生死何居假作訣別為可竹添拍手而笑送至重外

十一月二十六日約與朴君及徐君約往東門外塔洞僧尼之室李寅鍾諸人處略示從近舉事之意多講

細目使李殷石即發急足於富平招東由福模（申居爲閔泳穆以海防總管之職出任富平府卷兵申君爲其教師而往焉）

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後約徐君載弼與村上大尉暫來會三時兩人伴來離時劇談而村上直歸泥岷是夜與諸君亦有決定之策尹景完乘夜事是

十一月二十八日早洪君急發書來言前夜見竹添竹添言今日往見德國領事則德國領事言近察朝鮮之內勢朝廷之上黨派互分必有一場變動若當此之時在我輩處身不可不商量云々聞此語不無洩末密機之慮洪與金君更議云々余飯罷即歸夕路訪洪君詳叩之德領事之言似出於穆之所嘆此或閔邊之所謀爲者穆聞之而秘傳於德領事亦不可知即使洪君往見竹添而備道吾想像者因約與同志人再明日來會於吾之東洞別室爲決定舉事之時期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召入對適得傍聽無人余歛衿起拜而奏曰今天下大勢之日致葛藤內國情況日臻危因固屬殿下所燭知今不必贅臣竊欲更一備細陳違肯否上曰可余因以清佛交兵事曰清不知事露國東略日臻切迫之事及十許年來西洋諸國之向東洋政略頓變不可均守舊規安穩自守之勢以至國中政

治如當五人爲酷弊民不能支保誤履穆麟德事多失着奸臣壅蔽聰明藉清而爲權等事（千言萬語有不可記）洞然一論坤殿忽自內寢室出曰吾靜听卿言久矣事勢切迫至此計將安出上意亦懇々詢及余乃告言竹添之初與臣議不合多見其沮阻止所鑑燭者而今竹添云再來也反與臣視懇款之意臣察知此必因日本政略頓變於前日也從以日清之舉似在不遠當此時朝鮮當爲日清戰爭之地將以何策爲目謀乎上與坤殿深以爲然從以憂曰日清交兵勝負何居余村曰但日清兩國交戰最後勝敗之數未可預料今日與佛合則勝算決在於日矣上曰然則謀我獨立之策亦不在於是乎余對曰誠如聖教然如殿下肺腑之臣無非付仰於清爲狗羊之役日本雖欲使獨立似不可得臣發此言固生死維關然國今朝夕危亡臣無一身之懼焉暴白至此坤殿曰卿立此言似疑我然事係國之存亡吾以一婦人豈可誤大計耶卿殊無隱也（是寔是虛未可知也）上曰卿心所在吾寔知之凡關於國之大計當危急之時一任卿籌謀卿勿更疑（此則實心實語）餘對曰臣雖不敢當今日今夜聖教丁寧在耳安敢負乎願得殿下親于密勅常帶於身上樂而書之割寶押而兼拓大璽余拜而祇受坤殿將酒饌而賜饋天曙而退

十一月三十日諸君如紛來會於東洞乃決定放火別宮（別宮者世子婚禮時所處之宮特其重大之處又是其徐君光範家隔牆宮之後門徐家庭前便於下手故以北決之）就火災之場（國例有火災則凡將兵者必當急赴救火也）行事之策日期則以不出三四日爲定晚因洪君及徐君均有名命故散會

十二月一日下午七點鐘有^{アストン}會食之約朴徐兩君及見邀六時半將赴會洪君送書曰俄見日館人來言竹添今夜欲更逢我曹云々我答曰吾今赴^{アストン}之約君須先往日館俟之則當於九時前後三人同往矣因赴會九時半罷歸至鐘路通衢月明渾如鎔銀乃盡放僕從歸之只三人同行直來校洞館(日館從前有派守之兵丁不許人闖入爲先送名札示公使然後許入自竹添來後吾有所言凡吾黨中無名札而卽能通行)見洪君已在座主座島村只淺山爲之通詞不見竹添茶罷島村言竹添公使初欲面會諸公矣其心中已矢決心既決則又面會而費言辭反屬無益今夜權此失禮以表其心堅如金石代我禮迎余遂以別宮放火之策言之島村亦甚喜之日限定在何時余對曰姑先以今月二十日(當舊曆十月二十日新曆十二月七日也)爲定(吾輩決定之日不在此限而姑不欲以所定之日先洩權對之如此)島村曰何其晚也餘笑曰二十日以前月明爲缺八人二字得黑夜然後發其光彩島村亦笑餘又曰日限則第以貴國郵船千年丸抵泊仁津前發事爲要島村曰何以言之餘曰貴國政府廟議之變化吾不能測萬一有此々變卦恐竹添公使今日已決之志又有變動焉所以期於郵船(千年丸每月二十日到仁川)到着前下手島村亦大笑四人均以細目末及言竹添書細述而使之傳聞於竹添(移遷江華一事既因竹添之力止而不行然仍以今大闕爲率兵守護之策恐有難便之端以事發後暫遷駕于景祐宮之意細言之島村曰告於公使云)二點鐘散歸々路因轉往泥洞朴君家曾有約會諸壯士於此李寅鐘李圭真黃龍澤李圭完申重模林殷明金鳳均李殷鐘尹景純皆束集因授來十七日(舊曆十月十七日新曆十二月四日)午後八九

點鐘放火別宮之策若或天雨不利則以十八日爲定其行事諸人安排指揮如左

- 一、放火別宮一事專任於李寅鐘使之指令李圭完林殷明(戶山學校士官半業人)尹景純崔殷童四人以行多造布帛數十介(布帛已托邊樹製來)入細研槽拙光期從徐君家南庭別宮北門乘昏赴牆而入積置於別宮正殿內又以烈火石油入於小瓶限三十介從牆頭連次携入灌之於帛菲盛水者以自起礦發火東西行廊種々以烈藥安置(慎勿先發火藥)火勢蔓延之時因勢觸發以助聲威也限八時半九時頃火大發爲號

- 一、火發以後各營々使斷當急來救火而或恐有病而不來者更慮入大闕而不來者重之以最可愛者自竹添來后一邊之疑忌大作或有疑而不來則不可成矣乃以郵征局設宴爲定要洪君先探四營使之無故有故以定會宴之日自明日爲始要不出三日之限如火發之後則既來會郵征局者勢不可不盡赴救火卽其火災之場行事一人土排發發二人而下手一人各携短銃一柄短銃一挺尙恐膽脚有失別定日本人四名一人上一人式支配日人裝我服

一、閔泳翊(尹景純)

尹恭駿(朴三龍)

李祖淵(崔殷童)

韓圭稷(李圭完)

一、李宙鐘、李熙禎以年長故掌號令之任

一時下手無或有遲疾

一、往來偵探通信柳赫魯高永錫

一、金虎門（昌德宮西門即金虎門凡諸大臣別入侍出入盡由此門）外申福樓招集同志壯士（前營兵隊中十三人者即是臨時赴義者合爲四十三人）埋伏於泥洞近處（朴君別家從朴君家積備酒饌而饗之）見別官大起即赴金虎門外把守待閱臺鎬、閱泳穆、趙寧夏三人詣闕當場下手（凡有火或有騷動之事各近侍及義承候官例當入闕問安）

前營小隊長尹景完即景純弟也尹景純多年親近於吾黨中帷景完年少之故初無交際近始從其兄而赴義此夜丁當宮內閣門（國王寢室之前門）把守（各宮中小隊長一人例率五十名每夜輪舊守直閣門內外使尹景完屢日稱病不赴始於此夜自願出直）率前營兵卒五十名而待外間火起圍束兵丁若見漏網而至闕中者順勢處置爲紛

一、宮女某氏（年齡四十二身體健大如男子有膂力可當男子五六人素以顧大嫂稱別號所以得坤殿罷時得近侍自十年前自趙自吾黨時以密事通報者也）以暴烈藥（二年前我游日本時使卓挺填托於西人而有贈來者也）小納竹管見外間火起爲號點放於通明殿（國有喪札時所用處所時常無多人看守）爲紛

金鳳均李錫伊亦以火藥先期暗々藏貯於宮內仁政殿行廊數處於吾黨乘變入闕時隨入即令行事

一、日本人四名爲殿後若於火災之場如有失手者日人埋伏於黑影裡乘勢下手

一、別宮火起後自日本館發兵士三十人於金虎門及景祐宮之間（即視峴）往來以杜意外之事爲紛

紛

一、事發襍還之隆恐有自相踐踏之慮且以與日人互有阻晤之端以暗號各授諸壯士即天一字應號

以日語 ヨロシ ヨロシ 爲紛天曙各散歸、

十二月二日早申福樓從富平上來（使李寅鍾領率此次行事諸人往鴨鷗亭近處朴君別庄鳥獵爲與日本人四名各々知面也日暮皆散歸云約束皆齋整）夜約與同志諸人會飲於社洞徐君載昌家歸路至吾家益講磨節次申福樓亦勇然樂從夫明而散（是處洪君大醉自徐君家歸路落於馬下傷左臂到余家乃索紙書一誓書曰我落地時地沾我血我死之時天鑑我心惟我同心同我誓心若背此心天必誅殛書後示余々見此而甚不樂朴君亦甚驚恠其辭）聞竹添送人遍看景祐宮形便云且自泥峴屯兵所暗々移來彈丸於校洞公使館（裝兵卒如戩工而運輸云）

十二月三日要朴君往日館逢竹添備言日來抄定之案竹添無不稱善但移遷於景祐宮之計不成則奈何朴對曰此皆吾輩擔當公其勿慮又大君主松我之勅書係是第一關重項焉金君深商深慎之朴唯々而歸洪君已選各營使無故之日以來四日午後七點鐘捺定發東於各公使及赴會諸人夜余使邊君樹請窺

人來訪余々卽出戶外朴齋綱喘息不定而言別宮放火用盡伎倆萬不可得事已急矣此將奈何余答曰別宮既不成則雖他所擇草家易於延燒者卽圖之可也匆匆入席島村問有何故余以實告之島村亦色變曰將君之何余曰更有方便勿慮也又候半時頃進饌凡了余不勝焦灼不堪出戶外四望忽見柳赫魯急來言又數所放火皆不如意初因別宮事覺巡捕四發危險不可言諸壯士皆願欲殺入此席未知如何余止之曰事至於萬無道此亦一策然恐有禱還而誤傷外國公使之慮必向巡捕不到處更圖下手可也又入席閱泳翊輩頗有疑忌之色島村大有不安之意方進茶果忽聞外間人聲混雜言有火事々々余驚起開北窓郵局咫尺火光亘夫座中亦紛還起坐張看韓圭稷先言吾輩以將任不可不急赴救火云々言未已忽見閱泳翊從戶外入血流遍身(追問郵局北隣火發之後諸巡捕一併急來救火兼爲警察諸壯士各持兵器勢不可容接乃向郵局門外伺伏見閱泳翊先出曰人急欲先功而據下手云々)外間喧闐沸余因與朴君徐君同自北窓跳出直出郵局前門人皆逃散不見卽口號暗號(卽天々以朝鮮俗語譯之卽徐々之意)而疾行路見李寅鐘及徐載弼使之率諸壯士來待於景祐宮門外曰人則使之陰身於吾家後園因向日本公使館爲別宮放火從前成約有差違故欲一往見而探其氣色也及到館前兵丁排立密々無間卽通報而入見淺山要見竹添島村早已歸館從內堂而出厲聲曰君等何不向大闕而來此郁余笑曰公等之意既不變吾其安心也直火速諸闕向泥洞々口金鳳均李錫伊等候已久又見申福模與勇士四十餘人陰伏於四處至金虎門々已閉矣卽招守門軍士使之開門軍士言開金在政院不可自開云余乃高聲叱之曰今禍事起矣

急卽開門守門將聞我音聲(卽吾心腹而有約束者也)直來開鎖三人卽率鳳均錫伊而入只見軍卒往々巡邏寂無人跡時見月明如晝到肅章門內發鳳均錫伊往仁政殿下埋藥處俟三十分間而使之放發直入協陽門外有把守武監喝止之(凡人闕者非大禮服不得入今吾輩皆平服故也)余乃大叱曰汝輩不知戶外有何等大事敗止吾行也卽欄入諸人驚恐問其由余不答急進閤門外尹景完率兵丁五十名而待密使之團東以俟號令直上殿內上已就寢(邊樹已出迎付耳言宮中尙無毫末疑方々)惟宦官輩出廳外見吾輩以平服慌忙入來驚恠而問余由卽使柳在賢(宦官中最有寵而有權力者此人則在殿內刺殺已有算定者)急請起寢柳頻問事由余大唱曰今當國家危亂汝宦官輩何故多辭柳乃驚怖而入上已聞吾音聲急自寢室呼我曰有何事故耶余卽與朴徐兩君入寢室具言郵局之變事急矣請暫避正殿坤殿密問我曰此變出於清乎出於日乎余未及對時自東北間忽聞砲響轟天(此是某氏行事於通明殿)因此而大家驚動淵出便殿後門余急招尹景完等護衛而行(多有可記煩瑣不必書)因告上曰今當此際要日本兵保護則可以萬全上曰依爲之(上則有所心察者也)坤殿曰若請日兵護衛則清兵將奈何余急對曰清兵亦可要來護余卽使抑在賢往日本公使館必要其同來護衛將此爲汝之功也又使某君往清陣使之來衛(此固僞也已有與某君所約)繼使邊樹卽往日館報此大事如意之意因奏上曰旣招竹添若無親手勅書則似不赴命矣上曰何以則可乎余以鉛筆進呈朴君出白紙於曜金門內路上上親書日本公使來衛朕七字急使朴君往傳於竹添轉至景祐宮後門門鎖不可入使尹景完踰牆而入破碎魚鑰凡打開者

爲六重門也。此時尹泰駿沈相薰皆從宮內直所聞變而來。又見韓圭稷已從郵局逃亂裝兵丁服色由大闕直至於此柳在賢亦已從日館歸（言門禁不可入云）均言外間無可驚之事。坤殿更問我事之原委。適其時從仁政殿近所發起動天砲聲來連發二次。余乃對韓圭稷叱曰：汝以將兵之任當此變亂之時，不思率兵而來衛以單獨一身裝此不敬之服來慌上心。今此變事之出於何處，汝固知之。又向柳在賢叱曰：如汝鼠輩不知大勢，猶作兒女子習態於如此變事中，從此多言而擾人心者，可斬。乃招尹景完厲聲授約束一行。肅然韓圭稷見頭勢不好，默々隨後及至景祐宮正殿之庭。朴君與竹添率兵而來，於是我心始定。大駕及諸妃嬪既安座正殿，日本公使與吾輩侍衛左右日兵警護於大門內外，不許人出入。前營小隊長尹景完率當直兵卒排立殿庭內外，徐載弼率士官生徒鄭蘭教朴應學鄭行徵林殷明申重模尹泳觀李圭完河應善李秉虎申應熙李建英鄭鍾振白樂雲十三人侍立殿止。李寅鍾李昌奎李奎植辛李殷鍾黃龍澤金鳳均尹景純崔殷童高永錫車弘植侍立殿門外，正是鐵甯相似水洩不通（聞清兵一枝到景祐宮近處達々探望仍即歸營云）乃令武監中親信者十許名出景祐宮大門有諸宰臣聞變而來者，即令以名札先通許入。然後引入洪英植李祖淵，早又自郵局逃避至宮中，聞遷駕於景祐宮，轉到李則與韓柳兩人頻々隔語將有所圖（即引入清兵之計也）。朴君對李尹韓三人曰：今當變亂，要日本公使率兵護衛而三營之便，以掌兵之任何不早出操兵以來面々相看，只有隔語何故也。尹泰駿先言要出仍使領出，纔到小中門外，李圭完尹景統結果了人盡不知李與韓只向余欲有所言，汝亦以朴君所言對之。李祖淵厲聲呼曰：吾欲入對圭，上許我入門。徐

君載弼以劍橫前而叱之曰：吾承衙門之命，非有命不可許入。且諸壯士均有奮然作發之勢，韓與李萬不獲已乃出景祐宮後門（此門外各營兵卒盡來集守衛矣）。門外黃龍津尹景純李圭完高永錫下手了案。閱泳穆來到景祐宮正門外，以名札要日本通詞楓立哲入送，乃送李圭完高永錫擁護而入。纔到大門內，日本兵士衛立之中，行事趙寧夏次之閱臺鎬又次之一例。結果李輔國載元許令入待與之傾談時事之難，有此改革之舉。李輔國樂以從之，因發中使眼同邊樹送慰於各國公使館。米公使海軍士官ホ一オ一ト同尹致昊送至景祐宮，即令入來。余密與ホ一オ一ト概言今日之事，就以善後之道言於公使，如有答即報之意爲約而出（即有復語曰：事既至此，惟善革改爲政無有餘蘊云々）略以政令之急，先可行者方擬稟奏而行。坤殿與東朝只欲急歸大闕，宦官宮女數百人裸處一室，喋々喃喃小無驚恐之色。百事只有因循（亦出於坤殿計策也）。天已火明，乃使徐君載弼令諸壯士縛致宦官柳在賢於正斫之上，田數其罪目，衆劍閃礫即行戮殺。於是滿座失色，人皆屏息。即將宦女宦官無用者盡行逐出，因大行改革以重大要任先行遞差摘錄如左。

領議政李載元（大君主從死）

左議政 洪 英 植

前後營使兼左捕將 朴 泳 孝

左右營使兼代理外務督辦右捕將 徐光範

左贊成兼左右參贊 李載冕（大院君嗣子）

吏曹判書兼弘文提學 申箕善

禮曹判書 金允植

兵曹判書 李載完（李載元弟）

刑曹判書 尹雄烈

工曹判書 洪瀄馨（王大妃之侄）

漢城判尹 金弘集

判義禁 趙敬憂（大王大妃之侄）

藝文提學 李達昌

戶曹參判 金玉均

兵曹參判兼正領官 徐載弼

都承旨 朴泳教（朴泳孝之伯兄）

同副承旨 趙同晃（大王大妃之從孫）

同義禁 閔肯植

兵曹參議 金文紘（順和官之弟）

水原留守 李熙善

平安監司 李載純（大院宮至親）

說書 趙漢國（大院君外孫）

洗馬 李竣鎔（大院君孫即李載冕之子）

（凡見屈於閔者概舉以爲官瑣不可盡記）

十二月五日午前八時米公使英領事德領事外各送前營兵丁三十名保護而上因爲接見米公使對余隱有付托之意英領事頗有不隱之色形於外焉自此內殿諸位決欲還宮抵當欲難謂以挾隘不可容身即以桂洞李輔國家（卽景祐宮南隣）稍廣於景祐宮暫行移御（許多節次有不可及）李載完亦爲招入德領事追後入來聞米英德三使各有所言皆以坐現時變惟保護外人之意懇々而退竹添進對大君主多有所奏亦以今天下各國之大勢形使內政之不可不改革等事言之繼以養兵不可不精今貴國之兵惟前營稍勝於他營云此則朴泳孝之所操鍊然朴泳孝今無子與未審何故爲國盡力三人如此廢棄不用則極爲可惜上卽命除朴泳孝爲前營使坤殿及東朝頻招我要歸大闕我輩之所慮爲桂洞則以數小之兵易於戰守至於大闕則爲地理不合當初亦以移遷江華一事定策者苦被竹添公使挽止惟景祐宮一處屢々商量而始得者也歸闕則必有所慮乃屬竹添設有主上所教必以地勢之不利爲奏小俟二日則吾黨自立之

事無不準備此時雖入闕無妨之意申言之勢爲有決策者與洪君及李輔國出外應忽聞上召竹添以狹隘陋處不堪暫居之意懇傳大王大妃之意曰雖有清人不虞之變大闕與此處少無不同竹添乃覆曰卽今使中隊長先探宮中事後仰對矣一個時刻後還宮爲奸之意奏之余聞之急急與諸君而入先責竹添竹添笑曰守備一如小勿爲憂吾已奏於主上君等勿多言上亦以得竹添所許悅甚而招我言之事至於此勢無奈何卽要朴君同村上中隊長率若干兵入大闕遍現地勢以現物軒爲定而歸報午後五時諸宮歸闕竹添與吾輩共處一室內外守衛一如景祐宮內衛皆同黨壯士也中衛日兵也外衛四營兵士也（此國例也）忽聞自宣仁門外清國兵營（聞袁世凱張光傳同集子吳兆有陳）吳兆有陣送兵丁溇閉宣仁門朴君聞而怨之欲以遇激之事先發余與竹添止之門之不閉亦屬無防乃發前營後營兵四百名各一百名式分屯於要地以伺動靜竹添乃命日兵頗戒嚴達夜是日所有改令略錄如左

- 一、大院君不日陪還事（朝貢虛禮設行廢止）
- 一、閉止門閤以制人民平等之權以人擇官勿以官擇人事
- 一、革改通國地租之法杜吏奸而叙民困兼裕國用事
- 一、內侍府革罷其中如有優才通同登用事
- 一、前後奸貪病國最著人定罪事
- 一、各道還上永々臥還事

- 一、奎章閣革罷事
- 一、忽設巡查以防盜竊事
- 一、意商公局革罷事
- 一、前後流配禁錮三人酌放事
- 一、四營合爲一營：中抄丁忽設近衛事（陸軍六將首擬世子宮）
- 一、凡屬國內財摠由戶曹管轄其餘一切財薄衙門革罷事
- 一、大臣與參贊（新差大人今不必書其名）課日會議於閣門內議政所以爲稟定而布行政令事
- 一、政府六曹外凡屬冗官盡行革罷令大臣參贊酌議以辟事

十二月六日早以一書送於袁世凱責其沮止閉門之事此後如更有此等無理之事決不可以好辭相對云々余則以戶曹參判之職凡屬財政有所商量而第一軍務爲急要朴君徐君尙急整治營門職務所謂各營所有之銃劍盡生鏽花雖臨變事彈丸初不可人乃令申福模及各士官輩率兵丁盡行解開抗關而掃除（諸事省不可盡錄）竹添勿對李洪兩大臣言日本兵勢不可許久屯駐今日欲撥歸軍兵余驚愕曰惡是何言也吾輩自立之方若小就緒則固不待公使之言然今橫試各營兵丁所持之銃劍皆鏽厚如紙彈丸皆不可入今方解開而掃洒若於此時公使撥兵事必敗矣姑俟三日退撥貴兵則吾黨之事稍准兩而無虞且雖退兵必要士官十人定以教師使之常住近衛而操鍊之意屢覆開陳而竹添始諸從余因以謂國之爲本

郡財政也今我國財計之窘絀公所深知亦有所向日之約今貴國郵便船不日入港不可不有急先議定者竹添言金數爲幾何余對曰弟以五百萬弗爲準先有三百萬弗然後可叙目前之急然吾固思之貴國商人聚集三五百萬之金正非容易惟債金一事謀之於外國未知如何（吾以實地實見重言之者）竹添笑曰自前日君尚不信我信我國商民雖難猝辦大金於大藏省如三百萬圓之金可以立辨君其安心云々余又貴國維新以來凡關係於貨幣而能通財政者數人吾欲雇入亦須速報貴政府圖之竹添亦矍然（於是非獨余一人凡同黨之諸人皆有喜不自勝之勢竹添之勤々用心日本政府之可特而爲賴依之爲金石）因籌劃防禦清兵之策兼大行改革之舉忽聞自清陣有士官入來要謁主上余曰不可若吳袁張三人入來可以許接一無名士官豈可容易接見也乃要李洪大臣出座誠正閣而細諭事狀彼有呈一書於大君主者

統領駐防各營記名提督果勇巴圖魯吳兆有上陳

大王殿下昨晚聞

受虛驚今幸

大王洪福京城內外平靜如常務乞

大王放心弊軍三營亦托

庇無事合併聲明肅北恭叩

鈞安（提督兆有止謹上）

大王安后

以都承旨朴泳教奉勅賜答書（以此之故亂后朴君被袁手之毒）彼領受而退俄已又清陣通詞來告袁世凱今請陞謁率兵士六百各而入闕分二隊三百各式從東西門入來云々余招通詞及若備官而諭之曰袁司馬之謁見則理固不防惟率兵一事決不可許君堅執強行當有不好之舉也（聞清兵將行不測之舉言於竹添更飭各營兵士而戒心歸磨銃釵更着急）仍與恭贊諸人方有廟議於觀物軒後堂午後二時半見有一封書到於竹添其書未開封忽聞砲聲亂發從東南門清兵挾攻而入宮中騷然倏忽之間王妃及世子世子嬪已出宮向北山又聞王妃大王大妃順和嬪皆已出宮門云余急入寢室寂無一人急與徐君出後門遙望見大君主率武監及兵丁四五人已登後麓余大聲疾呼而止之急趨至挽留轉下于山下之延慶堂急使邊君招竹添來此時銃彈如雨下人不可行邊君冒彈雨而往同竹添來竹添來竹添手持清陣之書方展讀於是竹添及吾黨若干人侍衛日本兵方抗戰於觀物軒前後如前後營兵方解開銃節皆赤手逃散計無所出余之議於竹添曰事至於此勢無奈何可陪大君主急往仁川作後圖可也上聞此言曰吾決不欲往仁川可往大王大妃行到所雖死共一處爲教竹添對余曰大君主如是不肯將君之何當此之時彈丸漸多不可久留仍又轉登後麓移時彈丸又遙至凡五次移遷竟至於東北之宮門內上決欲往北廟（王妃及諸殿自北廟送人請上臨）余與朴君徐君（載弼）洪君力挽止雖脅陪宜向仁川之意頻言於竹添竹添惟不答而有所思時有別抄軍爲名者百餘人（此是各營之額外別抄者而聞自清陣招集此輩而有約束

云)從大關後北上之上發砲甚急(見日本服色而發砲者也)余使武監輩大喝曰大君主臨御此處安敢放砲似有逡巡之勢時日已向昏日兵亦稍々解歸於山下傳清兵占據大關各處殿閣只放火四處不來挿戰云竹添乃吉曰日本公使之保護主上反有貽累於聖躬勢不如暫爲退兵以爲善後之策云余乃大大驚以日語疾言曰凡大君主之決欲出北門已七八番而皆吾輩行無理之舉而停留之惟恃公使之終始伴護爲望今君退兵後將奈何竹添曰此則不然今發砲者非但清兵朝鮮人亦有響應至於對君上而發砲此爲日兵護衝故也萬一若有不幸之事大事瓦解五決退歸而以圖後策云々淺山譯而告之上聞此語急要出北門而行余料以北廟之近處必有清兵埋伏吾輩若扈從必被清賊之毒手乃與朴君及兩徐君言於竹添曰吾輩將若之何理當隨吾大君主而往然公使歸後將以何策謀後耶竹添曰被既先發無禮無理之舉汚辱兩國我國亦當以兵從事公等宜從我後也今卽決之惟洪君素性仁厚平日交際甚圓融變出後亦以兵丁送護閱泳翊且與袁世凱契甚厚矣或望其得而安全乃以吾輩從竹添之事議之要其自裁之洪君曰吾則當隨六駕余曰君雖扈保無他憂君則在內吾輩出外將有回復之日(竟被袁世凱毒手至今恨結)急向大君主辭退上驚問曰今當如此危亂之時卿將棄我焉往余與諸君含淚告上曰臣等蒙國厚恩何敢違背今日不隨殿下而死者異日爲國家爲殿下有更靚青天白日之時權且告別其時情事如何可此余與諸君因隨竹添而行出宮門而至北山余與諸君曰今隨竹添而去吾輩生死不可知不知自此各々分飛或向仁川或向元山釜山則其中或有一二人圖保之勢若盡從竹添而行於全軍陷沒別更無餘望方議論不已

竹添使淺山急招之曰吾兵不可暫住卽向仁川諸君勿疑速來云々余等乃決意隨後而行(此後事有不足記取)

清國ニ對スル談判意見

參議 伊藤博文

朝鮮事變ノ關係ヨリ清國ニ向テ開談スベキハ撤兵ノ一事ニ止リ、清國之ヲ肯諾スレバ日清兩國ノ禍端ヲ防止スルニ足ルベクモ、彼レ若シ之ヲ拒絕セバ、我ニ於テハ其目的ヲ達セザルヲ以テ、幾分カ我國ノ榮譽ヲ損スルノ關係ナキト謂ベカラズ。然レドモ之ヲ公法ニ照シ清國ニ對シ尙ホ宣戰ノ地位ヲ得ル能ハズ然ル時ハ今日激昂ノ人心ヲ鎮壓スルニ於テハ多少政府ノ困難ヲ増加スルノ恐レナキ能ハズ。由是觀之時ハ駐劄公使ニ命ジ談判セシムルヲ得策トス。

清國ニ向テ開談スベキハ撤兵ノ一事ニ止マレバ、我求ハ甚ダ薄弱ナリ。此薄弱ナル要求ニモ拘ハラズ我ニ於テハ之ヲ不問ニ措ク能ハザルノ現情ナリ。不問ニ措ク能ハザルノ現情ハ獨リ我ニ在テ關係不難モ、清國ノ與ル所ニアラズ。清國我ニ對シ輕重ヲ措クハ我要求ノ是非輕重ニアル而已。然ルニ撤兵ノ一事ハ將來ノ豫防ニシテ、我要求甚ダ重事ニアラズト輕視シ、言ヲ左右ニ托シ遷延決セザルノ恐アリ。故ニ特使ヲ派遣シ、第一ニ我ニアリテハ此事甚ダ重要ナリトノ形ヲ示シ、慣手段ナル遷延ノ術中ニ陥ラザルヲ防グヲ以テ得策トス。

兩國ノ兵隊其隊長指揮ノ下ニ在テ鬪戰ヲ交タリ、而シテ互ニ死傷アリタリ。此事情ヲ辨理シテ責任ノ在ル所ヲ判斷處分スルハ政府ノ責ナリ。

右ノ事變ノ責ハ甲ノ國ニ在ルカ、或ハ乙ノ國ニ在ルカ或ハ甲乙ノ兩國共ニ其責ヲ負フベキカ何レニ致セ其結末ナカルベカラズ。

或ハ又特別ノ事情アリテ政府ノ前日ノ怨仇ヲ棄テ、後來善後ノ事宜ヲ商議シ、平和ニ結局スルコトモアルベシ。是レ乃チ和解ノ濟ミ口ナリ、然ルニ此ニ亦タ其和解ノ結局ヲバ明カニ人民ニ公示スルニ愧ヅルコトナキ迄ニ於テセザルベカラズ。若シ責甲ノ國ニモ歸セズ、又乙ノ國ニモ歸セズ、又甲乙ノ兩國ノ其場ノ局ニ當レルヲモ其責ヲ受ケズ並ニ和解善後ノ處分モ判然セズシテ此ノ一件ノ事變ヲ結ブコトハ何等ノ國ニ於テモ決シテ能ハザル所ナルベシ。若シ強テ是ノ曖昧ノ處分ヲ行フトキハ、其政府ハ必ズ其兵隊ト人民ノ心ヲ失ヒ、縱令内亂ニ至ラズトモ其威野地ニ墜チ、遂ニ其尊嚴ヲ有ツコト能ハザルニ至ルベシ。

若シ甲ノ國ヨリ此ノ事ニ付テハ別ニ議スベキコト無シト謂ヒ、乙ノ國ヨリハ更ニ商議ヲ要ス

ト謂ヒ、而シテ乙ノ國ハ甲ノ國ニ向ヒ談判ヲ開キタランニハ、其國ノ兵隊及人民ハ一時ニ目ヲ抵フテ其結局ヲ企圖スルハ必然ノ勢ニシテ、走馬下阪ノ事情アル者ナリ。而シテ談判其要領ヲ得ズシテ責任ノ在ル所ヲ判斷處分スルコト能ハズ、又和解ノ濟口ヲモ取ルコト能ハザルトキハ國ノ強弱ト時勢ノ難易トニ拘ラズ、不得已決裂ニ至ルハ避クベカラザルノ勢ナリ。

故ニ最後ノ決裂ヲ避ケントナラバ初メヨリ談判ヲ開クノ針路ヲ避ケ、他ニ一條ノ方嚮ヲ取ラザルベカラズ。即チ乙ノ國ニ於テ自ラ其事變ノ起由ヲ爲セル其場ノ當局ヲモ罰シテ以テ兵隊及人民ニ其責ノ在ル所ヲ知ラシムル是ナリ。

伊藤大使遣清辭令案

大日本國大皇帝

大清國大皇帝均春邦交將在朝鮮兩國交涉事件願商定妥協益固和好

大日本國大皇帝

差參議兼宮内卿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

任特派全權大使

大清國大皇帝

簡………李………爲全權大臣

兩國大臣各恪

諭旨照遵全權憑據訂約畫押益印如左

大日本國大皇帝

大清國大皇帝均眷邦交願將在朝鮮兩國交涉事件商定妥協益固和好

大日本國大皇帝特

差參議兼宮内卿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任特派全權大使

大清國大皇帝

簡……爲全權大臣兩國大臣各恪上諭照遵全權憑據訂定條款如左

伊藤大使ノ接受シタル情報

(長崎ニ於テ)

昨日着手シタル榎本公使ノ電音ニ據レバ、北京ニ於テ談判ヲ開クコトハ總理衙門ノ異論ヲ唱ヘザル所ナリト雖モ、李鴻章ヲシテ談判ノ任ニ當ラシムルコト恐ラクハ能ハザラント總理衙門ニ於テ信ゼラル。蓋シ今日ノ情勢李氏其任地ヲ須臾モ去ルヲ得ザルベシ。又米公使其本國外務卿ヨリ接受シタル電音ナリト云フヲ聞クニ、合衆國ハ外國ノ米穀ヲ米船ニ積載シテ清國ニ輸出スルノ權ヲ有スト、之ニ依テ觀レバ米人ハ米國々旗ヲ庇護トシテ日本米ヲ清國ニ轉輸セントスル企圖アルヤ必セリ。尙ホ此事ニ關シ詳報ヲ得バ直ニ通知スルコトヲヨング氏ト約セリ。

(三月二日)

二月二十八日河瀬公使ヨリノ電音ニ據レバ、佛政府ハ目下清國ト交戦中米穀ヲ軍用品トシテ取扱フ旨ヲ英政府ニ通知セリ。英廷外務大輔ハ昨夜演述シテ曰ク、英廷ハ米穀ヲ以テ戦時禁制品ト布告スベク要求セラレタル權利ニ向テ〇〇スル能ハズ、故ニ此意ヲ以テ佛政府ニ通知スベシ
(三月二日)

井上外務卿ヨリノ通知ニ據レバ佛軍艦「ベヤルド」號ヲ合ハセ總テ四隻ニテ、寧波ノ揚幕ヲ屏塞スル岩マデ進行セリ。曾テ脱逃シタル清國軍艦三隻ト目下繫迫スル「チムハイ」ニ於テ砲撃ヲ始メタリ。以上本月二日安藤領事ノ報ズル所ナリ。(三月四日)

原領事ヨリノ電音ニ據レバ、大使急行ヲ望マル、ナラバ直ニ天津ニ向テ航行スルモ別ニ差支ナシ、如何トナレバ氷ハ愈速ニ解ケ、河ハ今週ノ終ニ於テ安全ニ舟行スルヲ得ベケレバナリ。

(三月四日)

安藤ヨリ電音左ノ如シ、昨日アドミラルクルベーノ電音ニ曰ク、クルベー提督ハ去ル日曜日ノ朝ヲ以テ軍艦四隻ヲ率ヒテ寧波揚幕ノ口ニ進ミ、海軍ノ威示ヲ行ヒタリ。夫レガ爲メ清艦三隻ハ閉籠メラレ、急ニ救援ヲ求メタルモ亦共ニ佛艦ノ追籠ムル所ト爲レリ。清艦ノ中ヨリ佛艦ニ砲撃ヲ試ミタレドモ、丸ハ皆的中スルコトナク、僅ニ船具ノ上ニ止リテ毫モ効驗ナシ。一隻ノ佛艦ハ海門近傍ニ進行シテ凡ソ三十分時砲撃シテ止マザリキ。(三月四日)

原ヨリ電音左ノ如シ河ハ今舟行スベシ、上海又ハ其他ノ場所ニ立寄ルカ否直ニ電報アレ。
(三月五日)

在上海安藤ヨリノ電音ニ依レバ、般城艦並清輝艦ハ本月三日當地ニ着到セリ、昨日寧波ヨリ接手シタル電音ニ曰ク、チンハイニ於テ戦闘アリ、水雷ヲ以テ攻撃ヲ試ミタレドモ其効ヲ爲ス能ハズ、之ニ依テ觀レバクルベノ艦隊ハ過日ノ戰爭以來絶ヘズ寧波ヲ攻撃スルモノト思ハル閣下ノ進路御決定ノ上ハ御垂報ヲ乞フ。(三月六日)

北京榎本公使ヨリノ電音ニ曰ク、無用ノ煩雜ヲ避クル爲ニ上海ニ回航セラレヌ方宜シ、薩摩丸ニテハ太沽マデハ進行スルコトヲ得ベシト雖モ、夫レヨリハ船底淺キ汽船ナラデハ叶フマジ。閣下御所望ナラバ原領事其事ヲ諒スベシ。小官ハ天津ニ於テ閣下ヲ待受クベシ。長崎御解纜ノ節御一報ヲ乞フ。(三月六日)

談判ノ方法ニ二様アルガ如シ。即チ甲ハ最初ニ議論ヲ起シ、緩ヨリ急ニ進ミ、疎ヨリ密ニ入

リ論點ノ極度ニ至リ、然ル後ニ一條ノ活路ヲ開キ辦法ノ處分ヲ要求スルコト是レナリ。乙ハ前後ノ順序ヲナサズシテ最初又ハ第二回ノ面會ニ於テ總テノ議論總テノ辦法ヲ一時ニ提出、往復ヲ費サズシテ相手方ノ擇ブ所ニ任セルコト是ナリ。

明治七年ノ北京談判ハ實ニ甲ノ方法ニ出タリ。昨年ノ漢城ノ談判ハ乙ノ方法ニ於テ尤モ急劇ナルモノナリシ。

又七年ノ法制ニハ面談ト照會ト一度々々ニ互ニ用ヒタリ、或ハ事ノ速ニ決センコトノ爲メニハ照會ヨリモ寧ロ簡略ノ啓文ヲ用ヒ、而シテ照會ニセヨ啓文ニセヨ最初ノ皮切ニ用ヒ、最後ノ結局ニ用フルノ外ハ總テ面談ヲ用フルコト便捷ナルニ似タリ。

但シ面談中其要點ノ處ハ筆記シテ彼レニ示スコト最モ便ナリ。其故ニ彼レ退イテ其筆記ヲ證據トナシテ彼レノ内閣ノ議ヲ決スルヲ得ベケレバナリ。

今試ニ最初ノ口開キノ啓文ヲ草シテ取捨ニ供ス。

十八年三月六日 於長崎

查上年朝鮮漢城事變竹添公使以所隨帶兵員入衛實國恭國王臺命孝信國璽危急相護崙全友邦之誼而韓人在外者與貴國兵辨俄前來王宮攻圍公使放槍相迫致使公使不獲已防守相當蓋兩國交誼具存條規未可以疑似形迹遽破和啓衅況乎秉權大臣躬代一國義不可凌犯則孝之公法責有所歸矣當時我國商民遭害者數十人據生還者提供云其中若干名係爲貴國兵所兇殺此刀怨仇相視深堪駭異我政府諒貴政府素重和好此度之事兵辨擅興蓋起匆卒並非貴政府之意懲前善後必有公正辨法矣我政府特派本大臣辨理事宜事關大局不容汗漫本大臣乃盼從速辨護言歸干好不致另生技節

兩國派員各々查明事實而所查互有異紛紛料相詰何時窮極但提大要前日之事我公使在中衛王固居守地貴國兵辨從外前進勢在攻地夫兩兵相嚮如火氣之發當此之時百方用意務取平穩手段此從外前進者之責也漢城固有貴國駐留領事卽有挽轍由平和塗轍使价相答或往問晤商不妨好意豈無道耶使貴國武辨稍有平靜用意自可裕有餘也矣乃列隊布陣排門前進而銃火亂發三方攻圍夫駐留公使代表一國躬不可犯貴國兵辨獨不能投鼠忌器乎哉想此時事情匆率貴國兵辨未知我公使實奉有王命自有亂黨而無竹添公使決意自進于攻地耳事案之起職由于此

本大臣特派大使ノ任ニ充テラレ、日清交渉ノ事宜ヲ辨理ス、蓋シ我皇帝日夕東洋ノ大局ヲ顧念シ益交誼ヲ固クセンコトヲ思ヒ玉フ。

本大臣ハ職機務ニ參シ、宮廷ニ密勿ス。旨ヲ奉ジテ周旋シ專ラ和好ヲ敦クシ長計ヲ籌商シ以テ遠猷ヲ宏ニシ、敢テ或ハ謬マラザランコトヲ期ス。而シテ獨リ朝鮮ノ案件ヲ辨理スルニ止マルニ非ザルナリ。

朝鮮ノ事其ノ如何カ辨理スルハ仍ホ尋常交際ノ通法ニ憑リ議商シテ案ヲ了スベシ。
我皇帝特ニ端揆ニ簡ビ、程ヲ歷テ前來セシハ、務テ誠信相乎シ庶幾クハ將來燕越相視ルノ弊アルヲ致サザルヲ欲スレバナリ。

蓋シ守内ノ大勢今古一變シ各國交際互ニ消長ヲ爲ス、我國ト貴國ト東洋ニ屹峙シ、輔車唇舌ナラズ、誠ヲ開テ相待テ文時ヲ漸磨シ交々福祉ヲ介ケ纔ニ以テ東洋ノ大局ヲ成ス可シ。
想フニ貴王大臣識高ク視ルコト遠シ、必既ニ符ヲ合セ節ヲ同クスル者アラン。
乃チ朝鮮ノ如キハ我國待ツニ友邦ヲ以テシ厚クスルニ隣宜ヲ以テシ、助ケテ其美ヲ成ス他意

アルニ非ズ。亦貴政府ノ諒スル所ナリ。

上年朝鮮ノ變ニ至テハ不幸ニシテ日清交渉ノ案件アルヲ致シ兩國ノ交誼ニ關シ事情細ニ非ズ
惟フニ貴政府ハ意ヲ大局ニ留ム。公ヲ秉テ處辨シ暨ヒ善後ノ事宜ヲ商シ以テ永遠ノ交誼ヲ全
クスルヲ吝マザルハ本大臣ノ深ク諒スル所ナリ。

本大臣京ニ來リ貴王大臣ト晤叙スルコトヲ得、略ホ使命ノ在ル所ヲ聲明シ以テ相乎スルヲ期
ス。

伊藤大使清國王大臣トノ談話筆記要略

千八百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北京府總理衙門ニ於テ伊藤大使ト清國王大臣トノ第一
回會見行ハレ晤談ス、我ニ在テハ公使榎本武揚、議官井上毅大書記官、伊東巳代
治、鄭權大書記官、吳書記官陪席シ彼ニ在リテハ慶群王ヲ初メ閣敬銘副錕鄧承脩錫
珍徐用儀許榮陪席ス、通辯ハ鄭權大書記官清語ヲ以テ之ヲ爲シ、伊東書記官和文ヲ
以テ筆記シ、後之ヲ英文ニ譯セリ、要略次ノ如シ。

大使 我大皇帝陛下本大臣ヲシテ茲ニ恭シテ大清國大皇帝ノ壽康萬福帝祚無疆中外友誼日ニ厚
ク官民永ク其慶ニ賴ルコトヲ願セシム。

王 我大皇帝陛下亦恭シテ大日本國大皇帝ノ壽康萬福帝祚無疆ヲ賀ス。

大使 本大臣今次特派大使ノ任ニ當リ前來シタルハ、貴國トノ交渉事宜ヲ辦理スル爲ニシテ我

皇帝陛下ハ東洋ノ大局ヲ顧念シ、貴我ノ交際益親密ナランコトヲ望マセラル、ニ因ルナリ、
王 我皇帝陛下モ同ジク貴國ト永遠ノ知好ヲ望マセラル、ナリ。

大使 本大臣ハ職機務ニ參シ宮廷ニ密勿シ直接ニ 陛下ノ命ヲ承ケテ事ヲ執ルモノナリ。素ヨ
リ本大臣ヲ簡派セラレタルモノハ永遠兩國ノ和好ヲ敦クシ、長計ヲ籌商シ、以テ遠猷ヲ宏ニ
シ、敢テ或ハ謬ラザルコトヲ期ス。獨リ專ラ兩國間ノ案件ヲ商議辦理スルニ止マラズ、猶ホ
誠信相孚シ兩國ノ好和ニシテ愈敦厚ナラシメントスルニ在リ。此他陳述スベキ事多々アリト
雖モ追テ陳述セン。

王 貴國ト我國ト同地歩ニ居ルコトハ論ヲ待タザレバ、兩國平和ヲ重ンズルハ相均シカルベシ
故ニ貴國ノ望マル、事ハ厚ク承ラントス。

大使 既ニ諒知セラル、如ク、今日ノ形勢ハ百年前ノ舊天地ニ非ズ。宇内各國互ニ交通往來シ
テ各消長ヲ爲ス、抑モ貴國ト我國トハ共ニ東洋ニ在リテ均シク帝國ヲ爲シ輔車雷ナラズ、愈
其交際ヲ親密ニシ双方誠ヲ開テ事ヲ處シ、共ニ文明ヲ漸磨シ兩國ノ開化ヲ進捗シ、以テ東洋
ノ大局ヲ爲スコト實ニ兩國ノ大要事ト云フベシ。

王 高説ヲ承リ貴國 皇帝陛下ノ宏猷ヲ我皇帝陛下ニモ深ク欣幸セラル、ナルベシ。

大使 想フニ貴國大臣識高ク視ルコト遠シ、必ズ既ニ符ヲ合セ節ヲ同クスル者アラン。今爰ニ

本大臣ノ辦理セントスル所ハ昨年朝鮮ニ於ケル事件ナリ、而シテ豫メ一言セザルベカラザル
モノハ、我ノ朝鮮ニ對スルニ友誼ヲ盡シ助ケテ其美ヲ成スノ外他意ナキヲ貴王大臣ニ於テ深
ク諒察セラレンコトヲ望ムナリ。

客歲辨地ニ於テ貴國ト我國トノ交渉ノ事件アリ、兩國ノ交誼ニ關シ事情細小ニ非ズ、惟フニ
貴政府ハ意ヲ大局ニ留ム、公ヲ秉テ處辨シ暨ヒ善後ノ事宜ヲ商籌シ、以テ永遠ノ交誼ヲ全フ
スルコトヲ吝マザルハ本大臣ノ深ク諒スル所ナリ。

王 兩國ノ交誼ニ關係シ事情重大ナルハ貴意間然スル所ナシ、貴國ノ高案甚ダ宏遠ナルヲ知ル
大使 既ニ陳述シタル要綱ヲ復ビ云ハン、今次本大臣ノ前來シタルハ我 皇帝陛下ノ勅命ニシ
テ、其目的トスル所單ニ朝鮮ニ起リタル貴我ノ交渉案件ヲ商辨議定スルノミナラズ、貴國ト
我國トノ懇親ハ益密ナラザルベカラズトノ我 皇帝陛下ノ 聖慮ヲ貴國皇帝陛下ニ上聞貫徹
スベシトノコトナリ。

王 反覆高論ヲ得テ能ク貴意ノ在ル所ヲ了知セリ。當方ノ意見モ皆同一ニシテ敢テ異ナルコト
ナシ。

大使 唯今開陳シタル事ニ付テ貴國ト四五個條ノ談議ヲ要スルコトアレトモ、畢竟談判ニ係ル
ヲ以テ爰ニ開説スルヲ要セズ、唯々四五個條ノ要項アリト云フヲ告グルニ止マルベシ。

王 諾了。

大使 今述べタル事ノ大意ヲ筆寫シ置キタレバ幸ニ貴覽ヲ乞フ。(此時漢文書 取ヲ示ス)

王 此書面ヲ拜見シテ逐一教ヲ了セリ、即チ本國大臣等ノ意見モ亦貴國ノ所見ニ同ジ。

大使 兩國交渉ノ事件ニ關シ雙方ノ大臣ハ各國家ノ重事ヲ擔任ス、其ノ責甚ダ重シト云フベシ

若シ雙方疑ハズ誠ヲ開テ事ヲ處スルトキハ一時人民ノ意向ニ協ハザルコトアルモ双方和局ヲ

重ンジ意氣投合スルニ於テ之ヲ辨理スルコト難キニ非ズ。即チ本大臣ノ奉ズル所ノ命ハ和局

ヲ重ンズルニ在リ、貴王大臣ノ所懷モ亦此ノ如クナランヲ信ズ。

王 總テ事ヲ辨ズルニ平和ヲ以テ旨トス、何事カ能ク辨セザラン、我ニ於テモ必ず平和ヲ旨ト

シテ貴諭ニ應スル所アルベシ、唯今ノ書面ハ當方ニ留ムルモ不可ナキ歟。

大使 不可ナシ、貴方ニ於テ深思熟慮アラントコトヲ望ム。本大臣ハ我 皇帝陛下ノ命ヲ奉ジテ

和局ヲ冀フト雖ドモ、若シ貴王大臣ニ於テ輕々之ヲ視ラル、ガ如キアラバ、兩國ノ交誼上容

易ナラザル變ヲ生ズルニ至ルモ亦逆メ知ルベカラズ。

王 本王大臣素ヨリ平和ノ結局ヲ望ム、殊ニ案件ヲ辨ズル上ニ於テ貴意ノ在ル所ハ最モ賛成ヲ

表スル所ナリ。或ニ和局ト云フ標準ヲ失ハザランコトヲ期ス。

大使 是レ我 皇帝陛下ノ深ク望マラル、所ナリ。大臣ハ日ク 陛下ニ奉侍シ、今此欽命ヲ受

ケテ前來シタルモノハ蓋シ和局ヲ望マセラル、陛下ノ 聖意ヲ致スニ在リ。

王 貴國ノ趣意此ノ如クナレバ何事カ辨セザルヲ憂ヘシヤ、唯タ其方法如何ニ於テ難事ニ屬ス

ルコトアルモ、深ク注意措辨セバ容易ニ完結セン。

大使 貴國ト我國トハ所謂輔車唇齒ノ關係アルヲ以テ、唯タ今日ノ和好ヲ敦クスルノミニ止マ

ラズ、猶ホ將來相扶ケテ兩國ノ振興ヲ圖ラザルベカラズ。之ヲ爲ス兩國須ラク合和一致セザル

ベカラズトス。此事タル素ヨリ一席ノ談ニ非ズト雖モ、本大臣今ニ及デ我 皇帝陛下ノ 聖

意ヲ聲明スルヲ要ス、唯タ貴國ニ於テモ方針ヲ同フシ一途轍ニ出テラレンコトヲ希フノミ。

王 和局ヲ旨トシテ兩國交渉ノ案件ヲ商議シ、且俱ニ將來ノ事ヲ圖ルノ肝要ナルコト洵ニ貴意

ノ如シ我ニ於テモ能ク熟慮スル所ナレバ決シテ輕忽ニ附シ去ルコトナシ。

大使 貴方ノ意見我ト投合スレバ必ず、平和ノ完結ヲ得ルコト疑ヲ容レズ。

王 彼此同意見ナルヲ信ズ。

大使 今次辯議スベキ交渉ノ案件ハ本大臣ノ命ヲ受クル所、即チ貴國輦轂ノ下ニ於テ貴國全權

大致ト開談スルニ在リト雖モ、聞ク所ニ據レバ既ニ談判ノ命ヲ李鴻章ニ下サレシト、此事ニ

付榎本大使ヲ以テ報道セシ如ク、我ノ望ム所兩國ノ交誼ヲ保續スルニ在ルヲ以テ、或ハ恐ル

本大臣ト均一ノ全權ヲ有セザレバ其談判ノ方法ヨリ意ニ大局ヲ破ルノ虞ナシトセザルナリ。

我ニ於テハ京ニ於テ開談スルヲ至當ト思考スト雖モ、貴方ニ於テハ本大臣ノ天津ニ赴クヲ至當トセラル、歟(言未ダ終ラザルニ)

王 貴大臣今京ニ來リ、榎本公使ノ談ニ同ジク尋ヌルニ全權ノ事ヲ以テセラル、既ニ此事ハ李ヲシテ談判セシムルヲ充當ナリトスル我 皇帝陛下ノ 翰旨ニ出ヅ、故ニ李鴻章全權ヲ帶ビテ北上スルヲ至當トスト雖モ、如何セン目下海防ニ急ナリ、李驟カニ上京スルヲ得ズ、寧ロ彼地ニ於テ開談セラレバ我ノ便宜之ニ過ギザルナリ。

大使 李ト談判スルニ當リ事ノ結末ニ於テ畫押蓋印ノ權ヲ李ニ付與セラレタリト、聞キタレド兩國大事ヲ商議スルニ當リ必ズ互ニ其ノ全權ヲ疑フニ非ズ、苟モ一國ノ事ヲ議スル寸歩ヲ誤マルトキハ容易ナラザルコトヲ生ズルヲ以テナリ。故ニ最モ鄭重ヲ旨トシ豫メ查明スルヲ要ス。

王 李ハ外國ト條約等ノ事ニ通熟スルヲ以テ、事重ケレバ彼ニ委任ス。全權ハ他ニ異ナルコトナシ、唯タ名儀ニ於テ異ナルモ其權域ハ充分ナルモノナリ。書面ハ明日貴大臣ノ臺下ニ贈ルベシ。

鄭 今回李ニ委任セラレタル原因ニアリ、官位並隆ク能ク事ニ熟シ且平和説ヲ執ル其一ナリ、本務ヲ捨テズ貴大臣ト開談スルノ便アル其二ナリ。

初メテ李ガ直ニ開談スルハ甚ダ便利ナリト思ヒ、貴大臣入京ノ事ハ心付カザリシ、貴大臣既ニ入京セラレタルノ後、再ビ天津ニ赴カンコトヲ乞フ本大臣洵ニ痛心ニ堪ヘズ。

大臣 其事ハ一應辨セザルヲ得ズ、尋常ノ事ナレバ双方ノ使臣互ニ委任狀ヲ照シ合セ開談スベキナレドモ、本大臣ノ命タル我 皇帝陛下ヨリ直ニ受ケテ之ヲ貴國皇帝陛下ニ告ゲ奉ルベク畢竟直接ノ使節ナルガ故ニ、先ヅ謁見ヲ得テ此事ヲ述ベント思ヘリ。李ノ如キ如何ナル人歟ヲ知ラズト雖モ、素ヨリ決シテ一國ノ君主ト同ジク之ヲ視ルコト能ハズ、又隨テ彼ニ君主ト同一ノ信ヲ措クコト能ハザルナリ。故ニ入京敢テ謁ヲ乞ヘリ。

鄭 當方ニテハ夫程マデニ心付カザルナリ。貴大臣頭等ヲ聞キ仰慕殊ニ深シ、李モ亦我國第一流ノ人ナリ、而シテ稍ヤ貴大臣ニ對スルニ足ラン歟、故ニ我皇帝諭ヲ李ニ下スナリ。

大使 本大臣將ニ命ニ應ジテ天津ニ下ラントス。唯望ム李中堂亦貴王大臣ノ旨ヲ旨トシ、本大臣ニ對フニ貴王大臣ノ高見ト符節ヲ合ハセンコトヲ。

(明治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寫之)

第二回會談筆記要略

第二回會見ハ千八百八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午後三時北京日本公使館ニ於テ行ハレ我伊藤大使ニ榎本公使伊東書記官鄧權大書記官鄧御用掛陪席ス彼ハ慶郡王ニ副覬鄧承脩及總辦兩名陪席ス、晤談ハ鄧御用掛清語ヲ以テ通譯シ伊東書記官之ヲ和文ニ筆記セリ。

王 貴大臣ニハ明日何時發京セラ、歟。

大使 未ダ定ラズ、然レドモ成ルベク早曉ニ發軔センコトヲ期ス。

副覬 路次ハ水陸孰レヲ取ラル、歟。

大使 通州マデ陸行シ、夫レヨリ舟行セントス。

副覬 舟行ハ逆風ノ時不便ナルベシ。

大使風ニ妨ゲラル、時ハ陸ニ上リ驢ニ騎ルベシ。

王 若シ然ランニハ甚シキ困難ナルベシ。

大使 如何ナル困難ニテモ耐忍スベシ。

副覬 陸路ハ水路ニ比セバ一日早ク天津ニ着クベシ。

大使 路次ノ都合風ノ次第ニ依リ必ズ定リタルコトニモ非ズト聞ケリ。

王 貴大臣ニハ到京以來事務繁忙ノ爲メ殆ンド休憩ノ暇ナカリシナラン。

大使 本大臣事務ニ繁忙ナルハ本國ニ於テモ猶ホ然リ(暫ク靜默)本大臣將ニ京ヲ辭セントスルニ

際シ、貴國大臣ノ枉駕ヲ辱フシ謝スルニ辭ナシ。昨日英國代理公使來リ告テ曰ク、時宜ニ依

テハ本大臣奉ズル所ノ使命大概ヲ貴王大臣ニ開陳スベシ、然ラバ貴國大臣モ亦答フルニ所懷

ヲ以テセラルベシト、然ルニ此事ハ曾テ榎本公使ヲ以テ屢貴王大臣ニ望ミタルニ、幸ニ本大

臣ノ所說ヲ聰聽セラルベキモ、貴國大臣ニハ所懷ヲ垂示スルヲ肯セラレザルトノコトニ付、

本大臣敢テ之ヲ開說スルモ更ニ其詮ナキヲ知ルニ因リ、竟ニ其事ヲ思ヒ止マリタリキ。如何

ナル行違歟英國代理公使ハ昨日總理衙門ニ到リタルノ後復タ我公使館ニ來リ報ジテ曰ク既ニ

貴王大臣ニ謁シ告グルニ委曲ヲ以テシタルニ因リ貴王大臣ニハ本大臣ノ所說ヲ聽聞シテ後、

貴意ノ在ル所ヲ以テ本大臣ニ垂教セラレンコトヲ肯諾セラレタリト、本大臣素ト此地ニ在テ

開談スベキ胸算ナリシト雖モ、貴政府ノ便宜ヲ謀リ、務メテ貴意ニ應ジテ下津スルコトニ決

セリ。是レ全ク和衷ヲ盡スノ意ニ出ヅルナリ。然ルニ今幸ニ英國代理公使ノ通報アリ、本大臣未ダ其信僞ヲ詳ニスル能ハズ、敢テ之ヲ貴大臣ニ問フ。

王 昨日英國代理公使ノ總理衙門ニ來リ談其事ニ及ビタルハ事實相違ナシ。時ニ本國公使ニ告テ曰ク、貴大臣ノ尊諭其詳細ニ涉ルアレバ乃チ自ラ日子ヲ費スト雖モ、幸ニ其大概ヲ示サンニハ本王大臣敬ンデ高諭ヲ仰グベシト、蓋シ本王大臣等切ニ其概略ヲ垂示セラレンコトヲ請フハ、乃チ貴我ノ間ニ和衷ヲ盡サントスルノ情ニ出ヅルナリ。

榎本 夫等ノ事ハ英國代理公使ヲ煩ハスヲ須ヒズ、直ニ垂問セラルレバ可ナリ。到底聽テ答ヘズト云フヲ以テ、大使モ已ムコトヲ得ズ其儘京ヲ辭スルニ決セラレタリ。

王 本王大臣案件ニ關シテ斷言決答スルヲ得ズト雖モ、互ニ談論シテ各胸懷ヲ盡クス何ゾ妨ゲンヤ。

大使 然ラバ誠ニ幸ナリ、先ヅ其大概ヲ摘ンデ開陳セン。唯ダ過日拜晤ノ節大意ヲ述ベタル如ク、其事要兩國將來永遠ニ隣交ヲ厚フスルノ趣旨ヲ以テ決答アラシコトヲ望ムニ在リ。然レドモ此事關スル所細少ニアラズ、貴王大臣意ヲ大局ニ留メ、敢テ其事ヲ輕視セザランコト本大臣ノ深ク諒スル所ナリ。願クハ貴王大臣高見ノ在ル所ヲ示サレンコトヲ。

王 貴大臣ノ垂教ヲ辱フス。本大臣ノ欣幸トスル所ナリ將ニ是ヨリ、閑話ニ及バントス。

大使 既ニ知ラル、如ク昨年朝鮮ノ事變不幸ニモ延テ貴我兩國ノ間ニ交渉ノ案件アルヲ致ス。若シ此儘經過セバ遂ニ甚シク兩國ノ交際ヲ損フニ至ラン。故ニ双方誠ヲ開テ此案件ヲ處辨シ刻下兩國ノ間ニ横ハルノ障礙ヲ排除シ、以テ和好ヲ將來ニ全フセントス。是レ本大臣使命ノ目的ナリ。蓋シ此事實ハ貴王大臣ノ既ニ知悉スル所ナラン。乃チ過般朝鮮ノ京城ニ駐紮スル貴國兵ハ理不盡ニモ我公使及ビ其護衛兵ニ對シテ攻撃ヲ加ヘタルノ一事ニシテ、我國ニ取リテ甚ダ重大ノ案件ナリ。本大臣ハ貴政府ト商議ヲ盡シ之ヲ妥結セント欲ス。其主要ハ到底貴我兩國ノ兵ヲ京城ニ駐在スルハ偶日清兩國ノ和好ヲ毀傷スルノ憂アリ、將來ノ長計ヲ籌商シ大局ヲ顧全スルニ於テハ一日モ此現狀ヲ存續スベカラズ。故ニ先ヅ兩國此駐兵ヲ撤回シテ將來ノ禍因ヲ除カント欲スルニ在リ。

王 貴政府ノ意蓋シ貴我兩國ノ兵共ニ撤回スベシト云フノ義ナル歟。

大使 我兵ヲ朝鮮ニ留ムルハ兩國ノ間和好ヲ存續シテ情誼敦厚ナルニ拘ハラズ、前年彼國ノ亂民忽然襲撃シテ兇暴ヲ逞フシタルニ始マル、其事アリテヨリ止ムヲ得ズ朝鮮政府ト條約ヲ訂成シ我公使館ヲ保護スル爲ニ京城ニ兵辨ヲ駐紮スルノ權ヲ約セリ、然レドモ該條約ニ在ル如ク、時宜ニ仍リ其兵員ヲ減ジ或ハ撤回スルコト我國ノ酌定便宜ニ任スナリ。

王 本日ハ圖ラズ聲咳ニ接シテ閑談ニ時ヲ移シ殊ニ高説ヲ聽クニ隨テ得ル所益多シ。

大使 本大臣ノ既ニ叙述シタルモノハ唯ダ撤兵ノ事ニ止マル、本大臣談判ヲ要スルノ件ハ此ノ事ニ止ラズ、昨年京城ニ於テ我公使國王ヨリ保護ノ依頼ヲ受ケ、躬ヲ護衛兵ヲ率テ王宮ニ赴ケリ。時ニ貴國ノ兵ハ突然我公使並ニ我兵ニ對シテ銃撃ヲ加ヘタリ。蓋シ貴國ノ將官此ノ如キ不法ノ所爲ヲ犯シタルノ結果ハ、我國ノ榮譽ヲ損害シタルモノニシテ、或ハ恐ル是レガ爲ニ兩國ノ交誼ヲ傷クルニ至ランコトヲ。故ニ本大臣ニ於テ此ノ如キ不法ノ銃撃ヲ加ヘタル貴國將官ニ相當ノ處分ヲ施サレンコトヲ要求スルハ我國ニ於テ止ムヲ得ザルモノト認ムルナリ

王 是レ貴大臣談判ヲ要セラル、ノ一目ナル歟。

大使 然リ、是レ昨年ノ變亂ニ關係シタル事ナリ、其外我兵ニハ非ザレドモ朝鮮京城ニ居城セル商民其他自己ノ商業ヲ營ミ、或ハ私用ヲ帶ビテ朝鮮ニ羈留シタル者、即チ力ヲ以テ自ラ防禦スルコト能ハザル者多ク、朝鮮人ニ殺サレ又貴國ノ兵士等ニ殺サレタル者數人アリ、此殘殺ヲ蒙リタル我臣民ノ爲ニハ我國ノ承諾スベキ至當ノ満足ヲ與ヘラレンコトヲ貴政府ニ要求スルハ我政府ニ於テ至當ノ要求ト認ムルヲ以テ、之ヲモ貴國政府ニ提出シ談判ヲ遂ゲント欲スルナリ。

王 即チ昨年京城ニ在テ亂民ノ爲ニ殺サレタル貴國臣民ノ事ヲ云ハル、歟。

榎本 (鄭書記生ヲシテ再言セシメテ曰ク) 否貴國兵ノ爲メニ殘殺セラレタル者ヲ云フ。

大使 (榎本公使ニ對シテ曰ク) 然リ (再ビ王大臣ニ對シテ曰ク) 其他ノ事ハ結局兵ヲ撤回シタル後更ニ善後ノ事宜ヲ籌商シ將來朝鮮ニ於テ再ビ過般ノ如キ事變ヲ起サバル爲メ日清兩國ノ和好ヲ妨害スベキ障礙ヲ排除スル等ノ計畫ニ係ル、是等ノ事項ハ談判整フニ臨デ徐々ニ提出スベシ。

王 前日初メテ拜晤ノ節、閣下ノ我國ニ對シテ和好ヲ重ンゼラル、ノ旨ヲ仰グ、本王大臣ニ於テモ永ク兩國ノ間ニ隣誼ヲ保續シテ益々親厚ナランコトヲ希望スルノ外アラズ。貴大臣談判ヲ要セラル、ノ事項、即チ既往及ビ將來ニ關スルモノ、如キハ李中堂ノ老成卓見ヲ以テ貴大臣ト之ヲ商議セラル、ニ於テ速ニ妥當ノ局ヲ結ブニ至ルベキハ本大臣ノ信ジテ疑ハザル所ナリ。況ヤ其既往ニ渉ル事項ノ如キニ於テヤ。

大使 既ニ過日モ詳述シタル如ク、我 皇帝陛下ノ特ニ本大臣ヲ派遣セラレタル所以ノモノハ貴國政府ト此等ノ案件ヲ商議辨理シテ以テ貴我兩國間ノ交誼ヲシテ益敦厚ノ城ニ進メントノ聖慮ニ出ヅルナリ。其案件ノ如キハ前ニ朝鮮ニ於テ起リ、現ニ形述ヲ遣スノ事實ニシテ、我臣民ノ激動甚ダ熾ナルヲ以テ我政府ニ於テ之ヲ藐現シ去ル能ハズ。猶ホ貴我兩國間ノ和好ヲ重ンズルノ精神ヨリスルモ、速カニ此案件ヲ妥結スルハ必要止ムベカラザルモノト認メザルベカラズ。事體ノ關スル所實ニ細小ニ非ズ、布クハ貴王大臣敢テ之ヲ輕視スルコトナク、深ク考ヘ遠ク慮リ以テ事ニ處セラレンコトヲ、是レ我 皇帝陛下ノ聖慮ニ出ヅ、本大臣ノ爰ニ

貴國政府ニ代表スル所ナリ。

王 其事タルヤ朝鮮ニ於テ起リタル既往ノ事蹟ニ屬ス、既往ニ屬スルノ事ヲ以テ先ニ妥結スルヲ得バ、將來ノ事ハ延テ妥結ニ至ルベキナリ。且ツ將來ノ事ニ至テハ貴大臣識高ク現ルコト遠シ、加フルニ多年ノ經驗ニ依テ兩國ノ爲ニ將來益隣誼ヲ厚フスルノ長計ヲ籌畫セラルベキハ本王大臣ノ目ヲ拭フテ待ツ所ナリ。

大使 貴王ニシテ此言アリ、景仰ノ念愈深シ、苟モ事ヲ議スル各誠心ヲ開テ伏臘スル所ナク、既往ニ係ルノ事項ヲ妥結セバ勢ヒ自カラ將來ニ關スルノ事項ヲ商定スルニ至ルベシ。貴王ノ高諭誠ニ然リ本大臣之ヲ聞キ満足ノ至ナリ。既往ニ渉ルモノハ現ニ形迹ヲ遺スノ事實ナルヲ以テ、必ズ之ガ妥結ヲ求メザルベカラズ。而シテ將來ニ關スル事ハ各意衷ヲ盡シテ之ガ宜シキヲ商定セザルベカラズ。兩國間ノ交誼ヲシテ益敦厚ナラシムルノ要實ニ此ニ在リ。

王 重ネテ尊諭ヲ辱フシ、自カラ釋然タルヲ覺ユ。既既ニ關スルノ事ハ双方ノ間ニ協議ヲ盡シ之ガ妥結ヲ致スベシ我方ニ於テハ道理ノ在ル所ヲ述ベ、貴方ニ於テモ道理ノ在ル所ヲ述ベシ。是非曲直ノ存スル所双方談論ヲ盡シテコソ始メテ協議ノ點ニ至ルベシ。李中堂和局ヲ旨トシテ此事ヲ辨商セントス、貴大臣ノ尊意モ亦鄰誼ヲ厚フセントスルニ在リ、双方ノ意氣已ニ相投合ス、今回ノ案件ヲ商定スル何ノ難キコトカ之アランヤ。

大使 孰レトモ其コトノ曲直ハ貴國全權大臣李中堂ト論議スベシ。本大臣ニ於テハ我國ノ所見ヲ以テ李中堂ニ提出スベシ。幸ニ本日親シク貴王大臣ノ聲咳ニ接シテ我意衷ヲ盡クスモノハ抑モ貴王ハ外務ヲ總理スルノ主宰ニシテ、貴大臣ハ補弼ノ要職ニ在ルヲ以テ、信ヲ貴王大臣ニ措キ、事ノ和局ニ歸スルヲ願フノ誠意ヲ致スニ在リ。我誠意ノ在ル所李中堂ニモ達シ、中堂ノ本大臣ニ於ケル、貴王大臣ノ已ニ詳述セル和局ヲ重ンズ、隣誼ヲ厚フスルノ旨ニ背クコトナカラシ信ズルナリ。

王 今回談判ヲ要セラル、ノ件ハ既ニ貴大臣ノ垂示セラレタル件々歟。

大臣 然リ、即チ本大臣談判ヲ要スル件々ナリ。

鄧承脩 既往ニ屬スルモノニ至テハ其事是非曲直ニ渉ルノ疑案ナリト云ハザルベカラズ。我ニ在テハ我欽差ノ報告其他種々ノ公信或ハ新聞紙等ノ報ズル所ニ依リ、既ニ其事實ヲ詳述シテ細大既ニ明晰ナリ。大體ヨリ論ズルトキハ孰レニモ曲直ノ點アリト思ハル、本大臣等素ヨリ實地ニ臨テ其事實ヲ查明シタルニ非ズト雖モ、要スルニ該件ハ今一層詳密ノ查明ヲ要スベキノ疑案ナリト認メザルヲ得ズ。更ニ之ガ查明ヲ爲スニ於テハ雙方中正ヲ旨トシテ偏頗ノ心ヲ去リ、互ニ誠衷ヲ開テ伏臘スル所ナク、專ラ和好ヲ重ンジテ事ニ處セバ容易ニ案ヲ結ビ事ヲ了センコト必セリ。

鄧承脩 既往ニ關スルノ事ナルヲ以テ、今鄧大臣ノ説ノ如ク更ニ其事實ヲ查明セバ事必ズ和好ニ歸センコト疑ナシ。既往ニ關スルノ事件ヲ處分スルハ難キニ似テ却テ易シ、將來ノ事ハ易キニ似テ却テ難シ。

大使 鄧大臣ニ一言セン、日清兩國間ノ交誼ヲ鞏固親睦ニスルノ利害ハ更ニ喋々スル迄モナク貴大臣モ亦能ク熟知セラル、ナラン。貴國ト我國トハ東洋ニ屹峙シ輔車膏ナラズ、將來互ニ力ヲ戮セ扶ケテ以テ東洋ノ大局ヲ爲スベキニ、却テ相互ノ間ニ争ヲ起シ、他人ノ爲ニ得策ナリトスル歟、貴大臣誠高シ、想フニ必ズ其然ラザルヲ知ラン、苟モ兩國ノ政府ニシテ其意氣相投合スレバ則チ人民隨テ益親睦スベシ。兩國政府ノ意氣相投合スルナクンバ兩國人民ノ意モ亦何ゾ能ク相投合スベケンヤ。故ニ刻下ノ案件ヲ商定シテ以テ兩國ノ微衷ヲ銷シ、將來ニ於テ力ヲ戮セ相扶ケテ以テ東洋ノ大局ヲ成スベキヲ謀ルベシ。將來ノ事モ亦難キニ似テ難キニアラザルナリ。

鄧承脩 高論ヲ聞キ感慨ノ至ニ堪ヘズ、曾テ榎本公使ノ説ニ、日本朝鮮其他東洋ノ各國孰レモ富強ヲ増スノ策ヲ講ゼザルベカラズト、本大臣ノ所見モ亦其外ニ出デズ。各力ヲ盡シテ以テ富強ヲ謀ルベキナリ。過日貴大臣ノ尊話ニ、今回ノ件貴國人民ノ感觸ヲ激發シ、其勢ヒ熾ナリト、尊話ノ如キ事情ハ我國ニモ存スルナリ。

大使 其事ニ付テハ貴大臣宜シク深く考フル所アレ、乃チ朝鮮變亂ノ際我ヨリ何等不敬ヲ加ヘ或ハ何等兇害ヲ加ヘタルコトナシ。之ニ反シ我臣民貴國ノ兵辨並ニ臣民ヨリ兇害ヲ加ヘラレタル者其數少々ニ非ズ。然レドモ素ト貴政府ヨリ命ジテ此兇害ヲ加ヘラレタリト云フニハ非ズ、唯々貴國兵恣マニ兇害ヲ我國人ニ加ヘ、我ヨリ何等害ヲ貴國兵民ニ加ヘタルコトナキハ更ニ争フベカラザルノ事實ナリ。双方ノ所爲甚ダ異ナリ。貴大臣幸ニ其相異ナル所ニ就テ考察ヲ下サバ自ラ釋然スル所アラン。

王 双方相互ニ推察ヲ以テ事ヲ議スルコトナキヲ要ス。本王大臣モ亦貴大臣ニ於ケル如ク實地ニ臨ンデ事實ヲ查明シタルニ非ズ。現ニ其事ニ與リタル者ハ竹添公使及ビ我將官兩名ノ外アラズ。然レドモ其報ズル所ニ就テ偏信セバ双方懸疑ヲ免レザルベシ。

大使 竹添公使ヲ糺問シテ得タルノ事實ニ付テハ本大臣素ヨリ其責ニ任ズベシ。而シテ双方更ニ此事ヲ查明スルニ當テハ専ラ公平ヲ旨トシ、偏頗ノ心アルベカラズ。本大臣素ヨリ公平ヲ秉テ此件ヲ處分セント欲スルヲ以テ、竹添公使ヲ糺問シテ得タルノ事實ニ付、悉ク其責ニ任ゼントス。貴王大臣モ亦中正公平ヲ重ンジ、本大臣ノ素旨ニ背クコトナキヲ信ズ。今回ノ事タル、兩國交渉ノ案件ヲ致シ、當ニ兩國間ニ於イテ妥協結定スベキモノナルヲ以テ、貴王大臣之ヲ尋常ノ裁判事件ト同一視スルコトナカランヲ要ス。

王 貴大臣談判ヲ要セラル、ノ件既往ニ關スルモノト將來ニ及ボスベキモノトノ二段ニ分ルトノ尊意ヲ了セリ。既往ニ關スルノ事項ハ素ト出先キニテ起リタルノ事實ナレバ、之ガ妥當ノ局ヲ結ビ、延テ以テ愈兩國ノ和好ヲ鞏固ニスルニ至ルベキハ敢テ難キニ非ザルベシ。李中堂ノ才幹ヲ以テ貴大臣ト案件ヲ議ス、事ノ曲直速ニ明斷ヲ了センコト疑ナシ。譬ヘバ榎本公使客數人ヲ招テ宴ヲ張ル、偶客中ノ者相爭フテ互ニ鬪搏スル者アリ、東道ノ主人困惑當ナラズト雖モ、其兩人間ノ曲直ハ坐中ノ諸客ニ於テ自ラ公論ノ歸スル所アラシ。

大使 其公論トハ素ヨリ兩國間ノ公論ナラザルベカラズ。國ト國トノ爭ハ兩國ノ間ニ之ヲ決スベシ。其兩國ノ上ニ駕シテ其曲直ヲ判斷スルノ國ハ外ニ在ルベキ理ナシ。今回ノ事モ亦必ズ兩國ノ間ニ於テ公法ニ照シ、以テ其事ヲ決定セザルベカラズ。

王 公法ニ照シテ之ヲ決スル是ヨリ公ナルハナシ、貴大臣終始平和ヲ以テ旨トセラル、李中堂ノ所懷モ亦其外ニ出デズ。双方ノ視ル所符ヲ合シ節ヲ同フス、不日開談ノ時到リ速カニ案件ヲ妥結スルニ足ルベシ。

榎本 今回ノ件ニ付昨年貴王大臣ニ面晤シタルトキ、貴王大臣ノ説ニ、此事タル双方出先ニ於テ兩國兵ノ間ニ起リタル爭鬪ニ過ギズ。兩國政府ノ間能ク協議ヲ遂グルニ於テハ速ニ妥結ヲ得ベシト、而シテ變亂後未ダ幾何ナラズシテ事情愈急迫ナルヲ以テ、我國ヨリ軍艦及ビ兵辨

ヲ派スルノ際、本大臣再ビ貴王大臣ニ見ヘテ我軍艦及ビ兵辨ヲ派遣シタルハ他意アルニ非ズ而シテ全權大使ヲ特派シタルハ朝鮮及ビ貴國ト案件ヲ商定シ和好ニ歸センコトヲ希フノ外ナキ旨ヲ述ベタリ。其時貴王大臣ニモ和好ニ歸センコトヲ願フ旨ヲ述ベタリ。

王 我國ノ素旨和好ヲ重ンズルニ在リ、貴大臣幸ニ意ニ介スルコト勿レ。今回ノ件モ亦必ズ平和ノ結局ヲ成サンコト本王大臣等ノ保證スル所ナリ。

榎本 各視ル所ヲ固執シテ止マザレバ到底論議ノ局ヲ結ブコト難シ。貴王大臣既ニ保證スト述ベラレタリ。本大臣保證果シテ其効アラシコトヲ希フナリ。

王 大使ノ卓識ニ對スルニ李中道ノ達見アリ、必ズ時日ヲ費スヲ須ズ、容易ニ双方妥當ノ局ヲ結ブベキハ本大臣ノ斷ジテ疑ハザル所ナリ。今回ノ件ニシテ妥協ヲ得バ、將來ノ事亦慮ルニ足ラズ。是ヲ以テ今回事件ノ成否ヲ以テ將來ノ慶殃ヲトスルニ足ルベキナリ。

大使 今回ノ事件今日ニ至ルマデ遷延未ダ其局ヲ結ブヲ得ザリシハ、我政府ノ殊ニ惋惜スル所ナリ。疾クニ此事ヲ決シタランニハ事件今日ニ於ケルガ如キ重大ヲ致スニ至ラザリシナラン蓋シ當時朝鮮ニ於テ直ニ局ヲ結ビタランニハ、事體今日ニ於ケルガ如ク熾シニ人民ノ感觸ヲ激動スルコトナカリシナリ。本大臣幸ニ憚カル所ナリ言ヲ盡クスコトヲ得バ、本大臣應ニ云フベシ、貴國ノ舉措甚ダ驕傲ニ失シタリト。

王 兩國自ら視ル所ヲ異ニス、事ノ是非ハ論議一定ヲ待ベキノミ。李中堂能ク其事ヲ了ス、双方誠ヲ開テ商辨セバ速カニ妥協局ヲ結バンコト復タ難キニ非ザルベシ。

大使 前キニ我 皇帝陛下朝鮮ニ全權大使ヲ派遣セラレタルハ、朝鮮ニ於テ直ニ昨年ノ變亂ニ關スル一切ノ案件ヲ商定セントセラル、ノ 聖慮ニ出ヅ。我 皇帝陛下此 聖慮アラセラルルニ拘ハラズ、貴國ニ於テハ更ニ我大使ニ相對スベキ全權ヲ帯ビタル大使ヲ派遣セズ、偶マ京城ニ駐紮スル貴國ノ官吏ハ我大使ノ尋問ニ對シテ何等議スベキノ事ナシト云ヒ、貴我兩國間ニ妥協ヲ計ルノ道ヲ閉塞セラレタリ。

鄧承脩 我大臣ヲ派出シタルコトハ貴國ヨリ先キニ係ルナリ。故ニ如何ナル使節ヲ貴國ヨリ派出セラレタル歟、之ヲ知ルニ由ナカリキ。

榎本 遠隔ノ地ニアリテ双方彼此本國政府ニ付シ稟議スルヲ要スル等ノ煩アルトキハ、事ヲ商定スルノ便宜ニ非ザルヲ以テ、貴政府宜シク全權大使ヲ派遣スベシト當時貴王大臣ニ勸告シタルニ、貴王大臣ニ於テ附與スル如キ全權ヲ貴國ノ使節ニ附與スルコト能ハズト答ヘラレタリキ。

王 我朝廷ノ舊章ニ依リ容易ニ全權ヲ我國ノ使節ニ附與スルコト能ハザレバナリ。

鄧承脩 兩國互ニ猜疑ノ念ヲ挾ミ、相交ルニ信義ヲ以テセズ、燕越相視ルノ極意ニ爭ヲ起シテ

牆ニ闕クガ如キアラバ、他國ノ爲ニ其機ニ乘ゼラレ、漁夫ノ利ヲ占メラル、ニ至ラン。現ニ我大陸ノ北方ニ雄鷲アリ、目ヲ瞋ラシ爪ヲ鋭クシテ朝鮮ヲ睥睨ス。朝鮮ハ我國ノ藩屏タリ、貴大臣之ヲ諒セヨ。

大使 兩國ノ間務メテ誠信相孚シ、益鄰誼ヲ修メテ他國ノ爲メニ乘ゼラル、コトナキヲ謀ルハ本大臣ノ素懷貴諭ニ違フ所ナシ。此目的ヲ達センニハ兩國間ニ存スルノ微嫌ヲ銷遣シ、朝鮮ノ地ヲシテ貴我兩國間ニ爭論ノ種子ヲ培養スルノ田園タラシメザルベク互ニ注意スベキノミナラズ、兩國持待テ朝鮮將來ノ開進ヲ扶翼スルコトヲ務メザルベカラズ。昨年朝鮮ノ變亂ヨリ生ジタル事件ノ如キハ相忍ンデ以テ漸ク怨ヲ滋サンヨリハ、寧ロ道理ノ存スル所ヲ以テ我要求ヲ貴政府ニ提出シ、双方ノ間ニ隔意ナカランコトヲ望ムニ如カズト我廟議一決スル所ニ隨ヒ、本大臣今回ノ使命ヲ奉ズル所以ナリ。貴政府意ヲ大局ニ留ム、苟モ公ヲ秉テ處辨シ、今回ノ事其局ヲ結ビ兩國是ヨリ同ジク朝鮮ノ開進ヲ扶翼スルコトニ力ヲ盡スヲ得ン。我國ノ朝鮮ニ於ケル待ツニ友邦ヲ以テシ隣誼ヲ厚フシ、助ケテ其美ヲ成スノ外他意アルニ非ズ。

王 本王大臣等ノ所懷モ亦毫モ貴說ニ違フ所ナシ。

大使 貴政府ハ前キニ我國ノ朝鮮ニ對シテ他意ナキニ非ズト疑ヒタルモ亦知ルベカラズト雖モ今日ニ至テハ蓋シ釋然了解セラレタルナラント信ズ。

王 苟モ事ヲ了解スルモノハ決シテ貴國ヲ疑ハザルベシ。又貴國貧弱ノ一小國ニ垂涎セザルハ
本王大臣等ノ信ズル所ナリ。
鄧承脩 却テ朝鮮ノ貧弱ヲ憐ミ、之ガ發育ヲ望マル、ノ尊旨ヲ仰グ、本王大臣等モ亦當ニ俱ニ
其宏圖ヲ同フスベシ。

伊藤李天津會談筆記要略

第一回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四月三日午後三時天津直隸總督衙門ニ於テ第三回晤談ヲ試ム。我
出席者ハ伊藤大使、榎本公使、伊東大書記官、鄭權大書記官ニシテ彼ハ李鴻章、吳
大徵、續昌、伍廷芳、羅豐祿ナリ。英文和譯筆記ハ伊東大書記官之ニ當レリ。

大使 (英) 閣下ニハ本大臣ト談判ノ任ヲ受ケラレタル趣公然確知シタルニ因リ、乃チ昨日一書
ヲ寄セ本日面晤センコトヲ望ミ、敢テ閣下ノ便否ヲ問ヒタルニ、閣下幸ニ答フルニ支障ナキ
旨ヲ以テセラレタレバ、本日談判ノ手續協議ノ爲メ且双方全權ノ憑證照合ノ爲メ參趨セリ。
李 (清語羅豐 錄英譯) 先ヅ以テ閣下ノ高諭ヲ承リタシ。

大使 他事ハ偕テ置キ差支ナクバ閣下全權ノ憑證ヲ一覽セン、此事ハ唯ダ一ノ式法ニ過ギザレ
ドモ、本大臣ノ全權憑證モ亦貴閱ニ供スベシ。

李 謹テ貴命ニ應ズベシ。

(此時大使ハ漢譯ヲ附シタル 御委任狀ヲ示シ、李ハ丁寧ニ之ヲ閱了シ、後チ黃絹シ囊ヲ持出シ、内ヨリ一ノ書面ヲ出シテ云フ、則チ本大臣ノ委任狀ハ我皇帝陛下ノ勅諭ニシテ閣下ノ委任狀ニ比セバ甚ダ簡單ナルモノナリ、其文左ノ如シ)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著作爲全權大臣與日本使臣商議事務欽此

大使 是レ即チ貴國政府ノ全權大臣ニ授クル委任狀ノ正式ナル歟。

李 然リ。

大使 此文ニ據テ見ルニ、單ニ日本使臣ト事務ヲ商議スベシト云フニ止マル、本大臣北京ニ在リシ時、總理衙門ハ書面ヲ以テ本大臣ニ保證ヲ與フニ李中堂ハ畫押蓋印和衷定議ノ權アルヲ以テセリ。

李 乃チ貴說ノ如シ。

大使 然ルニ其勅諭ノ文ニハ絶ヘテ是等ノ事ヲ載セズ、故ニ閣下ト協立約シタル條件ヲ、異日ニ到リ貴政府ノ擯斥スルコトアラバ當初總理衙門ノ本大臣ニ與ヘタル保證ト相予盾スルニ非ズヤ。

李 (微笑) 其事全ク閣下ノ方寸ニ存スベシ。閣下若シ本大臣ニ迫マルニ難問ヲ以テシ、本大臣ヲシテ止ムヲ得ズ肯領セザルニ至ラシメラル、コトアラバ、我政府ノ擯斥スル所トナルモ知ルベカラズ。願クバ成ベク難ヲ本大臣ニ負セラレサランコトヲ、又閣下ノ委任狀ニハ總テ訂約スル所ハ後批准ヲ要セザルガ如シ。

大使 本大臣ハ何等ノ條件ニテモ批准ヲ要セズシテ結定スルノ全權ヲ有ス。故ニ本大臣ノ陳述スル所、及ビ一切ノ行爲ハ則チ我 天皇陛下ノ親セラル、ニ異ナルコトナシ。

李 素ヨリ本大臣ハ訂約簽押ノ權ヲ有スト雖ドモ、本大臣ノ閣下ト商定シタル事ハ我皇帝陛下ノ批准ヲ要スルモノタルヲ豫メ閣下ニ告知セザルベカラズ。

大使 其事ハ既ニ之ヲ了セリ、素ヨリ一國ノ君主タルモノ恒ニ一身ニ批准ノ權ヲ保有スルハ論ヲ待タザルコトナリ。然レドモ君主ノ親ラ批准ヲ施スハ其事ヲ可否スルノ實力ヨリモ、寧ロ格式ニ止マルコトハ閣下ニ於テモ承知アリタシ。苟モ貴我全權大臣ノ間ニ商定シタル條件ヲ後チ政府ニ於テ擯斥スル如キハ既ニ格式ノ區域ヲ踰ヘテ其實力ニ涉リ、其事ヲ可否スルモノト云ハザルヲ得ズ。

李 洵ニ尊諭ノ如シ、依ツテ本大臣ハ閣下ニ二個ノ要點ヲ陳述セン。第一苟モ一國ノ君タルモノ果シテ其事ニ批准ノ權ヲ保有ストセバ、我皇帝陛下モ亦之ヲ保有スルモノナルヲ認メザル

ベカラズ。第二閣下若シ大ナル困難ヲ提出シ本大臣ヲ逼迫シテ批准ヲ拒マル、如キ約書ニ蓋印セシムルコトナクンバ、能ク其結約ノ効ヲ全フスルコトヲ得ベシ(微笑)

大使 事情果シテ然ラバ則チ閣下ハ他日貴國皇帝ノ拒マセラル、如キ約書ニ蓋印セラル、ナキヲ信ズ。閣下素ヨリ權威ヲ踰ヘズ、自ラ能ク承諾スベキヲ承諾セバ則チ貴我大臣ノ間ニ結約シタルモノニシテ、他日之ガ批准ヲ拒否セラル、ナキヲ了知セラルベシ。

李 閣下幸ニ我方ニ種々困難ナル情實アルヲ諒察シ、他日我皇帝陛下ノ批准ヲ拒マル、如キ條約ニ蓋印スベク本大臣ヲ逼迫セラレザランコト、是レ本大臣ノ敢テ懇請セザル得ザル所ナリ

大使 種々ノ情實ニ環繞セラル、事ハ双方共ニ均シク輕重ナシ、故ニ閣下モ亦我方ノ情實ヲ諒察セラレンコトヲ望ム。本大臣苟モ一國ノ政柄ヲ執ル、責任輕シトセズ、閣下モ亦一國ノ重キヲ荷フ、故ニ双方同地位ニアルモノナリ他事ハ姑ク置キ、今日ハ先ヅ他ノ場所ニテモ唯閣下ノ便宜ヲ計ルノ外ナシ。

李 閣下若シ此處ヲ以テ會合ノ場所トスルヲ許サル、ナラバ吳續兩大臣モ亦談判ノ席ニ列スルノ便ヲ得ルナリ。

大使 本大臣ノ談判スベキ對手ハ閣下一人ニ止マルヲ以テ、特ニ閣下ノ便否如何ヲ伺フタル譯ナリ。故ニ此席ト定ムルヲ望マル、ハ閣下一人ノ所望ニ出タル事ト認ムルナリ。

李 素ヨリ然リ、閣下ノ對手ハ則チ本大臣一人ニ止マルナリ。幸ニ閣下ノ許ヲ得テ此兩大臣ヲ列席セシムルモ、唯ダ聽聞スルノミニシテ決シテ口ヲ啓カシムルガ爲ニ非ズ。

大使 閣下ニ隨從スベキ人ナレバ其誰タルヲ問ハズ閣下ノ便宜ニ任スベシ。會合ノ席既ニ決シタル上ハ會合ノ時ヲ幾度トスベキ歟ヲ豫定セン。

李 幾度ニモ必要ニ從テ取極ムルコト可ナラン。苟モ兩國ノ全權大臣互ニ事ヲ商議スルニ及ンデハ、其結果ハ互ニ兩國ノ上ニ効ヲ顯ハスベキモノナルガ故ニ、時ヲ限ラズ便宜ニ依リテ幾度ニテモ會合センコトヲ望ム。又本大臣ハ既ニ榎本公使ニ就テ閣下ノ勗メテ寛容ヲ旨トセラレンコトヲ勸告アリタシト依囑セリ。素ヨリ閣下ハ東洋ニ於テ名望最モ高キ爲政家ナレバ是等ノ事ハ復タ敢テ陳言スルノ要ナカラン。

大使 蓋シ過稱ナリ、敢テ當ラズ。

李 第一双方事ヲ議スルニハ誠衷ヲ開テ互ニ伏臘スル所ナク、各肺肝ヲ吐露シテ成ベク外交上ノ權謀ヲ避ケンコトヲ希望ス。

大使 全ク同感ナリ、双方胸襟ヲ開テ伏臘スル所ナキノミナラズ、故ラニ權謀ヲ施シテ迂曲ノ策ヲ取り、以テ時間ヲ費シ事ヲ妨グルナカラシムルコトヲ冀フ。本大臣辭京ノ日總理衙門ノ王大臣ニ陳述シタル事項ハ既ニ閣下ノ知悉セラル、所ナリト信ズ。

李 閣下ト總理衙門トノ往復書面等ハ悉ク該衙門ヨリ騰寫送致シタルヲ以テ既ニ了承スルコトヲ得タリ。

大使 本大臣北京ヲ辭スル前總理衙門ノ王大臣告別ノ爲ニ來訪セラレタル時、本大臣ハ粗ボ使命ノ在ル所ヲ陳述セリ。想スニ閣下既ニ之ヲ傳聞セラレシナラン。

李 其節ノ談話筆記ヲ送付セラレタルニ因リ、既ニ之ヲ了知セリ。唯ダ冀フ所ハ成ル可ク穩便ニシテ且ツ寛大ヲ旨トシ我ニ困難ノ多キヲ加ヘラレザランコト。

大使 (通辯羅ニ對シテ曰ク、今談判ノ要領ヲ我清語通辯ヲシテ直ニ陳述セシメントス。仍テ暫時足下ヲ煩ザルベシト、依テ大使日本語ニテ陳述セラレタルヲ更ニ英譯シテ筆記ニ載ス。) 本大臣談判ノ主

要ノ目的ハ、貴我兩國ノ間ニ成立スル和好ノ情誼ヲシテ一層完全ナラシムルニアリ。而シテ此目的ヲ達センニハ案件ヲ二點ニ別タザルベカラズ。其第一ハ過去ニ屬シ、其第二ハ將來ニ關スルナリ(此處ニテ大使ハ第一ノ事ヲ云ハントシテ忽テ話頭ヲ第二ニ轉ズ) 將來ニ關スル事ニ付テハ先ヅ從來我國ノ朝鮮ニ兵辨ヲ駐留セシメタル原因ヨリ説キ起シ、聊カ閣下ノ注意ヲ仰ガントス。今ヲ距ル四年前、朝鮮ノ亂民我公使ニ暴行ヲ加ヘ、我使館ヲ焚キタルニ因リ該政府ト條約ヲ結ビ、以テ駐兵スルコトトナレリ。蓋シ此條約ハ永遠ニ存續スベキ性質ノモノニアラズ。故ニ既ニ昨年其兵ノ半數ヲ撤シ、殘ル所ノモノハ僅ニ一中隊ニ過ギズ。然ルニ既ニ閣下ノ知ラル、如ク、客歲京城ノ變不幸ニシテ貴我兩國ノ兵ノ間ニ爭鬪ヲ生ジ、互ニ益

怨歎ヲ含ムニ至レリ。此ノ如キ次第ナレバ今後尙ホ兩國ノ兵ヲ朝鮮ニ駐ムルトキハ勢自ラ貴我兩國間ノ和好ヲ損ヒ、交際上大ナル危險ヲ加フルハ炳焉火ヲ觀ルヨリ瞭カナリ。苟モ我ニ於テ永ク貴國ト和好ヲ存續センコトヲ冀フ精神ヲ懷ク以上ハ、我國ニ於テハ貴國ニ對テ朝鮮駐紮ノ貴國兵ヲ撤回スルコトヲ望ムハ誠ニ已ムヲ得ザルニ出ヅルモノナリ。尙ホ閣下ノ參考マデニ申述ベンニ、客年ノ騷亂ヨリ機變ニ應ズル爲メ、我駐兵ノ數ヲ増スニ至リ、今日猶ホ其儘ニ駐在スルヲ以テ、變亂前ノ員數ニ比セバ其數更ニ多キヲ加ユルナリ。

李 撤兵ノ事ハ貴國ノ兵モ同ジク撤セラルベキ歟、幸ニ貴答アランコトヲ望ム。

大使 閣下貴國ノ兵ヲ撤兵スルコトヲ肯諾セバ、則チ我駐兵ハ素ト條約上ノ權利ニ基クニ拘ハラズ、同ジク之ヲ撤回スルコトヲ承諾スベシ。

李 其條約ニハ將來貴國ノ兵ヲ撤回スルノ約アル歟。

大使 其條約ニハ將來朝鮮ノ狀況ニ應ジ、我斟酌裁量スル所ニ依リ、我ノ安堵シ得ベキノ度ニ隨テ全權ヲ撤回シ、又ハ其幾分ヲ減ズルコトヲ約スルナリ。

李 然ラバ閣下ハ唯ダ我國ノ兵ヲ撤スベシト主張シテ、貴國ノ兵ハ條約上ノ權利ニ基クモノナルガ故ニ共ニ撤回セズト云フ歟。若シ兩國均シク撤回スルニ非レバ本大臣ニ於テハ何等ノ商議ヲ爲スヲ得ザルナリ。

大使 本大臣ハ固ヨリ斯ル無理ノ要求ヲ貴國ニ爲スモノニ非ズ、貴國幸ニ撤去セバ我モ亦撤去スベシ。

李 然ラバ明ニ貴意ノ在ル所ヲ解セリ。

大使 朝鮮ニ貴我ノ兵ヲ駐在スル今日ノ如クシテ存續スルトキハ、將來兩國ニ如何ナル禍害ヲ來タス歟ハ理ノ甚ダ觀易キモノナリ。然レドモ貴國尙ホ駐兵ヲ主張セバ、我亦已ムヲ得ズ駐兵セザルヲ得ズ。貴國若シ其數ヲ増セバ我モ亦之ヲ増サザルヲ得ズ。

李 我ノ朝鮮ニ駐兵ヲ始メタルハ他意アルニ非ズ、唯ダ一ノ事情アルガ爲メナリ。然レドモ事長クシテ此席ニテ云フベキコトニ非ザレバ今之ヲ略ス。

大使 過去ニ屬スルコトハ過般朝鮮ノ變亂ニ際シ、我公使ハ該國王ノ求メニ應ジ兵ヲ率キテ王宮ニ入りタルトキ、貴國將官我公使ノ王宮ニ在ルヲ知リナガラ大兵ヲ率キテ王宮ニ突入セリ。此時不幸ニモ貴我兩兵ノ間ニ爭鬪ヲ惹キ起シタリ。當時貴國將官相當ノ時間内ニ於テ双方協議ヲ盡スガ爲ニ何等處置スル所アラバ、必ズ斯ノ如キ爭鬪ヲ避クルニ難カラズト雖モ、貴國將官ハ其當ニ盡スベキコトヲ盡サザリシ故ニ、遂ニ貴國ノ兵ハ我公使並ニ其護衛兵ニ向テ攻撃ヲ加フルノ結果ヲ顯スニ至レリ。此時ニ當リ我公使及び其護衛兵ハ王宮内ニ屯在シ、貴國ノ兵ハ王宮外ヨリ闖入セリ。唯ダ此一事ノミヲ以テ見ルモ貴國ノ兵ハ攻進ノ地位ニアリ、我

兵ハ防守ノ地位ニ在リタルヲ證スルニ足ルベシ。抑モ此ノ攻撃ハ我國威ニ對シテ直接ニ非常ノ損害ヲ加ヘタルモノト我政府ニ於テ之ヲ認ムルナリ。是ヲ以テ止ムヲ得ズ我政府ハ此ノ如キ攻撃ヲ爲スベク、不當ノ指揮ヲ施シタル貴國將官ヲ責罰スルコトヲ貴國政府ニ要求セザルヲ得ズ。其他貴國ノ駐兵朝鮮ニ在ル我臣民ヲ慘刻ニ殺害シ、或ハ財物ヲ掠奪シタル如キ暴行ヲ加ヘタル事ニ付、復タ相當ノ満足ヲ與ヘラレンコトヲ望ム。此事タル等シク貴國將官ガ當行ノ職權ヲ施シテ阻遏スルコトナク、兵士ヲシテ兇暴ヲ恣マニセシメタル直接ノ結果ナレバ乃チ閣下ハ此ノ如キ要求ハ妥當ニシテ已ムヲ得ザルモノト了解セラル、ナラン。

李 只今閣下ノ云ハル、兩國兵ノ間ニ爭鬪アリタルコト並ニ在朝鮮貴國臣民ノ受ケタル暴行ノ事ハ頗ル錯綜シタル事案ナレバ細密ニ涉リ談話スルヲ肝要ト信ズ。

大使 此事ニ付閣下高説アラバ本大臣耳ヲ傾ケ恭シク之ヲ聽クベシ。
李 就テハ清語ニテ陳述シ閣下ノ通辯ヲ煩ハスベキ歟、將タ本大臣ノ通辯ヲ用ヒ英語ニテ述ベキ歟。

大使 何レニテモ閣下ノ便宜ニ隨フベシ。清語ヲ以テスルモ英語ヲ以テスルモ双方ノ便宜ニ從ハバ可ナラン。

李 (清語) 我兵ノ朝鮮ニ駐在スルモノハ總テ三營アリ、本大臣故ラニ我兵ノ所爲ヲ彌縫シ、又

ハ理不盡ニ其所爲ヲ排撃スルノ念慮ナク、全ク偏頗ヲ去テ公平ニ陳述センニ、過般京城ノ事變ハ初メ其事實ヲ知ラズ、時稍過ギテ後現場ニ臨ミタルモノヨリ實況ノ報告ヲ得テ聊カ其顛末ヲ悉セリ。本大臣ハ一タビ我國駐兵ノ或ハ進攻ノ勢ニ乗ゼシニハ非ザリシカヲ慮リ、特ニ顯官數名ヲ派シテ實地ノ事實ヲ查明セシメ、而シテ後明カニ事實ヲ知ルコトヲ得タリ。事頗ル錯雜ニ涉ルヲ以テ成ルベク繁冗ヲ避ケテ簡明ニ述ブベシ。就テハ閣下ハ我方ニ在ル官吏ノ報告書、内報、朝鮮國王ノ書翰、吳續ノ兩大臣ノ報告書、其他朝鮮使節ノ供述ヲ歴覽セラレンコトヲ望ム。此事ニ付本大臣ノ所在ハ素ヨリ公平中正ヲ旨トシテ其是非ノ在ル所ヲ審ニシ、其何人タルヲ論ゼズ、務メテ公明ニ處理センコトヲ期スルニ在リ。貴國皇帝陛下ノ遠ク閣下ヲ我國ニ派セラレタル 叡慮モ亦我素懷ト異ナルナキヲ確信ス。然レドモ今閣下ニ一言セントスルモノハ、竹添公使ハ素ト本大臣ノ親友ナレドモ、奈何セン其舉指ニ至テハ決シテ輕忽ノ科ヲ免レズト斷言セザルヲ得ズ。實ニ竹添公使ノ罪ヲ數フルコトハ萬止ムヲ得ザルナリ。既ニ閣下ノ所述ヲ聞クニ、貴國兵ノ朝鮮ニ駐在スルハ其實公使館護衛ノ爲ニシテ、條約上ノ權利ニ基クモノナリト、然ルニ竹添公使ハ其兵ヲ得テ國王ノ求ニ應ゼリト云フ。抑モ竹添公使ノ京城ニ在ルヤ既ニ久シ、當時朝鮮ノ形勢ハ如何、又其變亂トハ如何ナルモノカハ公使豈ニ之ヲ知ラザランヤ。且竹添公使親カラ兵ヲ將テ王宮ニ赴クニ當リ、先ヅ總理衙門ニ其所爲ヲ

通知セザルベカラズ。

大使 我竹添公使ハ朝鮮國王再三ノ依頼ニ應ジタル外一モ爲シタルコトナシ。又該國王ノ此ノ如キ依頼ハ正當ニシテ秋毫モ違法ノ跡ヲ見ズ。況ンヤ事情切迫ノ場合ニ於テヲヤ。苟モ國王ノ懇請ナル以上ハ復タ必ズシモ總理衙門ニ通告スルノ要ナシ。蓋シ一國ノ君主タルモノ勅命ヲ以テ之ヲ求ムルニ當リ、我竹添公使ハ交誼上必ズ之ニ應ゼザルヲ得ズ。當時同公使ノ單一ノ目的ハ惟ダ王命ニ負カザルニ在リ、又我兵ハ公使館護衛ノ爲メナリト雖モ、國王再三ノ求ニ應ジ王ノ一身ヲ保護セントシテ之ヲ率キテ王宮ニ入りタルハ公法ニ照シ決シテ違法ノ所爲ニ非ズ。

李 竹添ハ職朝鮮京城ニ駐劄スルノ公使タリ、其時勢ノ傾向現在ノ形狀如何ヲ熟知スルヤ明ナリ。而シテ其變亂ノ何タルヲ知悉セルヤ亦疑フベカラザルナリ。

大使 急劇ノ際如何ニシテ其實情ヲ審ニスルノ暇アラシヤ。貴說ノ如ク竹添公使ハ久シク京城ニ在リト雖ドモ、中頃歸朝シテ變亂ノ前一月許リ漸ク任地ニ赴着セリ。故ニ惟フニ同公使ハ當時ノ形勢ヲ知悉セザリシヤ明ナリ。閣下若シ疑念ノミヲ以テ事ヲ論ゼバ、遂ニ底止スル所アルベカラズ。唯ダ竹添公使ノ所爲ハ毫モ道理ニ乖戾スルナキヲ信ズベキノミ。

李 朝鮮國王ノ本大臣ニ書ヲ致シテ云フ所ニ據レバ、今閣下ノ暗ニ指摘セラレタル朝鮮國王ノ

親翰ハ王親ヲ筆シタルモノニ非ズ、即チ亂黨ガ偽作シテ竹添公使ニ送リタルモノナリト王躬カラ其偽書ナルヲ證明セリ。

大使 朝鮮國王ノ斯ル書ヲ閣下ニ致シタルコトハ本大臣ノ未ダ聞知セザル所ナリ。其實否如何ハ我ニ於テ何等ノ關係ヲ有セザルナリ。竹添公使ニ與ヘタル親翰ニハ王ノ玉璽アルヲ以テ、其真正タルハ論ヲ俟タズ。殊ニ同公使護衛兵ヲ率テ王宮ニ入りタルトキ、國王ハ同公使ニ向テ懇篤ナル謝辭ヲ述べラレタリ。時勢全ク一變シタル今日ニ於テ、該國王ノ親翰ハ斷ジテ疑ハザルナリ。畢竟時勢一變ノ今日ニ至テ國王ノ口ニシ、或ハ筆ニシタル事ハ何等成述ノ事實ヲ變ズルノ効ナキモノトス。

李 本大臣ハ閣下ニ對シテ唯ダ厚誼ヲ盡サントスルノ外望ミヲ有セズ。本大臣敢テ外交上ノ權謀ヲ用ヒ、言ヲ巧ミニシ事ヲ飾ラントスルノ意アルニ非ズ。直言スレバ則チ金玉均等ハ今日ノ問難ヲ起シタルノ亂首ナリ。而シテ竹添公使ハ其非謀ニ誘導セラレタルモノナルコト更ニ疑ナシ。朝鮮國王モ亦自ラ幾分ノ罪ヲ免レズ、何トナレバ該國王ハ性柔弱ニシテ果斷ニ乏シク、當時ノ所爲實ニ優柔不斷ノ甚シキモノナレバナリ。同國使節モ能ク王ノ柔弱ヲ云ヒ、且竹添公使ノ金玉均等ト黨スルヲ云ヘリ。

大使 今回ノ問難ヲ起シタルノ亂首ハ誰タル歟ヲ查明スルハ要スルニ詮ナキ事ナリ。假令朝鮮國王親カラ亂首タルモ、或ハ金玉均タルモ、其事全ク朝鮮ノ内事ニ屬シ、毫末モ我ニ關係スル所ナシ。故ニ本大臣ハ復々其事ヲ論ズルヲ要セズ。唯ダ本大臣ノ茲ニ斷言セントスルモノハ、竹添公使ハ曾テ其密謀ニ與カリタル等ノ事實アルコトナシト云フノ一事ニ在リ。本大臣ハ確乎トシテ之ヲ明言ス。然リト雖モ閣下猶ホ之ヲ疑ハ、復々何ヲカ云ハン、唯ダ我ニ於テハ既ニ同公使ヲ糾問シテ何等與謀ノ跡ナキヲ覈知シテ更ニ疑ハザルノミ。

李 本大臣ハ素ヨリ過般ノ變亂ニ關シ、徒ニ瑣末ノ點ニ涉リテ論ズルヲ欲セズ。然レドモ閣下既ニ其問題ヲ提出シ、罪ヲ我將官ニ歸シテ其處罰ヲ要求セラル、ニ於テハ、又其事迹ニ溯テ論究セザルヲ得ズ。就テハ尙ホ陳述スル所アルヲ以テ、說ヲ終ルマデ聽問セ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

大使 諾了、尙ホ閣下ニ所說アラバ潛心聽問スベシ。
李 朝鮮ニ我兵三營ヲ駐スルコト閣下ノ既ニ知悉スル所ナリ。曾テ四年前京城ノ變ニ際シ、貴國ノ公使館ハ亂民ノ焚ク所トナリ、我兵力ヲ盡シテ之ヲ鎮壓シ、其黨首タル大院君ヲ幽シタル如キ、我兵ハ貴國人民ニ對シテ職ヲ殫クシテ力アルヲ致セリ。在朝鮮ノ兵ハ我直接ノ命令ノ下ニ在ル者ナルガ故ニ、本大臣ヨリ命令ナキニ於テハ自ラ寸歩モ動クベカラザルナリ。然ルニ客年ノ變亂ニ際シテハ、貴國ノ兵堅ク宮鎖シ、宮闕内ニ於テハ其護衛ノ力ニ賴テ六大臣

ヲ屠戮シタリ。當時朝鮮ノ官民共ニ同ジク我兵營ニ來テ王宮ニ赴ク爲ニ補助ヲ與ヘンコトヲ歎願セリ。勢ヒ斯ノ如クナレバ我將官ハ萬止ムヲ得ズ其歎願ヲ聽クノ外ナカリキ、本大臣ハ素ヨリ竹添公使ハ六大臣謀殺ノ事ニ連累ナリト信ゼザレドモ、而カモ六大臣ヲ屠戮シタルハ當時王宮ヲ守ル所ノ貴國兵ノ力ヲ籍テ成シ遂グラレタルハ疑ナシ。何トナレバ貴國兵城門ヲ堅ク鎖シテ何人モ進入スルコトヲ許サズ、其間ニ乘ジ王宮内ニ於テ六大臣ヲ謀殺シタルヲ以テナリ。

大使 閣下ノ所説ニ據レバ六大臣ヲ殘殺シタルモノハ我兵ノ力ニ據テ成シ遂グラレタリト云ハル、モ、能ク虚心熟思アリタシ。抑モ暗殺ハ必シモ兵力ノ助ケヲ借ルヲ要セズ、何時モ容易ニ成シ遂グベキモノナルコトヲ考ヘラルベシ。閣下ハ彼ノ六大臣殘殺ノ事ヲ以テ我兵ノ直接補助ナリト云フコト能ハズ。或ハ其結果ニ於テ間接ニ多少ノ力アリシト云ハンカ、間接ノ結果ニ至テハ我之ヲ責ニ任ズルノ理ナシ。之ニ反シテ貴國ノ兵我公使ヲ攻撃スル前ニ當リ、貴國將官ハ力ヲ盡シテ争鬪ヲ避ケ、防範ヲ加ヘ、以テ今回ノ案件ノ如キ非常ノ損害ヲ生ゼザラントコトヲ注意スベキニ敢テ之ヲ盡サバリキ。

李 本大臣ハ事實ノ詳細ニ涉リ論談スルヲ欲セズト雖モ、彼六大臣ノ首ヲ刎ネタルハ決シテ國王ノ眞意ニ出タルモノニ非ザルハ爰ニ一言セザルヲ得ズ。

大使 本大臣ハ其事ノ如何ヲ知ラズ、六大臣ヲ殺シタルハ王ノ意ニ出デタルト否トヲ問ハズ、或ハ國王其事ヲ知り居タルト否トヲ論ゼズ。今日ノ問題ハ更ニ秋毫モ其事ニ關係スルコトナシ。閣下ノ談論此ノ如クナルニ於テ、貴我双方談判ノ事何レノ日カ底止スル所アラン。其六大臣ヲ殘殺シタルノ原因ハ我ニ取テ毫厘ノ關係アルコトナシ。唯々我關係重大ニシテ不問ニ附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ハ、即チ貴國ノ將官大兵ヲ率キテ我公使ニ銃撃ヲ加ヘタル一事ナリ。今閣下ノ説ニ、貴國ノ兵ハ三營ナリト云フ、假ニ一營ヲ五百人ト算スルモ一千五百人ナリ。尙其數ヲ減算スルモ亦千人ニ下ラザルベシ。反對ニ於テ我兵ハ僅ニ百二十二人ニシテ、之ニ士官ヲ加フルモ百四十人ヲ踰ヘズ。此ノ如ク寡少ノ兵内ニ守リテ貴國ノ大兵外ヨリ攻ム、其兵ノ多寡ヨリ見ルモ、又双方ノ地位ヨリ察スルモ兩兵ノ内孰レカ進攻ノ地位ニ在リタルカハ問ハズシテ知ルベキノミ。我兵ハ防守ノ地位ニ孤立セルコト更ニ疑ヲ容レザルナリ。

李 六大臣殘殺ノ事ハ今回ノ問難ノ原因ナルヲ以テ、話次偶々其事蹟ニ及ベリ。假令貴國ノ駐兵六大臣ノ殘殺ニ連累シタルニ非ルニモセヨ、貴國兵ノ守衛アリタレバコソ、其力ニ賴テ成シ遂グラレタルニ非ズヤ、唯ダ其咎ムベキハ國王ノ優柔不斷ト、金玉均ノ非謀ト、竹添ノ之ニ誘動セラレタルトノ三項アルノミ。其事ニ付我方ニ於テハ二點ノ論據アリ。第一ニ我將官ハ當日ノ朝竹添公使ニ書ヲ致シテ我兵ノ王宮ニ進入スルヲ報ジ、貴國兵ノ王宮ヲ退カレンコ

トヲ請求シタルニ、竹添公使ハ其書翰ヲ受領シテ披讀スルノ暇ナカリシト云ヒ、其拆封スルヤ否ヤ、已ニ發槍セリト云フモ、反對ニ於テ此書翰ヲ送リタル以來何等ノ回信モ與ヘザリキ依テ我將官ハ士官ノ一人ヲシテ刺ヲ齎シ王宮ニ至リ、竹添公使ニ面會ヲ乞ハシメタルニ、其士官ハ内ニ入ルコトダモ許サレズ、却テ内ヨリ不意ノ銃撃ニ逢ヘリ。而シテ其彈丸四人ノ兵卒ニ中テ立トコロニ斃サル。此時偶然ニモ銃丸其士官ノ手ニスル所ノ名刺ニ中リテ片々地ニ墜ツ、遂ニ已ムヲ得ズ我兵ハ之ニ應撃スルニ至レリ。

大使 貴説ノ要領ヲ擧グレバ第一、竹添公使ニ書翰ヲ送リタル事、第二刺ヲ齎ラシテ士官ヲ王宮ニ到ラシメタル事ナリ。然レドモ先ヅ如何シテ我兵ガ貴國兵ニ向テ發槍スルコトヲ得ル歟試ニ思ヘ、當時我兩兵ノ間ニ韓兵ノ在ルアリ。先ヅ韓兵ヲ撃チ斥ケタル後ニ非ザルバ銃丸貴國兵ニ達スルノ理アラン。是ヲ以テ見ルモ我兵ノ決シテ先ヅ發槍セズ、却テ貴國兵ノ先キニ發槍シタルヲ證スルニ足ルベシ。況ンヤ貴國兵ノ韓兵ト結デ相共ニ我兵ニ向テ發槍シタルヲ目撃シタル者アルヲヤ。勢ヒ既ニ此ノ如クナレバ我士官ハ旨ヲ竹添公使ニ請ヒ、公使答フルニ止ムヲ得ズ應撃スルノ外術ナキヲ以テセリ。

李 本大臣ハ先ヅ槍ヲ發シタルモノハ貴國兵歟、將々韓兵歟ヲ知ラズ、唯々四人ノ我兵立ドコロニ斃サレタルヲ以テ、止ムヲ得ズ正當防禦ノ權利ニ立テ應撃セザルヲ得ザルニ至レリ。

大使 論點ハ則チ其間ニ存スルコトナリ。若シ閣下ノ説ノ如ク假ニ韓兵先ヅ發槍シタルニモセヨ、我ニ向テ直接ノ損害ヲ加ヘタルニ就テハ更ニ關要アルコトナシ。本大臣ハ自ラ求メテ難問ヲ大ニスルヲ欲セズト雖モ、事實此ノ如クナレバ我國權利ノ有スル所ハ何レマデモ主張セザルヲ得ズ。既ニ我兵内ニ在レバ貴國ノ兵外ヨリ進攻シ、我之ガ防守ト爲リタルハ明ナル證據ナルニ非ズヤ。

李 本大臣ハ職武官ノ末ニ列スル茲ニ二十年、故ニ臨戰合圍ノ事聊カ諳セザルニ非ズ。其銃丸ノ何ヨリ來リタルカヲ定ムルハ頗ル難事ナリ。

大使 (微笑) 例ヘバ路ニ二人ノ行合フアリ、而シテ其一人ガ己レニ害ヲ加フルノ意ナキニ、他ノ一人ヲ突然打仆セシト假定センニ、其罪孰レニ在ル歟、誠ニ閣下ニ問ハン (皆笑)
李 (微笑) 此難問ニ答フルニハ甚ダ窮セリ。又閣下ノ所述ヲ聞クニ、兩國兵ノ間ニ爭鬪アリタル後、兩三日ノ間貴國臣民我兵ノ爲ニ暴殺セラレタリト云フニ至テハ本大臣豫メ其眞實ニ非ザルヲ辨セザルヲ得ズ。現ニ我兵ハ貴國臣民ニ向テ害ヲ加ヘザリシノミナラズ、其變亂ノ際貴國臣民男女數人ヲ救フテ仁川ニ護送シタルニ非ズヤ。

大使 如何ニモ貴國兵ノ我臣民數人ヲ仁川マデ護送セラレタル善行ハ厚ク謝スベシ。然レドモ同時ニ亦貴國兵ノ暴行ヲ問罪セザルヲ得ズ。貴國兵ハ我居留臣民ヲ襲フテ財物ヲ毀損掠奪シ

甚シキニ至テハ夫ヲ殺シ妻ヲ辱シメ、兇暴至ラザルナシ。本大臣ハ一面ニ於テ閣下ニ貴國兵ノ厚意ヲ謝シ、一面ニ於テ其兇暴ノ罪ヲ正サンコトヲ欲スルニ在リ。

李 我兵ハ陣營ヨリ擅ニ外出スルヲ得ザルハ閣下ノ知ル所ナラン。過般變亂ノ時期鮮國王ハ三日間陣營ニ在リキ、故ニ我兵ハ一人タリトモ轅冉ヨリ出シコトナシ、故ニ在留貴國人民ハ韓人ト清人トヲ區別スルコト能ハザリシモ亦知ルベカラズ。

大使 貴國人ト韓人ト何ノ紛ハシキコトアラン。衣服ヲ見ルモ明ナリ。閣下モ考ヘラレタシ、我人民ハ韓人ヨリ暴行ヲ蒙リテ貴國ノ兵ナリト誣ユルノ理アランヤ。其貴國兵ナルコトハ明瞭ナリ。

李 何ト云ハル、モ決シテ我兵ニ非ズ、或ハ清人ナリシカヲ知ラズト雖モ決シテ我清兵ニ非ズ。兎モ角既往ニ屬スルコトニシテ貴國ニハ貴國ノ報告アラン、我方ニハ我方ノ報告アリ。孰レニモ協議ヲ遂ゲテ餘リ瑣末ニ涉リテ論争セザランコトヲ望ム。

是ニテ當日談判畢ル。李大使ト共ニ食センコトヲ請ヒ、大使之ニ應ズ。供膳ハ清國風ニシテ珍羞ナルヲ覺ユ、食事中別ニ緊要ノ談話ナシ。唯ダ李ノ大使ニ對シテ甚ダ慰勸ノ狀アリ。食終リ午後十時辭別ス。李送テ第二門前ニ出デ、大使次回會合ノ日ヲ問ヒ、李翌々日ニセンコトヲ答フ大使ヲ承諾ス。

伊藤李天津會談筆記要略

第二回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四月五日午後三時在天津我領事館ニ於テ第四回會談ヲ開ク、我出席者ハ伊藤大使、榎本公使、伊東大書記官、鄭權大書記官ニシテ清國側ハ前回ニ同ジク、李鴻章、吳大澂、續昌、伍廷芳、羅豐錄ナリ、英文並ニ和譯筆記ハ伊東大書記官之ニ當ル。

李 閣下ハ前回ノ陳述ニ於テ悉皆貴意ヲ盡サレタル歟。

大使 本大臣ハ前回ニ於テ其大概ヲ述ベタリ、更ニ詳密ニ涉テ開陳スルトコロアラントス。

李 閣下詳密ニ涉テ談論セラル、トキハ本大臣亦已ムヲ得ズ詳密ニ涉テ談論セザルヲ得ズ。

大使 過般變亂ノ際貴國將官我公使ニ對シテ理不盡ニモ銃撃ヲ加ヘタル事ニ付、本大臣ハ貴國政府ニ要求スルニ該將官ヲ處分セラレンコトヲ以テシタル、其證據ト理由トヲ一昨日閣下ニ

述べ盡シタリト信ズ。

李 其證據及理由トハ何ヲ指サル、ヤ。

大使 其證據トハ他ナシ、貴國兵ハ攻進ノ地位ヲ占メ、我兵ハ防止ノ地位ニ在リタルコト是ナリ。

李 幸ニ閣下ノ許諾ヲ得バ此ニ甚ダ強固ナル論理ヲ提出セントス。抑モ今次ノ事ハ素ト朝鮮ニ關スルナレバ、此事ニ就キ同國王ノ陳述シタル事柄ハ即チ事實ノ證據トシテ法理上ニ効驗ヲ有セザルベカラズ。閣下ハ此提案ニ同意セラル、歟。

大使 朝鮮國ハ果シテ如何ナル事ヲ述ベ、又誰人ニ向テ之ヲ述ベラレタル歟。

李 變亂ノ後朝鮮駐在我將官ハ、當時ノ顛末ヲ我皇帝陛下ニ報告シテ細大遺ス所ナシ。然レドモ我皇帝ハ將官自ラ報告スル所ノモノハ、或ハ不公平ヲ失フナキ歟ヲ疑ヒ、殊ニ宸襟ヲ惱マサレ、遂ニ吳續兩大臣ヲ朝鮮ニ派シ、實地ニ就テ事情ヲ查覈セシメラレ、即チ此兩大臣ハ其事實ニ付テ朝鮮國王ニ照會シタリ。故ニ其照會ニ對スル該國王ノ答書ハ本案ニ付完全ノ効力ヲ有スルモノト認メザルベカラズ。

大使 我方ニモ朝鮮國王ノ竹添公使ニ對シテ述ベラレタル、又ハ行ハレタル等ノ事柄ハ即チ我要求ノ論據ヲ輔翼スル證據ノ一部分ト認メザルヲ得ズ。

李 此ニ朝鮮國王躬ラ玉璽ヲ鈴シ送リタルノ公文アリ、同國王ノ我將官ニ向テ述ベタル事ハ公然タル効力ヲ有セズトシテ拋擲スベシト雖モ、此國王ノ親翰ハ公文ニシテ公然ノ効力アル證據ナリ。凡ソ證據ノ輕重ヲ論ズルニ當テハ假令其證人ハ一國ノ王ニモセヨ、一貧民ニモセヨ其立證ノ相異ナルナシ。閣下幸ニ此公文ヲ一閱アレ。

大使 我竹添公使ハ苟モ朝鮮國ノ王室ニ派遣セラレタル駐劄使臣ナリ。故ニ公然ノ性質ヨリ云フトキハ即チ同國王ガ公使ニ向テ行ヒ、又ハ書送シタル事柄ハ法理上ニ於テ確乎動スベカラザル證據トシテ認ムベキハ勿論ナリトス。

(此時李中堂ハ照錄朝鮮國王致吳續欽差咨文ト題スル公文ヲ大使ニ示ス、其文左ノ如シ)

照錄朝鮮國王致吳續欽差咨文上

爲咨覆事照得本月二十日准

貴大臣咨請爲查明一切事件查十七日之變亂黨金玉均朴泳孝等請召日兵恐動備至本國王堅執不許玉均等竟刀自書四字非本國王之所知也又聞有署名鈴寶之本此尤不近理豈有一事而兩據刀出於數十日之後乎十八日還住舊宮本國王傳諭日公使即撤兵而退宮中上下無不願撤該公使托言保護終不退兵十九日朝又申前諭亂黨力言不可把持愈密至清兵變亂之說尤係理

外查十月十七、十八兩日之間日兵全數在內無暇出門中國兵守營觀變未嘗擅動彼此無緣相遇至十九日以後閭巷小民張舉泄憤所在滋鬧中國兵早已劍隊而退不離營外何觀之有乎至十九日吳捷督等率兵入衛此時本國王不知外間動靜惟見日兵紛々自內放槍追據所聞中國兵至待賢門中槍而路者數人然後始乃放槍回擊蓋由心存保護不便力攻故也爲此備文咨覆請煩貴大臣查照酌核頌至咨者

右

咨

欽差會辦北洋事宜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辦理奉天海防大臣兩維監運使 續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到發

李 若シ朝鮮國王ヨリ書ヲ竹添公使ニ送り、又ハ同公使ニ對シテ行ヒタル證據アラバ、宜シク此ノ如ク立證スベシ。

大使 今此書翰ヲ閱讀シタルニ、本大臣ハ單ニ此書翰ヲ以テ今日ノ論議ヲ決スルニ足ルベキ充分ノ證據ナリト認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殊ニ我方ニ國王ノ親翰アリ、此親翰タルヤ國王ノ我竹添公使ニ對シテ述ベラレタルノ勅語ト共ニ我要求ノ證據トシテ提出シ、決シテ之ヲ拋棄スルヲ得ズ。

李 貴國ノ公使ニ送りタル朝鮮國王ノ親翰、其ノ他證據物ヲ一覽スルコトヲ許サルレバ幸ヒ甚

シ。我方ニハ同國王ノ書翰ニ通アリ、内一通ハ本大臣ヘ宛、一通ハ吳續兩大臣ヘ對スル答ナリ。

大使 本大臣ハ既ニ一昨日モ述ベタル如ク、時勢全ク一變シタル後ニ於テ、國王ノ云ヒタル事又ハ書送りタル等ノ事柄ハ本案件ヲ商議スル上ニ於テ更ニ何等ノ効力アルモノト認ムルコトヲ得ズ。

李 朝鮮國王ノ竹添公使ニ送りタル書翰ハ即チ同國王ノ我將官ニ送りタルモノト其効力ニ至テハ互ニ相異同アルノ理ナシ。

大使 本大臣ハ閣下ニ向テ靜思熟慮アラシムコトヲ希フ。抑モ竹添公使ノ身ハ朝鮮國ノ王室ニ派遣セラレタル特派公使ナリ。故ニ同國王ガ公使ニ書送り、或ハ云ヒタル等ノ事柄ハ我日本國ヘ書送り或ハ云ヒ越シタルト同一ニ認メザルベカラズ。

李 變亂ノ後我政府ヨリ朝鮮ニ派遣シタル委員ハ、京城ニ於テ其事實ヲ查覈スルノ任ヲ帶ビ、京城ニ在テハ我國ヲ代表スル特派使臣ナリ。是ニ於テ本大臣ハ閣下ニ忠告セントスルモノアリ。他ナシ貴我双方務メテ問議ノ錯綜ヲ避ケ、共ニ協議ヲ盡スベキコト即チ是ナリ。本大臣ノ所見ニ據レバ、貴國公使モ亦我將官ト共ニ幾分ノ咎ヲ蒙ラザルヲ得ズ。初メ變亂ノ起リタル時ニ當リ、我政府ハ實ニ此ノ如キ事アルヲ思ハズ、全ク意想ノ外ニ出タリ。故ニ其報告ヲ

得テ始テ願末ヲ悉セリ、惟フニ貴政府モ亦然ラン。貴我已ニ同地位ニ在ルモノナレバ、成ベク協議ヲ遂ゲテ葛藤ヲ避ケ、而テ双方意見ノ異ナル所ヲ纏束シテ妥協ヲ得ンコトニ注意セザルベカラズ。

大使 抑モ本大臣ガ此地ニ來リタル所以ハ、平和ノ手段ヲ以テ案件ヲ結了シ、双方誠ヲ開テ疑ヲ異日ニ遺サザルニアリ。此事ハ能ク記憶セ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然レドモ本大臣ハ我公使ノ所爲ノ正當ナルコトハ確然立證セザルヲ得ズト雖モ、双方協議シテ案件ヲ結了スベキコト過日會議ノ席、並ニ今日閣下ノ陳述セラレタル意見ニ全ク本大臣同意ヲ表スル所ナリ。

(此時大使ハ朝鮮國王宮ノ軍事圖面ヲ提出シテ兩國兵ノ地位如何ヲ説示シ圖面ノ此所彼所ヲ指サシテ云フ)

我兵員ハ總テ百二十人ニ過ギズ。即チ此符點ノ所ヲ守衛シタリ。其所ハ我兵第一ノ地位、此所ハ我兵第二ノ地位ナリ。我兵ノ守線ヲ距ル甚ダ遠カラザル前面ニ當テ韓兵アリ、即チ此符點ニ依テ其地位ノ在ル所ヲ見ルベシ。而テ貴國兵ハ第一門ニ向テ進軍シ、後チ三方ヨリ王宮ヲ攻撃セリ。則チ此所ニ彩色ヲ施シタルハ貴國兵ノ地位ナリ。之ニ依テ閣下ハ貴我兩國兵ノ間ニ韓兵ノアリシ事、及ビ貴我兩國並ニ韓兵ノ各占ムル所ノ地位ヲ了知スベシ。故ニ貴國將官ハ我公使ニ加フルニ軍隊ノ攻撃ヲ以テシタルノ述ハ自ら顯然タリ。

李 閣下知ルヤ否ヤ、我朝鮮駐在ノ將官ハ平生竹添公使ト交際アリ、隨テ互ニ往來セリ。故ニ我將官ハ當日朝八時書ヲ竹添公使ニ送り、以テ豫メ兵ヲ率テ王宮ニ入ルヲ報ゼリ。蓋シ我將官ノ意、萬一貴我兩國兵ノ間ニ紛争ノ生ゼンコトヲ慮リタルニ依ルナリ。由テ午後三時ニ至ルマデハ敢テ王宮ニ進入スルコトヲセザリキ。若シ竹添公使ニシテ直ニ近簡ヲ我將官ニ致サバ事ノ茲ニ至ラザルヤ必セリ。

大使 竹添公使へ送りタル其書翰ハ果シテ閣下ノ的示セル時刻ニ接到シタルノ確證アル歟。倘シ又竹添公使ハ貴論ノ時刻ニ其書翰ヲ落手シタルコトニ付、清人或ハ韓人ニ依テ證明スルコトヲ得ザル間ハ、該書翰ノ事ハ毫モ其効力ヲ有セザルモノトス。況ンヤ閣下ノ云々スル書翰ニハ日附ヲモ載セザルニ於テヤ。

李 否如何ゾ然ルコトアラン。竹添公使ニ致シタル書翰ノ寫此ニ在リ。請フ試ニ之ヲ一見セヨ此寫文ハ我將官ヨリ本大臣ニ寄送シタルモノニシテ、然カモ明カニ日附アリ、之ニ依テ推ストキハ貴方ニ在ル本書ニ日附ヲ載セザルノ理ナシ。乞フ本意アラバ一覽ヲ許セ。

(此時李中堂其寫文ヲ大使ニ示ス、即チ明カニ日附ヲ載セズ)

大使 刻下本書ヲ携ヘテ此ニ在ルヤ否ヤヲ知ラズト雖モ、兎ニ角日附ヲ載セザルコトハ能ク本大臣ノ保證スル所ナリ。

(此時伊東大書記官他室ニ到リ證據書類ノ中ヨリ本書ヲ探出シテ大使ニ渡ス大使一閱シテ)

此本書ニハ果シテ日附アルナシ、而シ閣下ハ此書翰ハ貴將官ノ手ニ成リタモノニ非ズト云フコトヲ得ルカ、本大臣ハ必ズ然ラザルヲ信ズ。

(此時大使手ヅカラ本書ヲ李ニ渡ス、李眸ヲ凝シテ之ヲ見ルモ其寫文ニ載スル所ノ日附ヲ發見スルコト能ハズ、頗ル驚愕スルノ容アリ、且暫ク吳大徵ト耳語ス)

大使 (李ノ躊躇スル色ヲ見テ) 請フ閣下深ク其事ヲ以テ念頭ニ懸ルコト勿レ。素ヨリ大事トスルニ足ラザル事柄ナレバ本大臣スル瑣事ヲ以テ徒ニ問難ヲ加ヘントスルモノニ非ズ、閣下幸ニ意ニ介スル勿レ。

李 素ヨリ我將官等ハ身軍籍ニ在ルモノナレバ極メテ外交ノ事務ニ疎ナリ、畢竟夫レガ爲ニスル手落アリ、彼等ハ過般本大臣ニ報告シタル時ニ此寫文ヲ致シタルナリ。而テ此書翰ハ其寫文ノ日附ヲ以テ竹添公使ニ送リタリト云ヘリ。

大使 貴國將官ニシテ我公使ト協議スル爲ニ相當ノ時間内ニ於テ其當ニ盡スベキヲ盡シタランニハ、決シテ斯ノ如キ紛争ヲ醸サバリシト云フ形迹ハ既ニ今日ニ於テ判然タルモノナリ。朝鮮ニ駐在スル貴國理事官ハ十二月五日米公使フート氏ヲ訪ヒ、其時理事官ハフート氏ニ告グ

ルニ貴國ノ將官ハ兵ヲ率テ王宮ニ進行セントスルノ意ヲ以テセリ。是ニ於テフート氏ハ若シ果シテ然ルコトアラシニハ如何ナル大事ヲ惹起スルモ知ルベカラザルヲ以テ、兵ヲ率キテ王宮ニ入ルノ不可ナルヲ注告シタリ。然ルニ貴國將官ハフート氏ノ注告ヲ容レズ、兵ヲ率キテ王宮ニ入り竟ニ我兵ニ向テ攻撃ヲ加フルニ至レリ。

李 此ノ如キ紛争ヲ兩國兵ノ間ニ避ケン爲ニ我將官ハ書ヲ竹添公使ニ寄送シタルナリ。當時王宮内ニ於テハ朝鮮ノ大臣數人ノ殺戮セラル、コトアリテ、事情甚ダ急迫ナルヲ以テ、遂ニ我將官ハ已ムヲ得ズ、兵ヲ率テ入城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ニ至レリ、其時朝鮮ノ官民ハ均シク我轅門ニ來テ救援ヲ乞ヘリ。

大使 如何ニ事情切迫スルニモセヨ、豫メ結果ノ何邊ニ生ズベキ歟ヲ察セズ、遽ニ兵ヲ率テ王城ニ入りタルハ當然ノ所爲ナリト思惟スルヲ得ズ。假令勢ヒ切迫スルモ兵ヲ率テ入城シタルヨリ生ジタルノ其罪ヲ問ハザルヲ得ザル所ナリ。既ニ數次辨ジタル如ク、其結果ヤ單ニ兩國兵ノ間ニ軋轢紛争ヲ醸シタルモノナルノミナラズ、我公使及び其護衛兵ニ對シテ王宮ノ三面ヨリ軍隊ノ攻撃ヲ加ヘタルモノトス。苟モ身一日タリトモ軍籍ニ在リタルモノヲシテ之ヲ判セシメバ、貴國兵進攻ノ跡ハ歴然軍隊ノ攻撃ニ在リシト論ズベシ。請フ閣下ハ貴國兵ノ大數ニシテ然カモ進攻ノ地位ヲ占メ、我兵ノ寡少ニシテ防守ノ地位ニ在リタルヲ記憶セラレンコ

トヲ。

李 朝鮮駐在ノ我兵三營ニ分ルヲ以テ、或ハ三方ヨリ進行シタルモ亦未ダ知ルベカラズ。

大使 否々決シテ然ルニ非ズ、貴國兵ハ初メ第一門ヨリ進入シ、後別レテ三面ヨリ槍ヲ並ベテ攻撃シタルナリ。

李 竹添公使ハ平素我將官ト交誼淺カラズ、公使ヨリ豫メ我將官ニ告ル所アラシメバ果シテ此ノ如キ紛争ヲ生ゼザリシナランニ、惜ムベシ竹添公使ハ其事ヲ爲サズ、遂ニ兩國ノ大事ヲ醸スニ至レリ。竹添公使ハ其他位駐劄公使タルノ故ヲ以テ、頗ル得意ノ色アリ、且居常傲慢人ヲ凌グノ風アリ。

大使 (微笑) 竹添公使ノ胸懷如何ヲ是非スルハ本大臣ノ職任ニ非ズ。而テ孰レノ點ヨリ見ルモ貴將官ノ斯ノ如キ容易ナラザルノ結果ニ陥ルヲ顧念セズ、相當ノ時間内ニ其當ニ盡スベキコトヲ忘リタルノ事實既ニ瞭然タルヲ以テ、我ニ於テハ其罪ヲ不問ニ惜クコト能ハザルナリ。其竹添公使ノ心衷如何ノ如キハ單ダ上帝ヲ除クノ外誰カ之ヲ知ルモノアラシヤ。

李 (微笑) 閣下ノ鑒識ヲ以テス豈竹添公使ノ心衷ヲ看破セザランヤ。

榎本 今假リニ貴國ノ將官ノ親ヲ兵ヲ率テ王宮ニ進行シタルハ事情切迫ナルガ爲メ已ムヲ得ザルニ出デタリトスルモ、猶又我公使及ビ護衛兵ニ向テ不正ノ攻撃ヲ加フルガ如キ非常ノ結果ヲ來シタルコトハ復々争フベカラザルノ事實ナリ。此結果ハ即チ貴將官ノ所爲輕忽ナルヨリ起リ、理不盡ニモ我公使及ビ護衛兵ニ攻撃ヲ加フルニ至リ、我兵ヲシテ斯ノ如キ急遽不正ノ攻撃ニ對シテ防禦セザルコトヲ得ザルノ危険ニ陥ラシメタリ。貴國ノ將官ニシテ此所爲アルモノ、之ヲ我日本國ノ國旗ヲ汚辱シタルモノト認メザルヲ得ザルナリ。

李 獨リ竹添公使ノミナラズ、其書記官モ亦我將官ト親交アリキ。公使及ビ書記官ハ我將官ノ書翰ヲ接收スルニ於テ宜ク深ク注意スベキニ捨テ之ヲ顧ミズ、既ニ本大臣ノ陳述シタル如ク我將兵ハ午後四時ニ至ルマデ決シテ發槍シタルコトナシ。王宮第三門ニ到リタル時、始テ我兵ハ應撃スルノ已ムヲ得ザルニ陥レリ。其初ニ於テ我將官ハ士官ノ一人ヲシテ刺ヲ齎ラシテ王宮ニ到ラシメタルニ、恰モ該士官ガ宮門ニ入ラントスル時、銃丸飛來シテ其刺ニ的中シタリ。

大使 噫其人ヲ傷ケズシテ其刺ニ的中スル如キハ果シテ何等ノ名手ナル哉。

李 若シ我兵其發槍スル者貴國兵タルヲ知ラズ、果シテ之ニ應撃セザリシナラン。我將官ト雖モ豈冒犯スベカラザル貴國公使ニ向テ發槍スルノ意アラシヤ。客歲京城ノ變報ヲ接シタル時榎本公使ハ總理衙門ノ大臣等ニ謂テ曰ク、今次ノ事貴我兩國政府ノ意料ノ外ニ出テ、僅カニ兩國兵ノ間ニ起リタル一場ノ紛争ニ過ギザルノミト、尙ホ直言スレバ兩兒相搏チ父母敢テ與

カリ聞カザルガ如シ。焉ゾ兩國政府ニ關スルコトアランヤ。

榎本 本大臣ノ言閣下ノ説ノ如キニ非ズ、本大臣ノ曾テ述ベタルノ意ハ此變タル、素ヨリ兩國政府ノ知ル所ニ非ザレバ決シテ兩國政府ニ咎ノ歸スベキナシト云ヒタルニ過ギズ。然レドモ貴國ノ將官不正ニモ我公使ヲ銃撃シタルノ罪ハ將官ノ逃ルベカラザル所ナリ。之ヲ公法ニ照スモ顯然タル違法ノ所爲ナリト認メザルヲ得ズ。

李 閣下ハ竹添公使ノ我將官ノ書翰ヲ接受シナガラ直ニ之ヲ拆封セザリシコトハ該公使ノ過失ナリト思考セザル歟。

大使 若シ竹添公使ハ相當ノ時間内ニ於テ接收セバ必ず披讀スベシト雖モ、如何セン該書翰ハ時已ニ經タル後公使ノ手ニ轉致シタルナリ。

李 竹添ハ夙ニ漢字ヲ修メ文詞ニ富ムノ人ナリ。想フニ斯ノ如キ書翰ヲ讀下スル一秒時間ヲ費スコトナカルベシ。

大使 或ハ然ラン、然レドモ貴將官ハ初ヨリ我公使ト協議スルノ思念ナキヲ如何セン。貴國ノ將官ニシテ此厚意ヲ懷キタリトセバ、何故ニ貴將官ハ書ヲ公使ニ贈リタル時使ヲ留メテ回報ヲ要セシメザリシ歟。是亦貴將官ノ初メヨリ協議ヲ盡シテ平和ヲ傷ケザルノ念慮ナキヲ證スルニ足ルベシ。既ニ屢次詳述シタル如ク我兵二十倍セリ。唯此衆寡ノ點ヨリ見ルモ我兵ヨリ

槍ヲ發スルノ道理アルコトナシ。況ンヤ百ヲ以テ千ニ對スルノ勝算ナキハ蓋シ數ノ觀易キモノナルヲヤ。

李 王宮ニ赴キタル我兵ハ決シテ千人ニ内外スル大兵ニ非ズ。

大使 孰レニモ我兵ニ比セバ遙ニ大數ナルハ疑ヲ容レザル所ナリ。

李 兎モ角貴公使ヲ銃撃スル如キ念慮ナカリシハ明ナリ。

大使 (笑) 閣下ニ其念慮ナキハ本大臣業已ニ諒知スト雖モ、貴將官ニハ必ず其念慮アリタルヲ奈何セン。

李 我兵ヲ朝鮮ニ駐メタル以還、本大臣ハ屢々教命ヲ我將官ニ傳へ、且嚴令シテ決シテ訓令ノ

區域外ニ涉ルコト勿ラシム。

大使 果シテ貴諭ノ如クンバ貴將官ハ常ニ閣下再三ノ教命ヲ秋毫モ恪守セザリシナラン。

李 本大臣ハ閣下ト本案件ヲ商議スルニ當リ毫モ偏頗ノ念ナク、務メテ中正ヲ旨トスベシト雖モ、獨リ竹添ノ所爲ニ至テハ批駁セザルヲ得ザルモノアリ。同公使ハ朝鮮統理衙門ニ豫報スルコトナク、又將官ト親交アルニモ拘ハラズ一ノ通知ヲ與ヘズ、自ラ兵ヲ率テ王宮ニ入りタルハ其罪同公使ニ歸セザルヲ得ズ。

大使 然ラバ竹添公使ガ統理衙門ニ豫報セバ貴將官ニ通知ヲ與ヘザルノ二事ハ閣下之ヲ認メテ

苟モ一國ノ公使タルモノニ向テ銃撃ヲ加ヘタルノ辭柄トスルニ足ルトセラル、歟。

李 決シテ然ルニアラズ、唯ダ本大臣ハ竹添公使ノ其ノ當時ニ於テ盡スベキ順序ヲ述ベタルナリ。實ニ變亂ノ日ハ朝鮮官吏ト人民トヲ問ハズ、竹添公使ハ王宮ニ在リテ如何ナル事ヲ爲ス歟、又王宮ニハ何等ノ事アル歟、之ヲ知ルニ由ナク、焦心自ラ措クコト能ハズ、來テ我轅門ニ救援ヲ乞ヘリ。且歎訴シテ曰ク、抑モ清兵ノ京城ニ在ルハ其要國王ヲ保護スルニ在リ、而テ今國家亂レ社稷傾キ王ノ一身安危測リ知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リ。然ルニ尙ホ將官ハ救援ヲ拒ムヲ得ル歟ト、勢ヒ既ニ斯ノ如クナレバ我將官ハ彼等ノ所願ヲ容レ遂ニ兵ヲ師テ王宮ニ進入スルニ至レリ。

大使 貴國兵ノ王宮ニ入りタルハ何ニ原因スルモ、刻下ノ案件ニ就テ何等關係スル所ナシ。素ヨリ貴國兵ノ王宮ニ入ルノ妨ナキハ我兵ノ王宮ニ入ルノ妨ナキト一般ナリ。畢竟此點ニ付テハ疑ノ存スルコトナシ。唯本大臣ノ當ニ罪ヲ問フベキハ貴官ガ我公使ニ銃撃ヲ加ヘタル一事ニ在リ。蓋シ此事タル明ニ我國威ニ對シテ非常ノ凌辱ヲ加ヘタルモノト認メザルヲ得ズ。李 然レドモ決シテ我兵ヨリ發槍シタルニ非ズ。却テ反對ノ事實ニ於テ、王宮内ノ稍小高キ地ニ在ル一堂ノ樓上ヨリ不意ニ連射セラレ、立トコロニ我兵四人斃サル。是ニ於テ我兵已ムヲ得ズ應撃セリ。

大使 閣下ノ云フ如クンバ貴國兵四人ヲ斃シタル彈丸ハ果シテ我兵發射シタル所トスルノ證據アリヤ。又其樓上ヨリ連射シタルハ果シテ我兵ナリト認ムベキ證據アリヤ。殊ニ我兵ハ樓上ニ登テ他ノ射標ト爲ル如キ自ラ愚ヲ招クコトアリト思フ歟。又我寡少ノ兵ヨリ貴國ノ大兵ニ向テ發槍スル事アリト信ズル歟。

李 彈丸ハ何地ヨリ飛來シタル歟、素ヨリ之ヲ證スルニ術ナシ。然レドモ王宮内ニハ地雷火ノ設ケアリテ我兵其線内ニ入ルヤ否ヤ爆烈シテ數名ヲ斃セリ。其他前殿ノ側ニモ地雷火ノ設ケアルヲ發見シタリ。

大使 貴國官吏ノ具申書ヲ閱スルニ、日本兵ハ多ク野戰砲ヲ以テ云々トアリ、是全ク架空ノ妄說ナリ。變亂ノ際我兵ノ朝鮮ニ駐在スルモノハ僅々一中隊ナリ。蓋シ一中隊ハ單ニ小銃ノミニシテ野戰砲ノ設備アルコトナシ。我陸軍ノ制一大隊ニ野戰砲六門ヲ具スト雖モ、是ヲ中隊若クハ小隊ニ分附スルモノニ非ズ。況ンヤ地雷火ノ如キハ全ク別ノ構設ニ屬シ、一中隊ノ能ク措置スベキ所ニ非ザルヲヤ。

李 然ラバ其地雷火ハ恐クハ韓兵ノ布設シタルモノナラン。然レドモ地雷火線ノ端ニ二振りノ日本刀アルヲ發見シタリ。

大使 其日本刀ハ何ニ附着シタリシ歟。

羅豐祿 (通) 地雷火ノ導火線ノ端ニ結び付ケアリシ。

大使 導火線ノ端ニ日本刀ヲ結び付ケタルハ果シテ何ノ爲メ歟。

羅豐祿 何ノ爲メ歟知ラザレドモ、兎モ角導火線ニ結び付ケアルヲ發見シタルナリ。

吳大澂 閣下ニ一言ヲ呈セン、論語ニ句アリ曰ク成事不説既往不咎、

榎本 閣下ハ長髮賊ノ役ニ屢々戰場ニモ臨ミタレバ地雷火ノ効驗ハ能ク知ル所ナラン。本大臣ノ聞ク所ニ據レバ王宮内ノ地雷火ニテ僅ニ貴國兵二人斃ルト、何ゾ夫レ該地雷火ノ効驗少キ哉。

李 續昌 否々該地雷火ノ爆烈シタル時九個ノ房室ヲ毀焚セリ。唯タ幸ニ我兵ノ其所ニ在ル僅ニ二人ニ止リ、其害ヲ被ル少キノミ。若シ多數ノ兵其所ニ在ラバ恐クハ其數ヲ擧テ鑿殺セラレシナラン。

大使 是ヨリ貴國兵ガ京城居留ノ我臣民ニ向テ兇暴ヲ逞フシタル件ニ遷ルベシ。

續昌 今閣下ハ我兵ノ貴國人民ニ向テ兇暴ヲ逞フシタリト云ル、モ、決シテ朝鮮ニ於テ然ル事實アルコトナシ。却テ我兵ハ貴國臣民殊ニ婦女數人ヲ護リ仁川ニ護送シタルアリ、何ゾ兇暴ヲ加フルノ道理アラシヤ。幸ニ諒察ヲ仰グ。

大使 貴方ニハ然ラズト云フ證據ヲ出セ、我ハ然リト云フ證據ヲ示スベシ。

(此時大使ハ遭難人民ノ口供第一葉ヲ朗讀シテ其漢譯ヲ李中堂ニ渡ス)

李 清人ト韓人ノ常服ハ全ク異ナリト雖モ、軍兵ノ正服ニ至テハ甚ダ類似ス。或ハ狡猾ナル韓兵ノ清兵ニ扮装シタル歟モ亦未ダ知ルベカラズ。

大使 閣下ニハ先ヅ其遭難人民ノ口述ヲ閱了シ、然ル後貴意ヲ述ベラレタシ。其口供ニ據テ事實明瞭ナリ。此口供ハ貴國兵ヨリ現ニ暴行ヲ蒙リタル我臣民ノ提供スル所ニ係リ、仁川ニ於テ我官吏數人ノ調査ヲ經タルモノナリ。

李 惜ヒ哉此口供ニ一モ加害者ノ名ヲ記サズ。

大使 閣下請フ一考セヨ、凡ソ兇惡ヲ犯ス者誰カ自ラ名ヲ告ゲテ然ル後手ヲ下ス者アラシヤ。

吳大澂 本大臣京城ニ於テ竹添公使ト面接ノ時公使ハ一語ダモ此事ニ及バザリキ。

大使 素ヨリ然リ、足下ニ限リ此事ヲ告グルノ要ナシ。足下ハ必ズ自ラ朝鮮ニ於テ明言シタルヲ記憶スルナラン。足下云フ、日本トハ何等議スベキ交渉ノ件ナシ。又之レガ全權ヲ有セズト。故ニ竹添公使ハ何等足下ニ告グルナキハ當然ノ事ナリ。過般井上外務卿全權大使トシテ朝鮮ニ派遣セラル、ヤ、朝鮮及ビ貴國ニ對シテ案件ヲ商定スルノ全權ヲ帶ビタルモ、貴國ノ委員ハ其全權ヲ有セザルヲ以テ、已ムヲ得ズ一方ノ朝鮮ト約ヲ定メ、貴國ト何等事ヲ議スルノ便ヲ得ザリシナリ。斯ノ如クナレバ竹添公使ハ唯足下ニ語ルニ文學詞藻ノ事ノミニ涉リ、

敢テ此事ヲ以テセザリシハ素ヨリ竹添公使ニ取テ至當ノ所爲ナリト云ハザルベカラズ。

吳大澂 本大臣京城ニ駐ル月餘ニ亘リ交際甚ダ洽ク、其面接スル所ノ人極メテ多シ。然レドモ一人モ我兵ノ害ヲ貴國臣民ニ加ヘタルコトヲ語ラズ、假令井上全權大使ト案件ヲ議定スル權ヲ帶ビズト雖モ、話次一言ノ以該件ニ及ブコトアルモ亦不可ナキガ如シ。

大使 苟モ兩國間ノ案件タル以上ハ、竹添公使ノ足下ニ之ヲ漏洩スルコトヲ得ザルハ勿論タリ。蓋シ此件ノ私事ニ非ザルハ亦足下ノ能ク知ル所ナラン。又足下京城ニ在ル時面接スルノ人極メテ多カリシコトハ實ニ之ヲ疑ハズト雖モ、足下ノ曾テ面接シタルノ人ハ概ネ皆足下ニ向テ事實ヲ告ゲザリシ者ノミナラン。何トナレバ日本臣民ニ加ヘタル暴行ヲ極メテ隱蔽シ、足下ヲシテ之ヲ覈知セシメザランコトヲ謀ルハ其一身ノ安全ヲ求ムルニ急ナレバナリ。

羅豐錄 朝鮮ニハ各國領事ノ駐紮スルアリ、彼輩其實事ヲ知ラザルノ理ナシ。

大使 各國領事ハ果シテ其事實ヲ知ラザリシヤモ亦測ラレズ、好シ知リタルニモセヨ、必ズ當方ニ之ヲ通告スルノ義務ヲ有セズ。

吳大澂 此遭難口供ナルモノハ一方ノ證據即チ日本人ノ供述ナリ。我方ニモ亦一方ノ證據アルベシト雖モ、本大臣ガ查覈ヲ遂グタル時ハ、絶テ我兵ガ害ヲ貴國臣民ニ加ヘタル事實ヲ發見セザリシナリ。

大使 貴國兵ヨリ暴行ヲ加ヘラレタル臣民ハ萬死ヲ出テ、仁川ニ遁レタル者共ナレバ、足下ノ

京城ニ在ルノ日ハ彼等ニ出會セラル、ニ由ナシ。

吳大澂 閣下ノ提出セラレタル證據ハ未ダ之ヲ認テ確憑ト爲シ難シ。如何トナレバ此證據ハ多クハ貴國婦女子ノ供述ニ係リ、能ク清兵韓兵ノ區別ヲ辨ズル者ニ非レバナリ。過般變亂ノ後一日我兵偶王宮近傍ニ於テ一人ノ貴國兵ニ逢ヘリ。素ヨリ我兵ハ和語ヲ解セズ、手ヲ以テ口ニ代ヘ、近日韓人日人ヲ怨望スルノ情益熱シ、故ニ王宮ニ入ルハ不可ナリトノ意ヲ示シタルニ、貴國兵ハ其意ヲ誤解シテ所爲ラク、清兵ハ日兵ヲ攻撃セント企圖スト、畢竟斯ル瑣細ノ事ハアリタルナラント雖モ、假ニモ我兵ガ貴國臣民ヲ殘殺シ、又ハ兇暴ヲ加ヘタル事アルベキノ理ナシ。

大使 其節ハ井上全權大使仁川ニ在ルノ日之ヲ聞知シタレドモ素ヨリ瑣細ノ事ナレバ敢テ之ヲ意ニ介セズ、却テ嚴ニ巡查兵卒等ニ命ジテ溫容ヲ主トシテ輕忽ノ所爲勿ラシメタリ。細事ハ措テ問ハズ、本案件ノ如キハ其關擊スル所重大ナレバ我ニ於テ到底不問ニ附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吳大澂 假ニ此案件ヲ以テ一個ノ詞訟トセンニ、今閣下ノ提供セラレタル證據ハ即チ原告一方ノ供述ナレバ當ニ之ニ對スル被告ノ證據ナカ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大使 此案件ハ我臣民ヨリ貴政府ニ對シテ直接ニ提出シタル訴訟事件ニ非ラズ、蓋シ本大臣ノ提供シタル證據書ハ我政府ノ貴政府ニ向テ我要求ヲ貫徹センガ爲ナリ。故ニ本案ノ如キハ之ヲ以テ尋常詞訟ト同一視スルコト勿レ。

吳大徵 閣下ノ所述ハ即チ貴方ノ證據ナリ、之ニ對スル我方ノ反證ナカラザルベカラズト雖モ刻下其準備ナケレバ追テ我方ニ於テモ亦立證スル所アルベシ。

續昌 羈旅ニ朝鮮ニアルノ日吳氏ト俱ニ成ベク詳密ニ事實ヲ查覆セリ。其時同國王ニ諮フニ我兵曾テ暴ヲ行ヒタル事ナキヤ否ヲ以テシタルニ、同國王ハ答テ決シテ之レナシト云ヘリ。實ニ今閣下ノ提供セラレタル件ノ如キハ本大臣等曾テ聞知セザル所ナリ。

大使 假令朝鮮國王之ヲ知ラズト云フモ未ダ以テ事實ノ有無ヲ證スルニ足ラズ。本大臣ハ更ニ吳續兩氏ニ問フ、貴國兵ノ兇暴ヲ行ヒタル事實ノ有無ハ何等ノ手續ニ據テ查明ヲ遂ゲラレタル歟。

續昌 本大臣等ノ特ニ國王ニ諮問シタルノミナラズ、尙ホ獨國領事ボツトレル氏ニ就テ之ヲ問ヘリ。乃チ同領事ハ云フ、韓人變亂ノ機ニ乘ジ日人ノ居室ニ闖入シテ兇暴ヲ逞フシタル如キハ韓人ノ爲ニ深ク其非擧ヲ惜マズンバ非ズ。而テ一語ノ以テ我兵ノ重罪ヲ犯シタル事ニ及バザリシニ因テ以テ氏ノ曾テ其事實ヲ知ラザルノ證トスルニ足レリ。

大使 本大臣ハ未ダ曾テ獨國領事ガ京城ノ巡查長ニ任ゼラレタルヲ聞カズ。該領事ハ如何シテ我臣民ノ居室ニ亂入シタル暴徒ハ特ニ韓人ノミニシテ、一人ダモ貴國兵ノ之ニ連累セザリシヲ知リタル歟。足下ハ該領事一席ノ談ヲ以テ本大臣ガ提出シタル確乎動スベカラザルノ證據ヲ排斥スルニ足ルト思惟スル歟。

(此時續答フル所ヲ知ラズ、頗ル狼狽ノ狀アリ)

本大臣ハ既ニ貴國兵ノ我臣民ニ加ヘタル兇暴ニ關シテ詳述シタルノ事項及我被害臣民ノ供述セル證據ハ我政府ノ已ムヲ得ズ貴政府ニ對シテ相當ノ満足ヲ與フベキ事ヲ要求スルノ趣旨ヲ明確ナラシムルモノナリ。然レドモ素ヨリ我政府ハ求メテ困難ヲ構スルノ念慮アルニ非ズ。既ニ貴國兵ノ我臣民ニ兇暴ヲ加ヘタルハ現ニ形蹟ヲ遺スノ事實ニ係ルヲ以テ之ヲ貴政府ニ提出シ、商辨妥結スル所アラントスルニ外ナラズ。本大臣ハ必ズ明カニ據ルナキ證ヲ提ゲ、強テ要求ヲ試ムルモノニ非ズ。閣下幸ニ之ヲ諒セヨ。

李 要スルニ重大ノ件ニ非ズ、何トナレバ遭難者ノ中一人モ死亡シタル者アルヲ見ザレバナリ大使 閣下ハ僅ニ口供ノ冒頭二三行ヲ瞥見シテ速了セラル、モノ、如シ。書中載スル所各其事情ヲ異ニス、先ヅ終尾ニ至マデ歴閱ヲ遂ゲタル後始テ其事ノ輕重ヲ論ズベシ。閣下若シ熟覽ヲ經バ却テ其關要甚ダ重キヲ明知スルニ至ラン。且貴國兵ガ我臣民ニ加ヘタル兇暴ニ就キ我

政府ハ之ガ爲ニ非常ノ損害ヲ被リタルヲ以テ、敢テ之ヲ不問ニ附シ去ルコト能ハズ。閣下我
ノ已ムヲ得ザルノ事情ヲ諒察セラルベキハ本大臣ノ確信スル所ナリ。

李 既ニ閣下ノ述ベラレタル朝鮮國王ヨリ竹添公使ニ送リタル親翰アラバ一閱ヲ乞フ。

(此時大使ハ伊東大書記官ニ向テ該親翰ハ此所ニ在ルヤヲ問フ、書記官聲ニ應ジテ出
シ大使ニ渡ス、大使手ヅカラ李ニ渡シ李細カニ閱了シテ)

此親翰ニハ王ノ名ヲ署ス、朝鮮ノ例國王ノ名ヲ署スルコトナシ。

大使 竹添公使ノ王宮ニ赴キタルハ畢竟此親翰ノ求メアルニ因ル。此書翰ノ眞僞如何ニ於テハ
誰カ疑ヲ容ル、モノアランヤ。當日竹添公使王宮ニ入りタルトキ、國王直ニ引見シテ懇篤ナ
ル謝辭ヲ賜ヒ、喜悅容顔ニ溢ル。加之其翌日米公使フート氏其他各國使臣等共ニ謁見シタル
時、國王ハ竹添公使ノ友誼ノ厚キト其盡力ノ多キトヲ語り、且フート氏ニ下問セラル、ニ米
國ニ於テモ曾テ政治上ノ大變革ヲ施スノ時、殊ニ國歩ヲ文化ノ域ニ進メントスルニ際シテ鮮
血ヲ濺グガ如キコトアルヤ否ヲ以テセラレタリ。

李 苟モ一國ノ進歩ヲ謀ル何ゾ鮮血ヲ濺グヲ須ヒンヤ。

大使 素ヨリ然リ、苟モ一國タルモノ其改進ヲ求ムルニハ平和ノ手段ニ據ラザルベカラザルハ
復貴論ヲ待タザル所ナリ。

是ニ於テ當日ノ談判畢ル。伊藤大使ハ伊東書記官ヲシテ書類ヲ收メシメ、李以下ヲ延テ他室
ニ移リ、且曰ク共ニ食卓ニ就カント。一列皆食堂ニ入ル。

伊藤李天津會談筆記要略

第三回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四月七日午後三時九分ヨリ天津水師營務處ニ於テ第五回會談ヲ開ク、列席者ハ日本側ハ伊藤大使、榎本公使、伊東大書記官、鄭權大書記官ニシテ、清國側ハ李鴻章、吳大澂、續昌、伍廷芳、羅豐祿ナリ例ニ依テ伊東大書記官英文並和文筆記ノ任ニ當ル。

李 前回ニ於テ閣下ハ委曲貴意ノ在ル所ヲ盡サレタルナラン。

大使 然リ双方所見ヲ陳辯シテ更ニ遺ス所ナカラン歟。

李 最早充分ナルベシ。

大使 双方此上論議ヲ要セザルヲ得バ洵ニ至幸ナリ。

李 實ニ然リ。

大使 此上互ニ審議討論スルノ要ナカルベシ。閣下ハ既ニ本大臣ノ述ル所ヲ充分了解セラレタルナラン。

李 然リ、此上論議ヲ費スヲ須ヒザルベシ。閣下モ亦既ニ本大臣ノ所述ヲ知悉セラレタルナラン。

大使 本大臣ハ粗々貴意ヲ悉セリ。就テハ閣下ノ貴答ヲ得ンコトヲ望ム。

李 抑モ貴我兩國ハ共ニ東洋ニ屹峙スルノ友邦タリ、今閣下兩國ノ和好鄰誼ヲシテ滋ニ敦カラシメン爲ニ頭等欽差トシテ我國ニ來ラル、刻下商辦スル兩國交渉ノ件ノ如キ閣下素ヨリ卓見ノ在ルアラシ。本大臣ノ卑見ニ依レバ双方意見ヲ異ニスルノ點ハ僅ニ小部分ニ過ギズ。願クハ閣下幸ニ枝末ニ拘泥セザランコトヲ、實ニ今次貴國 皇帝陛下ノ閣下ヲ簡シテ特ニ全權大使トシテ派セラレ、親シク貴國厚意ノ存スル所ヲ聞クハ我國ノ欣幸トスル所ナリ。蓋シ貴我兩國ノ和好ヲ永遠ニ保持シ、舊來ノ鄰誼ヲシテ尙ホ一層親密ナラシムルノ長計ヲ籌商スルニ當テ、閣下ノ必ズ高論卓說アルベキヲ信ズルヲ以テナリ。又本大臣ノ旁々信ジテ疑ハザルモノハ、閣下特ニ前來シテ案件ヲ商議セラル、モ、爲ニ榎本公使ハ秋毫モ心ニ慊ラザルガ如キノ感ヲ懷クコトナカラシヲ。

大使 我 皇帝陛下ノ深ク望マセラル、所、唯ダ兩國間ノ和好ヲ保續スルノミナラズ、益々隣

誼ヲ敦フセラレントスルニアリ。我 皇帝陛下ノ特ニ簡ンテ本大臣ヲ貴國ニ派セシメラレタ
ルハ此 聖慮ニ出ヅルナリ。兩國交渉案件ノ如キ、貴國誠ヲ開キ分ヲ乘リ處辨セラルベキハ我
國ノ所懷ト符ヲ合セ節ヲ同フスルモノアランヲ信ズ。貴國我國ヲ待タル、情誼ノ厚キヲ我
皇帝陛下ニ上奏セバ必ズ大ニ 聖慮ニ愜フ所アルベシ。

李 我皇帝陛下ハ未ダ幼沖ニ在マシ政ヲ親セラレズ、是ヲ以テ謁ヲ閣下ニ賜ハズト雖モ、諭ヲ
本大臣ニ下シテ深ク兩國永遠ノ和好ヲ希ハル、ノ聖慮ヲ閣下ニ傳ヘシメラル。然リ而テ今本
大臣ハ閣下ニ再ビ陳述スル所アラン。過般朝鮮京城ノ變ニ於テ不幸ニモ兩國兵ノ間ニ起リタ
ル軋轢紛爭ハ、實ニ兩國政府ノ意料ノ外ニ出デ、毫モ我政府ハ力ヲ以テ貴國ニ較ブルガ如キ
念慮ヲ懷クコトナシ。却テ我ニ於テハ我駐在將官ノ一層注意ヲ密ニシテ斯クノ如キ事端ヲ避
クルナキニ至ラザルノ故ヲ以テ、多少咎ヲ將官ニ歸シタリ。聞ク所ニヨレバ近年貴國駸々文
化ノ域ニ進ミ、陸海二軍大ニ備リ、鐵路郵遞等ノ如キモ亦皆非常ノ進歩ヲ爲セリト。偶々東
遊ノ羈客ニ就テ貴國旺盛ノ一班ヲ窺フコトヲ得、貴國ト最モ交誼ノ敦厚ナル我國人ハ實ニ歎
賞シテ止マザル所ナリ。

大使 貴國ニ對シテ和好ヲ重ンズルハ嘗ニ我 皇帝陛下ノ 聖慮ノミナラズ。本大臣ノ一身ニ
於テモ亦深ク冀フ所ナリ。此點ニ付テハ本大臣ノ所見全ク貴諭ト符節ヲ同フスルモノナリ。

本大臣ノ所懷既ニ此ノ如シ。是ヲ以テ本大臣ハ我政府ニ於テ至當ノ道理アリト確認スルノ外
一モ貴政府ニ向テ要求スルノ意ナキヲ諒シ、聊カ胸襟ヲ安ゼラレンコトヲ閣下ニ懇請セザル
ヲ得ズ、今閣下トハ双方意見ノ異ナル所ヲ視テ僅ニ小部分ニ止ルモノト爲スト雖モ、我ニ於
テハ關要極メテ重キヲ認ム。閣下深ク事體ノ關スル所ヲ察シ、其果シテ重大ナル所以ヲ諒知
セラレンコトヲ望ム。然レドモ兩國專ラ和好ヲ目的トシテ事ヲ議スル時ハ、假令事重大難問
ニ係ルト雖モ、其妥協結局ヲ得ルヤ必セリ。既ニ双方和好ヲ冀フノ精神ヲ竭シテ遺ス所ナク
兩國特簡ノ大臣モ亦和局ヲ旨トスレバ、本案ノ如キ必ズ平和ノ完結ヲ得ルニ難カラザルベシ
然リト雖モ各其主張スル所ヲ固持シテ相讓ルナクンバ遂ニ其底止スル所ヲ知ラズ。爲ニ却テ
大局ヲ誤ルノ虞ナシトセズ、抑モ京城事變ノ如キ素ヨリ兩國ノ料知セザル所一タビ警報ヲ得
テ互ニ驚愕シタルハ兩國相共ニ均シカルベシ。然レドモ一タビ事變ノ起リタル時ハ即チ現ニ
之ガ形跡ヲ存スルヲ以テ、爲ニ細カニ顛末ヲ查明シ、以テ我ニ道理ノ存スル所ハ貴政府ニ向
テ之ガ相當ノ要求ヲ爲サ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李 前回ニ於テ双方全案ニ亘テ詳悉スルコトヲ得タリト雖モ、到底貴方ニテハ貴方ノ證ヲ舉ゲ
我方ニテハ我證ヲ舉ゲタルニ外ナラズ。我將官ノ所爲ニ於ケル自ラ辯護ノ辭ニ乏シカラザル
ハ閣下ノ疑ハザル所ナラン。

大使 本大臣前回ニ於テ陳述シタル事項ニ就キ尙ホ數言ノ加フベキアリ。請フ之ヲ述ン。前回本大臣ハ貴將官ノ我公使ニ銃撃ヲ加ヘタル所爲ハ公法ニ背キ我國威ヲ凌辱シタル重大ノ問案ナレバ、深ク閣下ノ意ヲ留メテ考慮セラレンコトヲ望ミタルニ付、閣下ノ答議セラル、所四點アリ。今試ニ之ヲ舉グレバ第一朝鮮國王ノ親翰ハ真正ニ非ザル事、第二竹添公使國王ノ求ニ應ジテ兵ヲ率キ入城スルニ當リ豫シメ總理衙門ニ通知セザリシコト、第三貴將官ハ當日ノ朝書ヲ竹添公使ニ送リタル事、第四王宮ノ内部ヨリ先ヅ槍ヲ發シタル事、以上ノ四點ハ即チ閣下論點ノ主眼ナルモノナリ。故ニ本大臣漸ク次ヲ追テ論駁アルベシ。

第一、朝鮮國王其一身ノ保護ヲ竹添公使ニ求ムルガ爲ニ贈リタルノ親翰ハ、國王ノ御名ヲ署シ玉璽ヲ鈐スルモノニシテ、其真正疑フベカラズ。若シ之ヲ疑ハバ世間何モノカ信ヲ措クニ足ルモノアラシヤ。加之竹添公使王宮ニ赴キタル時、國王直ニ引見シテ其速ニ來衛スルノ厚誼ヲ深謝スルノ勅語アリ。該國王ハ獨リ竹添公使ニ向テ此謝辭アリタルノミナラズ、京城駐劄ノ外國公使謁見ノ時復タ竹添公使ノ命ニ應ジテ來衛シタルノ厚情ヲ満足スルノ勅語アリ。斯ノ如ク親翰ニ加フルニ二個ノ證據ヲ添ユルノ事實アルヲ以テ、其真正ナル更ニ論ヲ竣タザルベシ。是ニ於テ竹添公使ノ所爲ハ終始國王ノ求メニ應ジテ他ナキヲ覈シ、因テ以テ本點ノ論旨ヲ明確ニスルニ足ルベシ。

第二、尋常ノ事件ヲ處スルニハ素ヨリ外國公使タルモノ其國ノ外務官衙ヲ經ザルベカラズト雖モ、昨年變亂ノ時ノ如キ非常急遽ノ場合ニ臨ンデハ、未ダ必シモ常規ヲ履ミ總理衙門ニ就テ通常ノ手續ヲ經ルノ要ナシ。況ンヤ事情切迫シテ竹添公使ハ該衙門ニ通知スルノ餘暇ナカリシハ明ナリ。假令通知ノ餘暇アリトスルモ苟モ、其駐劄スル所ノ國王ヨリ依頼セラル、ニ於テハ又總理衙門ニ通知スルノ義務アルコトナシ。抑モ國王ハ一國ノ首領ニシテ、總理衙門ハ外交事務ニ關シテ國王ヲ代表スルノ所タルニ過ギズ。當時ノ情勢ニ臨ンデハ竹添公使ノ處置ハ皆正當ニシテ更ニ違法ノコトナシ。猶ホ之ヲ釋論セバ第一竹添公使ハ報ヲ總理衙門ニ致スノ暇ナシ。第二國王ノ命ノミヲ以テ直ニ其求メニ應ズルニ足ルベシ。復タ何ゾ總理衙門ニ通知スルヲ須ンヤ。

第三、閣下ハ當日ノ朝貴將官ヨリ竹添公使ニ書ヲ送リタルト云フモ、同公使ハ晚ク晝後ニ至テ其書翰ヲ接手セリト云ヘリ。若シ閣下ノ乞ハル、時刻ニ於テ果シテ該書ヲ竹添公使ニ送リタリト云ハバ、閣下ハ其書翰ヲ齎シタル使丁ニ由テ之ヲ證明スルコトヲ得ル歟。然ルニ閣下ハ之ヲ證明スル能ハザルノミナラズ、其使丁ハ公使ノ回信モ得ズシテ歸リタリト云フニ非ズヤ。倘シ貴將官ニシテ始メヨリ誠心實意ヲ以テ竹添公使ニ書ヲ寄セタルナランニハ、必ズ其使丁ヲ留メテ回信ヲ求メシメ、以テ協議ヲ遂グル所アラン。然ルニ貴將官ノ計更ニ此ニ出ル

コトナカリキ。要スルニ貴將官ノ所爲ハ時機ニ應ジ正當ノ手續ヲ盡シタルモノト認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第四、王宮ノ内ヨリ先ヅ槍ヲ發シタリト云フモ、亦閣下ハ先ニ其槍ヲ發シタル者ノ果シテ我兵ナリシ歟、將々韓兵ナリシ歟ヲ詳ニセズト云ヒ又或ハ韓兵ナリシカモ未ダ知ルベカラズト云ヘリ。假令閣下ノ言ノ如ク初メ韓兵ヨリ發槍シタリトスルモ、韓兵ノ所爲ハ復タ以テ我公使及ビ其護衛兵ニ向テ理不盡ニモ銃撃ヲ加ヘタルノ辭柄トスルヲ得ズ。貴國ノ將兵ニ於テ此ノ如キ輕忽ノ所爲アリタルヲ以テ之ヲ公法ニ照ストキハ實ニ不正ノ所業タルヲ免レザルナリ猶ホ之ヲ再言スレバ假ニ韓兵ヨリ貴國兵ニ發槍シタルモノトスルモ、即チ貴將兵ノ所爲ハ不正ヲ免レザルナリ。又京城ニ居留スル我臣民ニ對シ貴將兵ノ兇暴ヲ行ヒタル事實ニ關シテハ前回ニ於テ其萬死ヲ出デ、一生ヲ得遁シテ仁川ニ來リタル我遭難臣民ノ口供ヲ貴覽ニ供シタルニ因リ、復タ累ネテ茲ニ立證辯論スルヲ要セザルナリ。

李 我兵ガ京城居留ノ貴國臣民ニ對シテ兇暴ヲ行ヒタルコト、及ビ我將官ノ貴國公使ヲ攻撃シタルコトハ本大臣ノ聞知セザル所ナリ。殊ニ當日竹添公使ハ朝鮮國王ト共ニ王宮ニ在リ。若シ我兵貴國公使ヲ攻撃セント欲セバ勢ヒ國王ヲモ攻撃セザルヲ得ザルベシ。請フ閣下少シク察スル所アレ。

大使 本大臣朝鮮國王ノ全權大使ニ非ズ。故ニ事ノ該國王ニ關係スルモノハ本大臣ノ敢テ一言ノ要スベキナシ。

李 然レドモ此事朝鮮ニ起リタルニ非ズヤ。

大使 凡ソ事ヲ議スルニ當リ其事端ヲ生ジタル地ヲ見ルノ必要アリト雖モ、復タ誤テ本大臣ヲ待ツニ其事變ノ起リタル朝鮮國ノ使節ヲ以テスルコト勿レ。

李 本大臣ハ第一次ノ會合ニ於テ韓兵ノ正服ハ甚ダ我兵ノ正服ニ肖ルコトヲ述ベタリ。其果シテ兇暴ヲ貴國臣民ニ加ヘタル者韓兵ニ非レバ或ハ我商民ナランモ亦未ダ知ルベカラズ。而テ其被害貴國臣民ハ我商民ヲ誤テ我國ノ兵辨ト認メシニ非ズヤ。然レドモ閣下ノ詳述セラレタルガ如ク、我國ノ駐兵果シテ兇暴ヲ犯シタルノ事實アルニ於テハ、我將官之ガ責ニ任セザルベカラズト雖モ、遭難者ノ口供ニ就テ見レバ多クハ其清韓兩兵ノ別ヲ辨知セザル婦女子ノ供述ニ係ルモノナリ。清韓兩兵ハ營ニ服裝ノ相似タルノミナラズ、其携フル所ノ銃ノ如キモ亦異ナル所ナシ。

大使 試ニ問フ貴國ノ慣習ニ於テ婦女子ノ供述ハ一モ證據ト認メザル歟。

李 素ヨリ證據ヲ立ルニ男女ノ別アルコトナシ。然レドモ彼此ノ爭論ヲ決スルニハ先ヅ双方ノ所述ヲ審ニシテ必ず偏言ヲ信ズベカラズ。畢竟スルニ原被兩告各其供述スベキ所ヲ審ニスル

ハ世界普通ノ常則ニ非ズヤ。

大使 貴説ヲ待タズシテ明ナリ。本大臣ハ一言ヲ以テ閣下ニ注告セン。本案苟モ兩國交渉ノ事件トナリタル以上ハ、普通ノ法術ニ於テ詞訟ヲ審按スルノ常則ニ據ルベカラザルナリ。今假ニ我ハ原告トナリ、貴國ハ被告トナルモ此兩國ノ上ニ駕シテ裁斷ヲ下スノ國アルベカラズ。更ニ今一言注告スベシ。我遭難臣民ノ口供ハ決シテ婦女子ノ供述シタルモノノミニ非ズ。身ヲ以テ貴國兵ノ暴殺ヲ免レタル男子ノ供述ニ係ルモノ却テ其多キニ居ルニ就テ熟覽セバ則テ瞭然タラン。

李 今閣下ノ説ニモ此事兩國ノ交渉案件ト爲リタル以上ハ、貴國ハ原告ニシテ我ハ被告タリト云ハレタリ。被告ト雖モ未ダ全ク原告ノ要求ニ承服セザル間ハ被告亦自ラ辯護論争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大使 閣下ハ本大臣ノ提出シタル證據ヲ消滅スルニ足ルベキ反對ノ證ヲ出シ、果シテ貴國兵ノ兇暴ヲ犯サバリシコトヲ明白ニ證明セザル間ハ、即チ我ニ存スルノ證據ハ確乎トシテ天地ト共ニ動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タリ。茲ニ一通ノ書翰アリ、素ヨリ本案ニ關係ナシト雖モ、幸ニ閣下ノ一覽ヲ望ム。蓋シ本大臣ノ意深ク貴將官ノ所言ヲ偏信スルニ足ラザルコトヲ閣下ニ證明センガ爲メノミ。前回ニ於テ續氏ハ貴國兵ノ我臣民ヲ仁川ニ護送シタルコトヲ以テ、貴國兵

ノ毫モ害心ナキノ的證ト爲シ、謂テ曰ク、清兵ノ日本臣民ニ兇暴ヲ加ヘザルコトハ即チ清兵ノ厚意ヨリ推スモ其事實ナキヲ證スルニ足ルベシト、然ルニ今此書翰ニ依テ見レバ、貴説ノ所謂厚情ハ全ク貴國兵ノ意ノミニ出タルニ非ズ。即チ米國公使其他京城駐劄ノ各國使臣ノ厚意却テ多キニ居ルモノ、如シ。

(此時米國公使館フート氏ヨリ竹添公使ニ寄送シタル書翰ノ正寫ヲ示ス其全文左ノ如シ)

朝鮮京城米國公使館ニ於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 十二月九日

竹添公使閣下

余ハ我國ノ海軍士官エンサインベルナード氏ニ托シ嘗テ閣下ノ厚意ヲ以テ余ニ附屬セシメラレタルノ護衛兵四人餘ノ家僕、其他來テ余ニ保護ヲ求メタル者等數人ヲ閣下ニ引渡スベシ。余ハ獨逸國皇帝陛下ノ派出委員ゼムブシュ氏及ビ英國皇帝陛下ノ總領事アストン氏ト協議ヲ遂ゲタル後、此數人ニ安全ナル保護兵ヲ附セラレントヲ要求シ置キタリ。故ニ此數人ハ安全ニ閣下所在ノ地ニ到着セン事ヲ信ジテ疑ハザルナリ。閣下過日來變亂後ノ餘勢ヲ經過シテ今已ニ安泰ナランコトヲ深ク祈ル。拜具

フート 自署

李 (詳ニフット公使) (ノ書翰ヲ視テ) 是レ素ヨリ外交上ノ慣行ナリト雖モ、我將官此書翰ノ委囑ニ應ジタルハ又我ノ厚意ヲ啓示スルニ足ル。

大使 是豈ニ外交上ノ事ニ屬スルモノナランヤ、貴國將官苟モ人道ヲ辨ゼザルニ非ザルヨリハ焉ンゾ斯ノ如キ委囑ニ應ゼザルヲ得ンヤ。目一丁字ヲ解セザル役夫ノ如キモ亦猶ホ人道ヲ知ル、況ンヤ貴國ノ將官ニ於テヲヤ、而テ本書ノ載スル所ニ由レバ其人道ニ基クノ情誼モ亦全ク當日貴國將官ノ意衷ニノミ出ザリシ實蹟ハ顯然掩フ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リ。

李 兎モ角其ノ求ニ應ジタルハ我駐兵ノ貴國臣民ニ對シテ害心ナキヲ見ルニ足ルベシ。

大使 既ニ前回モ述べタル如ク、本大臣ハ我臣民ノ厚意ヲ貴國兵ニ蒙リタルノ事項ニ付テハ素ヨリ謝辭ヲ述べザルベカラズ。然レドモ本大臣ハ同時ニ貴國兵ノ兇暴ヲ犯シタル事迹ニ付テハ貴國政府ニ對シ相當ノ満足ヲ要求セザルヲ得ズ。

李 本件モ亦詞訟ノ原被兩告ニ於ケルガ如ク双方ノ所述ヲ審ニセザルベカラズ。我ニ在テハ特ニ吳氏ヲ朝鮮ニ派シテ事實ヲ查明セシメタルハ閣下ノ熟知セラル、所ナリ。當時井上伯閣下ハ朝鮮ト事ヲ議スル爲メ、貴國全權大使トシテ偶々朝鮮ニ節ヲ駐メラル、故ニ吳氏ハ井上伯閣下ト事ヲ協議セント謀リタレドモ、全權ノ憑據ナキノ故ヲ以テ協議スルコトヲ辭セラレタリ。固ヨリ吳氏ノ全權ヲ有セザリシハ事實ニシテ、井上伯閣下ノ吳氏ト案件ヲ商議スルヲ拒

絶セラレタルモ亦妥當ノ處置ナリ。然レドモ竹添公使ハ變亂鎮定ノ後再ビ京城ニ歸リタリ。公使ハ曾テ我理事官ト互ニ相來住シテ交際アリタル人ナレバ、此時ニ當リ一言ノ以テ其事ノ大要ヲ告グルモ敢テ不可ナルナシ。又公然文ヲ發シテ其事ヲ通知スルモ亦更ニ妨ゲナキ所ナリキ。然ルニ竹添公使ハ一モ此事ヲ爲サルヲ以テ、我兵ノ貴國臣民ニ兇暴ヲ行ヒタル事ニ至テハ實ニ本大臣ノ曾テ聞知セザル所ニシテ、閣下ノ所述ニ依テ吳氏モ亦本大臣ニ於ケルガ如ク始メテ之ヲ聞ケリ。

大使 何故ニ此事ヲ吳氏ニ通知セザリシ歟、又何故ニ竹添公使ハ公然或ハ談話ヲ以テ貴國理事官ニ告ゲザリシ歟ハ皆自ラ理由ノ存スルアリ。蓋シ今回ノ本案件一旦兩國交渉ノ事件ト爲リタル以上ハ、兩國ノ全權大臣ノ間ニ於テ商辨妥結スベキモノナリ。我政府ハ井上大使ニ訓令スルニ復タ貴國全權大臣ト事宜ヲ商辨スベキヲ以テセリ。故ニ井上全權大使ヲ除クノ外何人ト雖モ之ヲ貴國官吏ニ通知スルノ權ヲ有セザルナリ。吳氏ニシテ其全權ヲ帶ビタランニハ、本案ノ如キ果シテ既ニ朝鮮ニ於テ妥協結局シタランコト必セリ。

李 當時吳氏ノ京城ニ駐留シタルニ拘ラズ、氏ニ對シテ商議ヲ拒マレタル理由ハ本大臣ノ所見モ亦貴說ニ同ジ、吳氏ニシテ當時此事アルヲ知ラバ、立トコロニ其事實ヲ查明スルコトヲ得タルベキニ、曾テ其事ヲ聞知シ得ザリシハ更ニ恨ムニ堪ヘタリ。抑モ貴國官吏ハ何故ニ其事

ヲ以テ我官吏ノ聞ニ達セシメザリシ歟。

大使 當時全權大使ノ地位ヨリ云フモ、決シテ全權ヲ有セザル者ト何等議スルコト能ハズ。若シ本案ヲシテ一個人ニ關スル案件ナラシメバ、貴國理事官ニ提出スルコトヲ得ベシト雖モ、然カモ兩國交渉ノ案件トナリタル上ハ大使其人ニ非ズシテ恣マ、ニ之ヲ貴國官吏ニ告グルモノアルノ理ナシ。

羅豐祿(通) 然レドモ若シ此事件ヲ我理事官ニ告ゲラレシナラバ、理事官ハ我兵營ニ於テ事實ノ查明ヲ遂グルコトヲ得今日ノ如キ問難アルヲ免レシナラン。

大使 然ラバ我全權大使ヲ以テ當時全權ヲ帶ビザル人ト事ヲ議スルノ地位ニ在リタルモノト認メラル、歟、本大臣ハ夢ニダモ然ル事ヲ想像セザリキ。我大使一言ノ以テ理事官ニ其事ヲ告グルナキハ實ニ當然ノ處置ト云フベキノミ。我大使ノ能ク協議スベキハ吳氏即チ其人ナリト雖モ、如何セン吳氏ハ當時全權ノ任ヲ帶ビズ、畢竟我政府ハ專ラ其案件ヲ妥結セン爲ニ特ニ全權大使ヲ派遣セラレタルナレバ、素ヨリ竹添公使ト雖モ貴國官吏ニ通告スルノ權アルコトナシ。然ラバ如何ニシテ此事ヲ吳氏又ハ他ノ貴國官吏ニ告グルヲ得ンヤ。

李 本大臣ハ實ニ閣下ノ提供セラル、マデハ絶テ我兵ノ貴國臣民ニ兇暴ヲ行フタルコトヲ聞カザリキ。

榎本 今閣下ノ説ヲ聞クニ、貴國兵京城居留ノ我臣民ニ對シテ兇暴ヲ行フタルコトハ嘗テ聞クセザル所ナリト、然ルニ變亂ノ後未ダ幾日ヲ經ズ、本大臣ハ我外務卿ヨリ電音ヲ接收セリ。

其時外務卿ハ本大臣ニ命ズルニ其ノ寫文ヲ總理衙門ニ轉致スベキヲ以テセリ。此電音ハ即チ京城駐留ノ我臣民貴國兵ヨリ兇害ヲ受ケタルコトヲ明載スルモノナリ。而テ本大臣躬ラ總理衙門ニ赴キテ其寫文ヲ王大臣ニ交付シタルバ必ズ今猶ホ存スベシ。

李 其時總理衙門ハ閣下ニ答フルニ何等ノ事ヲ以テシタル歟。

榎本 本大臣ノ該電音ノ寫文ヲ總理衙門ニ致シタルハ其ノ事ヲ通知セン爲メナリ。我臣民ノ貴國兵ノ爲ニ兇暴ヲ加ヘラレタルモノ幾人ナリシ歟。詳ニ之ヲ記憶セズト雖モ總理衙門ハ本大臣ノ通知ニ因テ當時其事アルヲ知りタルハ明ナリ。時ニ總理衙門ハ本大臣ニ答テ曰ク、此事未ダ曾テ聞クセザル所ナリト雖モ、果シテ此ノ如キ事實アラバ乃チ總理衙門ノ深ク惋惜スル所ナリト、始メ此電音ヲ總理衙門ニ通シタル時ハ恰モ吳氏ノ事實ヲ查明スル爲ニ特ニ朝鮮ニ派セラル、ノ諭ヲ奉ズルノ前ナリ。閣下若シ一閱ヲ望マバ參考ノ爲メ貴覽ニ供スベシ。

李 然ラバ閣下ハ自ラ總理衙門ニ往キ王大臣ニ面シテ其寫文ヲ渡シタル歟。又總理衙門ハ閣下ニ答フルニ此事未ダ曾テ聞クセザル所ナリト雖モ、果シテ此事實アラバ即チ總理衙門ノ最モ惋惜スル所ナリ云々ノ言ヲ以テシタル歟。

榎本 然り閣下ノ云ハル、ガ如シ、本大臣ノ記憶スル所ニ依レバ王大臣ハ尙ホ次デ不日委員ヲ朝鮮ニ特派シテ事實ヲ查明セシメントス云々ヲモ述ベラレタリト思フ。然レドモ刻下其詳細ヲ記憶セズ。追テ本大臣ノ手記ニ據テ證明スル所アルベシ。

吳 本大臣ハ麾下ノ將官ニ對スルニ公平ヲ旨トシテ毫モ偏頗ノ念アルナシ。故ニ彼輩ノ内罪ヲ犯スアレバ其輕重ニ從テ之ヲ責罰シ、寸歩モ假借スル所ナシ。然ルニ本大臣京城ニ在テ事實ヲ查明スルニ當リ、一人ダモ閣下ノ云ハル、如キ重罪ヲ犯シタリト懸疑スベキモノヲ發見セズ。營中ノ規律最モ嚴肅ナリ。此ノ如キ事實ヲ生ジタルハ萬々之レナシト自ラ信ジテ疑ハザルナリ。

大使 本大臣ハ秋毫モ吳氏ヲ攻撃スルノ意ナシ。氏モ少シク顧ミル所アレ。氏ハ其麾下ノ兵ヲ審鞠スルニ先チ、斯ル重罪ヲ犯シタル者自ラ訴テ罪ヲ待ツベキ歟。殊ニ本案ハ我遭難臣民ノ爲ニ補伸ノ道ヲ求ムルニアリテ、韓人我人民ノ爲ニ本案ヲ以テ同氏ニ提出スルノ理アルベカラザルナリ。殊ニ我遭難臣民ハ亂後避ケテ仁川ニ來リ京城ニ在ラズ、吳氏京城ニ對スルノ日ニ於テ兇害ヲ貴國兵ニ受ケタル我臣民ハ貶々僅ニ身ヲ以テ免レタルノ後已ニ京城ヲ去リ、其餘ニ至テハ不幸ニモ貴國兵ノ暴殺ニ罹リテ命ヲ殞シタル者ニシテ、吳氏ノ京城ニ於テ此輩ヲ發見セザリシハ實ニ其故ナキニ非ザルナリ。事實既ニ此ノ如クナレバ貴國兵ハ其嚴罰ノ至ラ

ンコトヲ恐レ、努メテ隱蔽シテ吳氏ノ聞知ニ達セシメザルハ疑ヲ容レザル所ナリ。吳氏ハ兵營ノ規律最モ嚴肅ニシテ毫モ假スナキヲ誇稱セリ。昔者孔明涙ヲ揮テ馬稷ヲ斬リ、以テ軍律ヲ正シタル美譚ハ貴國ノ青史ニ在シテ永ク湮滅セズ、吳氏麾下ノ將官ニ於ケルモ亦孔明ノ馬稷ニ於ケルガ如クナラザルベカラズ。

李 本大臣未ダ我方ノ證據ヲ得ズ、隨テ本案ヲ決定スルニ由ナシ。

大使 (笑) 吳氏ハ平素閣下ノ着愛セラル、所ノ人ナリト雖モ、本大臣ニ對シテハ極メテ公ヲ乘テ事ヲ處辨セラレザルベカラズ。

李 終始閣下ノ意ヲ滿タサントスレバ吳氏ノ意衷ニ背キ、吳氏ノ意ヲ滿タサントスレバ閣下ノ意ニ愜フ能ハズ、本大臣ノ困難幸ニ諒察アレ。

大使 (笑) 本大臣ニ對シテ情誼ヲ盡サレンコトヲ要求ス、本大臣ハ軀幹矮小ナリト雖モ亦一小國ノ使節タリ。閣下少シク諒スル所アレ。

李 素ヨリ閣下ノ官位並ビ高キコトハ夙ニ本大臣ノ聞知スル所ナレバ、誠意尊敬ヲ表セントス吳大徵 本大臣既ニ李中黨ノ恩顧ヲ蒙ル、願クハ均シク閣下恩顧ヲ辱フセンコトヲ。

李 斯ノ如キ案件ハ圓滑ニ附シ去ルヲ可トス。

大使 本件案ノ事ハ京城ニ起リ、現ニ其形跡ヲ遺スニ非ルヨリハ決シテ我政府ハ之ヲ提出スル

コトナシ。凡ソ一個人ニ德義ノ存スル如ク、即チ一國ノ上ニモ亦德義ノ心アリ、列國交渉ノ場合ニ於テハ邦國タルモノノ德義ハ更ニ一個人ノ德義ヨリ、重キモノアリ、何レノ國ト雖モ憑證ナキノ要求ヲ以テ其德義ヲ破ルモノアラシヤ。一個人ノ間ニ於テハ德義ヲ破リ互ニ相欺クコトナシトセズト雖モ、苟モ邦國ノ間妄證ヲ提出シテ德義ヲ破壊シ以テ不法ノ要求ヲ爲スコトアルベシ。

李 本大臣ハ閣下據ルナキノ證ヲ提ゲテ我ニ要求ヲ試ムル者ト思フニ非ズ。本大臣モ亦苟モ一國ノ德義ヲ破ル如キ所爲アルベカラザルヲ知ル。然リト雖モ變亂後未ダ幾何ナラズシテ我國ハ特ニ兩名ノ委員ヲ實地ニ派遣セリ。而テ其查明報道スル所ニ據ルニ曾テ閣下ノ述べラルル如キ、我兵ノ貴國臣民ニ對シテ兇暴ヲ行フタルコトナシ。既ニ此兩委員モ亦其事實ヲ知悉セズ、故ニ刻下我方ニ於テ本案ヲ結了スルニ足ルノ憑據ヲ有セザルナリ。

大使 貴政府ノ貴政府委員ニ於ケル、或ハ閣下ノ説ノ如キ事情アルナラント雖モ、本案既ニ貴我兩國ノ案件トナリタル以上ハ、貴政府我ニ對シテ務メテ公ニ秉テ處分シ、以テ我ヲシテ満足セシメラレシコトヲ要求セザルベカラズ。

李 (微笑) 然ラバ閣下ハ毫モ吳氏ヲ憫察セズ、又氏ニ向テ情誼ヲ表ハサザルモノト謂フベシ。

大使 若シ吳氏異日公使トナリテ我國ニ駐劄セバ、其時ヲ待テ充分情誼ヲ盡サン。

李 假ニ我方ヲ被告ト認ムルモ、被告若シ未ダ其詞訟ニ關シテ答辯スルノ準備ヲ了ヘザルトキハ、之ガ證據ヲ査覆シテ全ク其事實ヲ明白スルマデハ何等原告ノ要求ニ應ズル能ハザルナリ

大使 貴諭ノ如クンバ則チ我國ハ貴國ニ對シテ和好ヲ重ンズルノ誠心ヲ表白シタルニモ拘ハラズ、閣下ニ於テハ全ク我要求ヲ拒否セラレントスル歟、若シ果シテ然ラバ閣下ノ所爲ハ則チ本大臣ノ使命ヲシテ無効ニ歸セシメントスルモノト謂ハザルヲ得ズ。

李 閣下ノ使命ヲ全フスルト否トハ獨リ閣下ノ方寸ニ存スベシ夫レ閣下ノ重大ノ權力ヲ掌握セラル其使命ヲ全フシテ功ヲ樹ツルト否トハ閣下ノ自ラ能ク擇ブ所タリ今閣下ノ稱シテ効ト云フハ必ズ報ヲ獲ルノ謂ヒナラン倘シ閣下ノ意中初ヨリ報ヲ獲ルノ意ナシト云ハ何ゾ貴政府及ビ貴國臣民ノ不滿ヲ鳴スコトナランヤ。

吳大使 閣下ノ權力ハ李中堂ニ諭ユル遠シ。

大使 今回ノ案件ハ獨リ閣下ト本大臣トノ間ニ於テ妥定スベキモノナルガ故ニ、閣下ト本大臣ノ權ハ互ニ相輕重アルノ理ナシ。唯ダ其一方ニ於テ議論ヲ主トシテ事ノ終局ヲ慮ラザルコトアラバ、他ノ一方ハ満足ヲ缺キ其己レノ要求ヲ得ザルニ於テハ徒ラニ辯ヲ弄シテ底止スル所ヲ知ラズ、而テ遂ニ双方ノ間ニ妥局ヲ得ルニ至ラザルベシ。

李 我方ニ於テ事實ヲ查明セン爲ニ特ニ我委員等ヲ京城ニ派シ、而テ該委員等ノ還リ報ズル所

ヲ見ルニ、閣下ノ提出セラレタル如キ事實ナシト反覆陳辯スルノ外ナシ。若シ該委員等報ズルニ此事實ヲ以テセバ、我國ニ於テ其將官ヲ罰シ、以テ典刑ヲ正スノミナラズ、其被害タル貴國臣民ニ向テ相當ニ補償スル所アルベシト雖モ、絶テ我方ニ證據ナキニ於テハ何ニ據テ之ヲ處分スルコトヲ得ンヤ。若シ本大臣之ガ證左ヲ究メズ、直ニ事ヲ處スルアラバ御史ノ爲ニ彈告セラルベシ。故ニ我方ノ證據ヲ得ンニハ須ク其事實ヲ査覆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大使 御史ノ彈告ハ事閣下ノ一身ニ關ス、復タ辯ズルヲ俟タザルナリ。抑モ此案件ヲ商議安定スルニ特リ貴我兩國ノ全權大臣ヲ措テ他ニ此案件ヲ商定スル權ヲ有スルモノナシ。御史ノ事ハ本大臣ニ關繫ナシト雖モ、貴國ノ御史ハ必ズ公義公道ニ基キ何人タルヲ問ハズ偏頗スルナク、公平中正ヲ主旨トスルノ官ナリト信ズルナリ。

李 素ヨリ此案件ヲ議スルノ權ヲ有スル者ハ特リ閣下ト本大臣トノミニシテ、御史彈告ノ如キハ復タ敢テ顧ミルニ足ラズト雖モ、我國ヨリ委員ヲ派シ其實地ニ就テ查明シ、我政府へ具申セシメタル報告ニ至テハ、本大臣顧ミル所ナカラザルベカラズ。即チ其報ズル所一モ閣下ノ提出セラレタル事實ニ涉ルコトナシ。是レ本大臣未ダ被告ノ所述ヲ詳ニスルヲ得ズシテ本案ヲ判定スルニ足ルベキ反證ヲ有セズト云フ所以ナリ。其委員トシテ朝鮮ニ派遣セラレタル吳續兩氏ヲシテ此席ニ列セシメザルハ乃チ是ガ爲メノミ。兩氏ノ朝鮮ニ在ル月餘ニ亘リ、其事

實ヲ査覆シテ本大臣ニ報道シタル以來、今日ニ至ル迄此ノ如キ事實アリタルヲ知ラザリキ。故ニ我方ニ於テハ双方妥結ヲ經ベキ事實ノ的證ナキヲ辯ゼザルヲ得ザルナリ。

大使 本大臣ハ唯ダ事ヲ閣下ニ商議スルニ止マル、今本大臣ノ閣下ト議スル所ノモノハ本大臣ト吳氏ト所見ヲ異ニスル點ニ就テ閣下ノ裁定ヲ要センガ爲ニアラズ。究竟本案ハ貴我兩國ニ關繫スル重大事ナリ。假令吳氏ノ閣下ニ報ズルニ何等ノ事ヲ以テシタルモ本大臣ノ敢テ關カリ知ル所ニアラズ。

李 特リ閣下ト本大臣トノ間ニ於テ此事ヲ商議スベキハ復タ論ヲ俟タズ。然レドモ本大臣ハ天津ニ居住シ、現ニ親シク朝鮮變亂ヲ見聞シタルニ非ズ。故ニ委員ヲ派遣シテ實地ノ事實ヲ查明セシメタルニ、其報告中更ニ閣下ノ云ハル、如キ事實アルヲ見ズ。是ヲ以テ我方ニ於テハ猶ホ査覆ヲ遂ゲザルニ於テハ、惟ダ閣下ノ提出セラレタル證據ノミヲ以テ直ニ事實ノ正確ナルモノト認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大使 此事兩國間ニ於テ決スベキ事件タル以上ハ、宜シク兩國ヲ代表スル兩全權大臣ノ間ニ妥協商定セザルベカラズ。凡ソ此ノ如キ場合ニ於テハ未ダ必シモ證據人ヲ召喚シテ後推糾スルヲ要セザルナリ。貴國委員ノ報告ノミヲ以テ本案ノ効力ヲ左右スベカラズ。閣下幸ニ著名ナル「アラバマ」問件ヲ參考セバ蓋シ瞭然タルモノアラン。而テ兩國交渉ノ事件ハ必ズ之ヲ兩

國間ニ於テ自ラ決セザルベカラズ。

李 雙方妥協ヲ經シガ爲ニ我ニ在テ證據ヲ蒐集セザルベカラズ。吳續兩氏ヲ此席ニ列セシメタルハ即チ閣下ノ提出セラレタル案件ニ付、事實參考ニ便セントスルニ在リ。而テ吳續兩氏モ亦實ニ兇暴ノ事實ヲ知ラザルナリ。貴諭ニ據レバ貴方ヨリ既ニ總理衙門ニ告ルニ此事實ヲ以テセラレ、總理衙門ハ業既ニ知了スル所ナリト、然ルニ總理衙門ハ未ダ曾テ此事ヲ以テ本大臣ニ報ゼズ。故ニ閣下ノ所諭ヲ明確ニセン爲メ、猶ホ之ガ證據ヲ査覆セザルベカラズ。吳氏ノ責任ノ如キハ本大臣ノ敢テ意ニ介スル所ナシト雖モ、既ニ此案件ヲ致ス事實ヲ推究シテ以テ其實跡ノ有無ヲ叩カ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大使 貴方未ダ事實ノ査覆ヲ經ズ是本大臣ノ過チニ非ズ。

李 本大臣素ヨリ閣下ノ述ベラレタル事實ヲ悉ク拒否セントスルニ非ズ。若シ我委員ノ報告ヲ載セテ其事實アラバ則チ直ニ閣下ノ要求ニ應ズルハ本大臣ノ躊躇セザル所ナリト雖モ、如何セン我ニ其事ヲ妥結スルニ足ルベキ證據ノ存セザルヲ。

大使 貴方ニ證據ナキノ故ヲ以テ、我ノ確實ナル證據ヲ斥ケ、其効力ヲ輕重スルコトヲ得ルノ理アルベカラズ。

李 閣下所述ノ事實ハ我兵ノ所爲ニ對スルモノナレバ、猶ホ我方ニ於テモ之ガ事實ヲ査覆シテ

證據ヲ蒐集シ、以テ貴國遭難臣民ノ口供ト對比照較セザルベカラズ。

大使 本案ヲ以テ一詞訟トセバ或ハ然ラント雖モ、既ニ兩國交渉ノ案件トナリタル以上ハ、兩國間ニ於テ自ラ決スベキモノナリ。故ニ本大臣ノ所述ヲ以テ其國法術ニ於テ履行スル如キ鞫審ノ順序ニ依リ査覆セントスルノ理アルベカラズ。

李 我方ニ於テモ事實ヲ査覆セザルベカラズ。然ラザレバ如何トモ安定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大使 今日ハ双方詳細ニ議及シテ互ニ其衷ヲ了解セシナラン。我ニ於テハ此事ヲ以テ重大ノ關要アルモノト、認ムルニ由リ閣下ノ深ク之ヲ諒察シ、幸ニ潛心再考セラレンコトヲ望ム。而シテ閣下ノ所述及ビ本大臣ノ所述俱ニ談判筆記ニ載セテ以テ半句一言モ洩スコトナシ。故ニ本大臣ハ筆記ニ就テ尙ホ貴意ノ在ル所ヲ悉サン。閣下亦次回ニ於テ判然タル確答ヲ與ヘラレンコトヲ豫メ本大臣ニ約セラレンコトヲ乞フ。本大臣在舊久シク此ニ駐マル能ハザルナリ。其我要求ニ關スル事實證據等ハ既ニ閣下ニ陳述シテ遺スナキヲ信ズト雖モ、敢テ本日之ガ決答ヲ要セザルベシ。唯ダ望ム潛思熟慮シテ次回ニ於テ明確ナル決答アラシムコトヲ。

李 閣下希望セラル、所何レノ點ニアル歟、垂示アランコトヲ乞フ。

大使 本大臣ハ唯ダ妥當ノ協議ヲ望ムノ外ナシ。然レドモ貴方ニ於テ際限ナク事ヲ未定ニ附スル如キアラバ決シテ閣下ノ決答ヲ待タズ追止自ラ擇ブベキノミ。但ダ本大臣ハ我政府ニ通報

スルニ今日ノ情勢ヲ以テスベシ。

李 數日間互ニ討論シタル上ハ孰レカ協議ヲ遂ゲザルベカラズ。過日閣下ハ使命ノ目的ハ大別シテ二アリ、曰ク一ハ既往ニ屬シ、一ハ將來ニ關スト、而テ閣下二者孰レヲ重トシ孰レヲ輕シトセラル、歟。

大使 嘗テ本大臣ノ述べタル二個ノ目的ハ共ニ兩國ノ和好ヲ保續スルニ缺ク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レバ、二者輕重アルコトナク、俱ニ兩ツナガラ重大トス。若シ其ノ一ヲ完フスルモ其一ヲ缺クハ素ヨリ本大臣ノ怡バザル所ナリ。唯ダ希フ所ハ二者並ビ行ハレ、我國ノ和好ヲ重ンズルノ素旨ニ協フニ在リ。

李 二者同時ニ完結セントスルハ本大臣ノ爲ニ頗ル難事ニ屬スル所ナリ。閣下乞フ再考セラレシコトヲ。

大使 本大臣ハ本邦ニ在ルノ日ヨリ貴國ニ到着シテ以降、今ニ至ルマデ寤寢ノ間尙ホ案件ニ付テ考慮スル所アリ、本大臣全ク此案件ヲ了スルマデハ常ニ考量シテ措カザルベシ。冀クハ閣下モ亦同ジク再考三思セラレンコトヲ。

李 本大臣モ過般京城ノ警報ニ接シタル以來深く考慮ヲ費セリ。其變亂ノ因縁ニ至テハ今日概ネ世人ノ諒知スル所ニシテ、決シテ罪ノ我國人ノミニ歸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リ。

大使 双方困難ノ情實アルコトニ就テハ既ニ意衷ヲ盡シテ更ニ餘蘊ヲ遺サズ、本大臣ノ事ヲ了シテ閣下ニ辭別スルニ至ルマデハ到底相互ニ困難ヲ免レザルベシト雖モ、苟モ國家ノ重キヲ荷ヒ、政柄ヲ執テ其責ニ任ズルニ因リ、本大臣ハ堅忍其事ヲ處シ以テ本分ヲ全フセザルヲ得ズ。閣下モ亦一國ノ重キヲ荷ヒ之ガ責ニ任ズベシ。本大臣深く閣下困難ノ位地ニアルヲ諒知セザルニ非ズ。閣下幸ニ兩國交渉ノ如何ヲ洞察シテ其大局ヲ顧全セラル、時ハ、必ズ我要求ヲ拒否スルノ理アルベカラズ、到底本大臣此ニ駐留スルノ間ハ双方各力ヲ盡シテ其議スベキハ議シ、務メテ妥協ヲ謀ラザルベカラズ。

李 高諭洵ニ然リ、本大臣モ亦力ヲ盡シテ之ガ困難ヲ排除スベシ。若シ悉ク之ヲ排除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モ、亦其幾分ヲ除キ以テ困難ノ圏域ヲ縮少スルノ外ナシ。側ラ聞ク閣下泰西ニ周遊シ、識高く見宏シ、故ニ本案ニ關スル困難ヲ排除スルニ於テハ閣下既ニ卓見アラシク信ズ。大使 本大臣満足ヲ得ン爲ニ既ニ要求ノ件ヲ貴政府ニ提出セリ。然ラバ則チ困難ヲ排除スルノ發議ハ先ヅ双方ヨリ提出シテ我ニ報ズル所ナクンバアルベカラズ。

李 閣下宏量ノ資ヲ以テ之ヲ籌ラバ此困難ヲ排除スルニ就キ自ラ高説ヲ藏セラル、ヤ更ニ疑ヲ容レザル所ナリ。閣下若シ其議ヲ出サバ則本大臣亦胸襟ヲ開キ以テ我政府ノ容諾スル所ヲ開陳スベシ。閣下ト條件ヲ議スル既ニ三回ニ及ビ、各辯論ヲ發シテ餘ス所ナシ。惟フニ閣下ノ

聽聞ニ達シタルモノニ依リ、既ニ我意ノ在ル所ヲ判定セラレシナラン。閣下北京ヲ辭シテ再
ビ天津ニ下ラントセラル、時、總理衙門ノ王大臣本大臣ニ報ズルニ閣下今次ノ案件ニ付極メ
テ高論卓説アリ。故ニ双方協議スルニ於テ甚シキ困難ヲ見ザルベキヲ以テセリ。本大臣ハ切
ニ總理衙門ノ豫望ヲシテ空シカラザラシメンコトヲ冀フノミ。

大使 本大臣曩ニ王大臣ニ面シ、今次我使命ノ概略ヲ陳述シタル後、王大臣ニ告テ曰ク、李中
堂ハ外交ノ事務ニ熟達シ、如何ナル重大ナル難問ト雖モ明晰妥定スルノ識量ヲ有スト、又閣
下ハ殊ニ我國ニ對シテ和好ヲ重ゼラル、事ニ至テハ我國ノ見ル所モ亦貴國ニ同ジ、本大臣ハ
王大臣等ニ告ルニ我談判ヲ要スルノ事件ヲ以テシタルノミナラズ、尙ホ我 皇帝陛下ノ 聖
慮專ラ東洋ノ大局ヲ顧全セラル、ニ在ルヲ以テセリ。貴國幸ニ東洋ノ大局ヲ顧念シ、兩國ノ
和好ヲ重ンゼラル、時ハ今回案件ノ如キモ必ズ妥結和好ニ歸セザルコトナカルベシ。

李 閣下王大臣ニ面晤シテ貴國ノ我國ニ對スル所見ノ概要ヲ述ベラレタル時、今次談判ヲ要ス
ルノ事ニ關シ要求ノ點ヲ指示セラレタル歟。

大使 然リ、大臣ハ粗々其要點ヲ指明セリ。

李 總理衙門ヨリ閣下王大臣ノ談話筆記ヲ寄送セリ、然ルニ其載スル所ヲ閱スルニ、閣下ノ本
大臣ニ告ル所ト又異ナルモアリ。或ハ疑フ該筆記ニ誤テ之ヲ脱漏シタルナランコトヲ。

大使 其異ナル點ヲ舉示セラルベシ。若シ誤謬アルニ於テハ本大臣即時辯明スル所アラシ、本
大臣ノ天津ニ於テ閣下ニ述ル所ト北京ニ於テ王大臣ニ陳ル所ト異同アルノ理ナシ。

李 總理衙門王大臣ノ報ズル所ニ據レバ、閣下ハ僅カニ二要點ヲ舉示セラレタリ。第一ハ即チ
撤兵ノ事、第二ハ即チ我將兵ヲ處罰スル事是レナリ。而テ第一撤兵ノ事ニ付テ王大臣本大臣
ニ通知シテ曰ク、總理衙門ニ於テ閣下ニ答ルニ日兵撤回セバ亦我兵モ撤回スベシ、其事ニ就
テハ敢テ困難ナカルベキ旨ヲ以テセリト。第二將兵處罰ノ事ハ答ヲ我將兵ノミニ歸スベキ
謂レナシ、宜シク竹添公使モ罰セザルベカラズ。而テ刻下閣下ノ痛論セラル、我兵貴國臣民
ニ兇害ヲ加ヘタル件ニ至テハ、總理衙門ノ公文並ニ閣下ニ談話シタル筆記ニ一語モ載スルナ
シ。

大使 本大臣總理衙門ノ王大臣ニ對シテ我臣民遭難一件ヲ陳述シタルハ本大臣自ラ堅ク保證ス
ベシ。但ダ我方ニハ當日ノ筆記アリ、何時ニテモ貴國ニ供スベシ。

李 故ニ本大臣ハ其意ヲ得ザルコトアリキ(言未ダ終
テザルニ)
大使 斯ノ如キ誤ハ屢々總理衙門ニアルコトナラン、本大臣何ノ必要アリテ王大臣ト閣下ニ告
ルニ其要領ヲ増減スルコトヲ爲サンヤ、唯ダ王大臣ニ告ル所摘要ニ過ギザレバ或ハ本大臣ノ
意ヲ得ザルコトアリシヤモ知ルベカラズ。

李 或ハ然ラン、閣下ハ其事ヲ以テ簡短ニ陳述セラレタルベシ。是亦我ニ一困難ヲ疊加シタルモノナリ。

大使 王大臣ト第一回面晤ノ時概略使命ノ在ル所ヲ告ゲ、談話ヲ了スルノ後更ニ本大臣所述ノ覺書ヲ作り以テ王大臣ニ交付セリ、而シテ最後面會ノ時我政府ノ貴政府ニ對シテ要求スル點ヲ擧ゲテ逐一陳述シタリ。是等ノ事實アル以上ハ本大臣ハ決シテ王大臣ニ假スニ我意ヲ解セザルノ辭柄ヲ以テセザルベシ。

榎本 既ニ大使ノ閣下ニ述ベラレタルモノ、外、尙ホ其他議スベキノ事項アリト、當時大使ヨリ王大臣ニ陳告シタリ。

李 然レドモ我兵兇暴ヲ行ヒタル件ハ總理衙門ノ公文並ニ閣下ノ談話筆記ニ載セザルハ如何。

大使 彼等ハ何ニ據テ双方ノ談話ヲ筆記シタル歟、本大臣王大臣ニ面接スルノ時、伊東大書記官筆ヲ執テ傍ラニ在リ、記スルノ外彼此共ニ一人ノ筆記スル者ヲ見ザリキ。畢竟此事件ヲ商議決定スルノ權ハ貴我兩全權大臣ニ在ルヲ以テ、總理衙門ニ何等關繫スル所ナシト雖モ、本大臣將ニ北京ヲ去ラントスルニ際シ、英國公使本大臣ヲ訪問シ、説クニ北京ニ於テ開談スルコトヲ以テス。然レドモ本大臣ハ之ニ答テ曰ク、總理衙門ノ王大臣素ヨリ此事ヲ商議スルノ權ヲ有セズ、故ニ本大臣亦王大臣ニ向テ意見ヲ陳述スルノ要ナシト、而テ本大臣ハ辭京ノ通

報ヲ王大臣ニ送リタルニ、王大臣ハ告別ノ爲ニ來リ閑話ヲ以テ協議センコトヲ望マレ、則チ此ノ閑話中ニ我要求ノ點ヲ詳述セリ。

李 總理衙門ヨリ本大臣ニ公文ヲ致シタルコト二回アリト雖モ、皆伊藤大使ノ要求ハ二點ニ過ギズ、即チ一ハ撤兵ノ事、一ハ將兵處罰ノ事ニシテ此他ニ及バズト云ヘリ。

大使 本大臣ハ三點アリト云ヒ、其他議スベキ事項亦之レ有リト云ヒタリ。而テ今逐一陳述スルノ要ナシ。若シ閣下此意ヲ以テ總理衙門ト往復セバ自ラ明瞭ナルベシ。

右ニテ當日會談ヲ畢ル時ニ午後六時十分ナリ。一同晚食ヲ喫シテ辭別ス。

伊藤李天津會談筆記要略

第五回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四月十日午後三時天津直隸總督衙門ニ於テ第六回會談ヲ開ク、日本側ノ出席者ハ伊藤大使、榎本公使、伊東大書記官、吳書記生ニシテ、清國側ハ李鴻章、吳大澂、續昌、伍廷芳、羅豐祿ナリ伊東大書記官英文並ニ和譯筆記ニ當ル。

李 雙方同意ヲ表スルコトヲ得ベキ高案ナキ歟。

大使 本大臣ハ唯ダ閣下ノ高案ヲ提出セラレンコトヲ待ツノミ。

李 今日ニ至ルマデ雙方相會スルコト既ニ三回ノ多キニ及ビ、各々意衷ヲ盡シテ餘ス所ナシ。今ヤ一定ノ論點ニ歸着シ、全案ノ結局ヲ爲サルベカラズ。

大使 双方談論ヲ盡シ、各節既ニ明晰ナルヲ得タリ。本大臣ノ既ニ叙述シタル事項ハ閣下モ亦能ク了解セラレタルナラン。唯ダ此上ハ閣下ノ決答ヲ待ツノ外ナシ。

李 閣下ノ要求ハ既往ニ關スルモノト將來ニ及ボスベキモノトノ二段アリ。其二段ノ内孰レガ重ク孰レガ輕シトセラル、ヤヲ問ヒタルニ、閣下ハ既往ニ關スルモノ及ビ將來ニ及ボスベキモノノ相待テ共ニ輕重アル事ナク、兩ツナガラ之ヲ獲ルニ非レバ貴意ニ慚ハズト答ヘラレタリ大使 洵ニ然リ、前回ニ於テ本大臣ノ陳述シタル所即チ貴説ノ如シ。曾テ本大臣總理衙門ノ王大臣ニ詳述シタルモノハ、閣下總理衙門ヨリ通信ヲ得テ其詳細ヲ記憶セラル、ナルベシ。本大臣總理衙門ノ王大臣ニ告グルニ日清兩國間ノ和好ヲ永遠ニ保續セザルベカラズ、營ニ之ヲ保續スルノミナラズ、益々隣誼ヲ修メテ愈々親睦ヲ敦フセンコト我國ノ誠意祈望スル所ナル旨ヲ以テセリ、我國ノ素懷此ノ如クナルヲ以テ本大臣更ニ附言シテ曰ク、過般不幸ニモ兩國兵ノ間ニ紛爭ヲ生ジタルヨリ、其結果ハ竟ニ兩國兵ノ間ニ日々相敵視スルノ情ヲ挑發スルニ至レリ、猶ホ此儘兩國ノ兵ヲ該地ニ駐紮セシムルトキハ、之ガ爲ニ兩國ノ間ニ事端ヲ滋シ勢ヒ自ラ兩國ノ和好ヲ毀傷スルニ至ルベキモ、亦逆シメ料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是レ素ヨリ和好ヲ重ンジ隣誼ヲ敦フスルノ所以ニ非ズ、故ニ兩國各々其駐兵ヲ撤回スルコトヲ訂約シ以テ兩國間ノ和好ヲ毀傷スベキ障害ヲ排除シ、隣誼ヲ敦フシ大局ヲ顧全スベシト、此事專ラ將來ニ關シ、前後ノ事宜ヲ商籌スルニ係ル。既往ニ關スルモノニ至テハ現ニ形迹ヲ遺スノ事實ナルヲ以テ、本大臣ハ貴政府ノ我要求ニ應ジ我ニ満足ヲ與ヘラレンコトヲ請求セザルヲ得ズ

李 兩國各其駐兵ヲ撤回スルノ一事ハ、洵ニ隣交ヲ重ンジ善後ノ事宜ヲ商籌スルニ係ル、既往ノ事實ニ關シテ總理衙門ハ本大臣ニ報ジテ曰ク、我將官ノミ豈ニ獨リ其科ヲ受クベキモノナランヤト、是ヲ以テ本大臣ハ閣下ノ先ヅ撤兵ニ關スル事項ニ就テ談論セラレンコトヲ冀望ス。大使 撤兵ノ事將ニ閣下ト談論セントス。然レドモ其他ノ事項ニ至テハ閣下將ニ何等ノ措置ヲ施サントセラルル歟。

李 敢テ請フ先ヅ撤兵ノ事ヲ論談セラレンコトヲ。

大使 然ラバ暫ラク貴命ニ應ジ撤兵ノ事ヨリ始メン。

李 本大臣ハ曾テ榎本公使ニ面會ノ節委曲氏ニ述ベタル如ク、過般井上伯朝鮮ヘノ使命ヲ了ヘ歸京セラレタル後、貴國駐劄我公使トノ面話中、井上伯ノ談偶々隣好ノ事ニ及ボシ、苟モ善後ノ事宜ヲ籌商センニハ兩國須ラク各朝鮮ニ駐紮セシムルノ兵辨ヲ撤回スベシトノ議ヲ發セラレタリ。是ニ於テ乎我公使ハ直ニ電報ヲ以テ此事ヲ總理衙門ニ報道シタルニ因リ、竟ニ井上伯ノ發議ヲ以テ我皇帝陛下ノ裁鑒ヲ仰グニ至レリ。抑モ我兵ハ素ヨリ朝鮮ヲ保護スル爲ニ該地ニ駐劄スルモノニシテ、我國ニ於テモ之ヲ撤回スル能ハザルガ故ニ、此議ニ關シ更ニ商議スルヲ要セズト、竟ニ我廟議ノ一決スル所ヲ以テ我公使ニ訓示セリ。然ルニ本大臣前キニ閣下使命ヲ帶ビテ當地ニ渡航セラルベキノ報ヲ得ルヤ、直ニ其報ヲ轉ジテ總理衙門ニ傳ヘ、

且告ゲテ曰ク、日本ノ全權交ヲ重ンズルノ素旨ヲ表セン爲ニ、大使ト此事ヲ議セザルベカラズト、總理衙門乃チ本大臣ノ言ヲ容ル、因テ觀ルベシ本大臣ノ建議ニシテ幸ニ容レラル、コトヲ得タルヲ以テ、漸クニシテ今閣下ト此議ヲ商辨スルコトヲ得タルナリ。井上伯ハ曾テ此事ヲ以テ衆下ニ吾ゲタルコトナキ歟。

大使 尊話ノ始末何時頃ノ事ナリシヤ、井上伯朝鮮ニテ使命ヲ了ヘ歸朝シタル後ニ係ル事ナル歟。

李 井上伯歸朝後ノ事ナリ。

大使 井上伯ハ一月十九日ヲ以テ東京ニ歸着セリ、尊話ノ如キ始末ハ井上伯曾テ本大臣ニ吾ゲタル事ナシ。兩國各々其駐兵ヲ撤回スベキノ議ハ貴國公使ノ提案ニ係ルトモ、又ハ我外務卿ハ其議ヲ拒否スルノ答文ヲ得タルトモ、未ダ曾テ夫レ等ノ事ヲ聞カズ。貴國公使果シテ答文ヲ井上伯ニ送リタランニハ、本大臣必ズ聞知セザルコトナカルベシ。然ルニ本大臣未ダ曾テ其事アルヲ聞カズ。

李 我國公使ハ更ニ其事ヲ商議スルヲ要セザル旨ヲ訓示セラレタルナリ。

大使 貴政府ノ訓示此ノ如クナルヲ以テ、貴國公使ハ果シテ答文ヲ我外務卿井上伯ニ送ラレザリシナラン。或ハ其事タル貴國公使ト我外務卿トノ一席ノ閑話ニ過ギザリシナラン。我内閣

ハ我 皇帝陛下ノ親臨シテ大政ヲ統轄セラル、ノ處ナリ。井上伯果シテ其席ニ於テ開陳セラレタランニハ必ズ本大臣ノ聞ニ達セザルノ理ナシ。是ヲ以テ貴政府朝鮮ニ駐紮スルノ兵ヲ撤回スルノ議ヲ拒否シタルコトニ付テハ、貴國ハ果シテ公然答文ヲ送ラザリシコトヲ諒スルニ足ルベシ。

李 其事素ヨリ貴國外務卿ト我公使トノ一席ノ閑話ニ過ギズ。本大臣ノ話次偶々其事ニ及ビタル所以ノモノハ、一ハ以テ當時我廟堂ノ政略如何ヲ啓示シ、一ハ以テ貴大臣ノ使命ヲ帶ビテ本地ニ來ラレタルガ爲ニ、勢ヒ自ラ我廟議ヲ一變シ、曩ニ本大臣ヲシテ撤兵ノ議ヲ閣下ト商議スルコトヲ得セシムルニ至リタルノ事情ヲ表明セントスルニ在リ。撤兵ノ議ニシテ妥協ヲ得、事和好シ歸セバ則チ閣下ノ使命ハ充分ニ其効ヲ顯ハシ、貴國 皇帝陛下ニ上奏シテ 聖慮ニ協フモノト云ハザルベカラズ。然ラバ則チ今回ノ件ニ關シ細微末節ニ至ルマデ悉ク擧テ満足ヲ獲ンコトヲ望マル、ガ如キハ、本大臣閣下ノ爲メニ採ラザル所ナリ。撤兵ノ議タルヲ自餘ノ二件ニ比スレバ關要最モ重シトス。本大臣モ亦撤兵ノ議ヲ以テ重シトスルガ故ニ、此議ニ就テ閣下ト商定センコトヲ約諾セシナリ。苟モ事體ノ關スル所事ノ輕重ヲ考較シテ、既ニ撤兵ノ重キヲ知ラバ復タ何ゾ自餘ノ末節ニ就テ屑々スルヲ須ヒンヤ。此事ニ付テハ過日日本大臣北京駐紮ノ貴國公使ニ囑托スルニ務メテ居仲調停セラレンコトヲ以テシタリ。

大使 貴我ノ間ニ居仲調停ヲ謀ルベキノ意ヲ以テセラレタルノ意ナル歟。

李 貴我兩全權大臣ノ間ニ周旋盡力スベキハ榎本公使ノ職分ナリ。本大臣ハ曾テ閣下ノ目前ニ於テモ亦此事ヲ公使ニ囑托セリ。

大使 閣下既ニ撤兵ノ事ヲ議セントス、乃チ双方商議ヲ遂ゲタル後ハ果シテ其結果ヲ實行スルノ趣旨ヲ以テ今撤兵ノ議ニ付開談セラレントスル歟。

李 勿論其結果ヲ實施センガ爲ニ其事ヲ議セント欲スルナリ。其實施ノ方法ニ關スル細節ハ追テ商定ヲ經ル可ナリ。

大使 然ラバ則チ敢テ先ヅ閣下ニ問ハントス。兵ヲ撤スルニ付テ如何ノ方法ヲ以テセズ能ク閣下ノ承諾ヲ得ベキ歟、請フ貴意ノ在ル所ヲ示セ。

李 何時ニ至リ貴國其兵ヲ撤スルコトヲ得ベキカ。
大使 何時ニテモ兵ヲ撤スルコトヲ得ベシ。但ダ最モ速ナルヲ善トス。此末更ニ永ク兩國ノ兵ヲ朝鮮ニ駐紮セシムルガ如キハ、或ハ一朝不慮ノ變ヲ生ジ、既ニ刻下此困難アルニ更ニ事端ヲ滋スコトアランヲ慮ル、ガ故ニ、撤兵ハ成ルベク速ニ舉行セラレンコトヲ望ムナリ。更ニ一旦急變ヲ生ズルガ如キアラバ、今日ニ於テ談判ヲ要スルノ件ハ一層ノ錯綜ヲ極ムルニ至ラシ。

李 洵ニ然リ、本大臣モ亦貴我兩國ノ駐兵ノ間ニ再ビ事端ヲ生ゼンコトヲ患フルナリ。閣下幸ニ本大臣ニ許スニ言ヲ盡スベキヲ以テセラル、ニ於テハ、本大臣腹臆ナク閣下ニ吾グベシ。過日朝鮮駐劄ノ我將官ノ本大臣ニ報告シテ曰ク、朝鮮人ハ日清駐兵ノ市街ニ出會スル毎ニ頻リニ復タ其間ニ軋轢爭鬪ヲ生ゼン事ヲ恐怖シテ措ク能ハズ、蓋シ朝鮮人ハ日兵ノ清兵ヲ疑フノ念深キヲ知レバナリト是ヲ以テ本大臣ハ我將官ニ嚴命ヲ下シテ、我駐營ノ兵辨ヲ羈束スルニ嚴肅ノ規律ヲ以テシ、寸歩モ動クコトヲ得ザラシメタリ。閣下ノ將來ヲ憂慮セラル、ハ本大臣ノ感ヲ同フスル所ナリ。既ニ本大臣ノ聞ク所ニ據レバ朝鮮國王モ亦京城ニ於テ日清兩國ノ駐兵ノ間ニ再ビ爭鬪ヲ開クアランコトヲ恐怖スルモノ、如シ。

大使 再ビ兩國駐兵ノ間ニ軋轢紛爭ヲ起シ復タ大事ヲ生ズルニ至ラバ如何トモ爲シ難シ。

李 朝鮮國王及ビ人民共ニ朝鮮保護ノ爲ニ更ニ我兵辨ヲ派遣センコトヲ請起セリ。然レドモ兩國兵辨ヲ京城ニ駐留セシムルトキハ必ズ其間ニ軋轢ヲ生ゼンコトヲ免カレズ。

大使 然ラバ閣下ハ何時頃貴國ノ兵ヲ撤回セラル、ノ胸算ナルカ。

李 本大臣ハ更ニ閣下ニ一言スベキ事アリ、今我駐兵ヲ撤回セザランコトヲ我國ニ請求スルヤ疑ナシ。故ニ前以テ公文ヲ行ヒ、我駐兵撤回ノ主意ヲ朝鮮國王ニ如カズ、朝鮮國王ノ新宮ニ遷幸セラレタルハ、兩國駐兵ノ間ニ或ハ爭鬪ノ起ランコトヲ恐れ、舊來ノ王宮ニ留

マルヲ懸念セラレタルガ爲メナリト云フ。

大使 然リ、其事載セテ上海新聞紙ニ在リ、本大臣既ニ之ヲ一讀セリ。

李 朝鮮國王ハ當時我將官ニ依頼スルニ兵辨ヲ派遣シ遷幸ノ式ニ臨マンコトヲ以テセリ。

大使 上海新聞紙ニモ其事ヲ載セタリ。且ツ該新聞紙ハ當時國王ノ儀仗途次ノ實況ヲ報道スルコト甚ダ詳ナリ。其記スル所ヲ見ルニ、遷幸ノ式ニハ國王親近ノ輩皆國王ニ隨從シ、清國兵之ヲ警護シタリ。而シテ日本人ハ一人モ其式ニ招カレタル者ナシ云々トアリ。殊ニ最モ笑フニ堪ヘタルハ、國王ノ儀仗列ヲ正シテ整々路次ヲ通行セル際、日本代理公使ハ公館ノ窓隙ヨリ之ヲ覗ヒ、此大禮ニ臨ムコトヲ得ザルガ爲ニ怨ミヲ含ミ、頗ル鬱悒ノ狀アリト云ヘリ。蓋シ此一篇ハ我邦人ヲ誣ユルノ惡意ニ作ルモノ、如シ。

李 愚モ亦甚シ、本大臣既ニ我將官ノ報告ヲ接收セリ、當時ノ實況載セテ最モ詳ナリ。該報告ニ據ルニ、貴國ノ代理公使近藤氏モ亦其式ニ招カレタリ。而シテ貴國ノ兵凡ソ三百人計、路次ノ左右ニ整列シテ儀仗ヲ警衛シ、近藤氏鼓樓ト稱スル小高キ所ニ在リテ之ヲ監督セリト云フ。之ヲ以テ窓隙ヨリ覗ヒ見タリト云フガ如キハ全ク架空ノ虛説ナルヲ證スルニ足ルベシ。吳大澂 儀仗ノ通行ニ際シ、貴國ノ兵路次ノ左右ニ在テ之ヲ警衛セシハ即チ國王ニ對シテ敬禮ノ意ヲ表スル所以ナリ。近藤氏ガ窓隙ヨリ覗ヒ居リシト云フハ虛妄モ亦實ニ甚シ、本大臣朝

鮮ニ駐劄セシ時、曾テ近藤氏並ニ貴國ノ將官ヲ招キ、共ニ宴ヲ張リ互ニ觀ヲ罄クシ双方ノ交情實ニ親密ナリシ抑モ新聞紙ノ信ヲ措クニ足ラザルコト獨リ此事ノミナラザルナリ。

李 撤兵ノ事ハ別ニ明條ヲ設ケテ以テ訂約スルヲ要セラル、歟。

大使 向後貴我ノ間ニ協議ヲ遂ゲタルノ事件ハ凡テ之ヲ書面ニ認メ整頓ヲ爲スベシ。既ニ本大臣ノ述べタル如ク、我ニ在テハ何時タリトモ我駐兵ヲ撤回スルコトヲ得ベシ。閣下ノ說ニ前以テ公文ヲ行ヒ朝鮮國王撤兵ノ主意ヲ通告セントスト述べラレタリ。然ルニ閣下ハ朝鮮國王ノ回答ヲ得タル後ニ非ザレバ貴國兵ヲ撤セズト云ハル、歟、將タ朝鮮國王ノ回答ヲ得ル迄ハ我國ニ於テモ撤兵ノ舉行ヲ猶豫スベシトノ意ナルカ、貴意ノ在ル所ヲ聞カン。

李 本大臣ニ於テハ朝鮮國王ノ回答ヲ待タザルヲ得ズ。

大使 閣下ハ貴國ノ兵ヲ撤回スルノ時期及ビ其方法等ノミニ就テ朝鮮國王ニ照會セラル、ノ胸算ナル歟。

李 本大臣ハ朝鮮國王ニ告グルニ我撤兵ノ主意ノミヲ以テスベシ。朝鮮國王既ニ其ヲ保護スル爲ニ更ニ我兵辨ヲ派遣センコトヲ本大臣ニ請求シタレバ、本大臣ニ於テハ我撤兵ノ主意ヲ該國王ニ通告スルハ洵ニ止ムベカラザルノ舉ナリト信ズ。

大使 其主意トハ何等ノ事ヲ云ハル、カ、閣下ノ朝鮮國王ニ公文ヲ送ラル、ハ閣下ノ便宜ニ存スベシ。貴我双方ニ於テハ兩國ノ間ニ撤兵ノ事ヲ締約スル何ノ妨ゲカ之レアラシ。

李 素ヨリ然リ、我方ニ在テ此事ヲ決スベキハ本大臣一人ノ方寸ニ屬ス。本大臣ノ朝鮮國王ニ通知セントスル所ノモノハ唯ダ撤兵ノ主意ノミヲ以テスルニ在リ、毫モ其他ノ事ニ涉ラザルナリ。

大使 貴我双方ノ間ニ妥協ヲ經タルモノヲ以テ、閣下ヨリ朝鮮國王ニ通知セラル、コトハ本大臣ニ取リテ何等關係スル所ナシ。閣下果シテ朝鮮國王通知スルノ要用アラバ、寧ロ双方撤兵ノ約ヲ履行スル前ニ於テ通知セラレンコトヲ望ムナリ。

李 閣下ハ貴國駐兵ノ數ヲ舉ゲテ恐ラク撤兵ヲ行ハル、ノ意ナル歟。

大使 數ヲ盡シテ撤回スルヲ善シトス、然レドモ貴國若シ駐兵ノ幾分ヲ猶ホ該地ニ駐メラル、ノ意ナルトキハ、我ニ在テモ亦同ジク我兵ノ幾分ヲ駐メザルヲ得ズ。凡テ此撤兵ノ事ニ關シテハ兩國ノ立約相互均一ヲ主トセザルベカラズ。

李 貴國ハ何時ニテモ駐兵ヲ撤回スルノ用意アリト云ハル、歟。

大使 然リ何時ニテモ撤回スルヲ得ベシ。

李 撤兵ノ舉行ハ來年マデ猶豫セラレテハ如何。

大使 左程ニ猶豫爲シ難シ、既ニ貴我兩國ノ間ニ撤兵ノ議ニ付妥協ヲ經ル以上ハ、更ニ永ク駐

兵セシムベキ要用アルノ理ナシ。

李 我下士官數名朝鮮兵ヲ訓練スル爲メ朝鮮國王ニ選雇セラル、者アルコトハ曾テ閣下ノ聞ニ達セシコトナラン。此輩ハ固ヨリ今回ノ成約ニ據テ撤回スベキ兵辨ノ中ニ算入スベカラズ。

大使 其人員幾何カアル。

李 彼輩ハ皆朝鮮國王ニ選雇セラル、モノニシテ、其數凡テ二十名、其職專ラ朝鮮兵ヲ訓練スルニ止マリ、更ニ其他ノ事ニ涉ラズ、現ニ兵士間ノ訓練ヲ受クルノ朝鮮兵千五百人アリト云フ。

大使 撤兵ノ事ニ關シ向後貴我ノ間ニ訂成スベキ條約ハ公平均一ヲ旨トシテ偏頗スル所ナク、相互ノ双務ヲ以テ訂約ノ根據ト爲シ、以テ双方妬心ヲ起スノ狀ナカランコトヲ要ス。

李 我國ノ士官朝鮮國王ニ選雇セラルニ於テハ、閣下之ヲ視テ應ニ妬心ヲ起サル、ベキ歟。

大使 本大臣ノ一身ニ取リテハ全ク痛痒ナシト雖モ、之ヲ我兵隊ニ取リテハ妬心ヲ起スベキハ自然ノ勢ナリ。請フ試ニ之ヲ閣下永年親驗ノ跡ニ就テ考察セヨ、從來貴國政府泰西諸國人ヲ選雇スルニ於テ、例ヘバ貴國政府多ク英人ヲ選雇スルトキハ自ラ他ノ歐人之ガ爲ニ多少ノ妬心ヲ生ジ、又多ク佛人ヲ用ユレバ他國ノ人自ラ其間ニ妬心ヲ起スガ如キハ勢ヒ情實ノ免カレ難キ所ナリ。本大臣モ我國ニ於テ這般ノ經驗ヲ爲シタルコト少ナキニ非ズ、貴我双方ノ間ニ

訂成スベキ約束ハ公平均一ヲ主トシテ毫モ偏頗スルコトナク、相互ノ双務ヲ以テ成約ノ基址ト爲スヲ得バ蓋シ之ニ如クモノナシ。

李 抑モ朝鮮政府ニ於テ充分ノ兵備ヲ設ケ、其兵員ヲ適當ニ訓練シ、賴テ以テ自ラ其獨立國タルノ地位ヲ獲ルニ至ランコトハ本大臣ノ甚ダ希望スル所ナリ。此事固ヨリ朝鮮ノ内政ニ關スルヲ以テ朝鮮自ラ其事ヲ辨理セザルベカラズ。既ニ朝鮮政府ハ本大臣ニ懇請スルニ其朝鮮兵ヲ訓練スルガ爲ニ我國ノ士官ヲ選用センコトヲ以テシタリ。閣下モ亦熟知セラル、如ク、本大官ノ直轄ノ下ニ在ル我清兵ハ皆獨逸士官ノ訓練ヲ受クルナリ。此獨逸士官ハ全ク我兵ヲ訓練セン爲メ本大臣ノ特ニ撰雇シタルモノニシテ、今復タ更ニ數名ヲ撰雇セントス。朝鮮政府モ亦我國ノ士官ヲ選雇スルハ專ラ自國ノ兵ヲ訓練セン爲メニシテ決シテ他意アルニ非ズ。其士官ノ所掌モ亦朝鮮兵ヲ訓練スルノ外更ニ其他ノ事ニ涉ルコトナシ。

大使 朝鮮政府曾テ貴國ノ士官ヲ撰雇シタルハ何時ニ起リ、又何年ヲ以テ其期限ト定ムル歟。
李 別ニ年限ノ定約ナシ、蓋シ我國ノ兵ヲ朝鮮ニ駐留スルヤ別ニ年限ナケレバナリ。今回愈我駐兵ヲ撤回スルニ決セバ更ニ其士官ノ年限ヲ約定セザルベカラズ。抑モ朝鮮政府ニ於テ西洋ノ士官ヲ用ヒズ、殊ニ我が清國ノ士官ヲ撰ブ所以ノモノハ、蓋シ全ク事由ナキニ非ズ其事由トハ第一朝鮮人ハ未ダ甚ダ泰西事ニ慣熟セズ、第二西洋士官ヲ選雇スルトキハ莫大ノ給料ヲ

要シ、朝鮮政治殆ンド費用ヲ辨ズルコト能ハズ。而シテ我士官ヲ撰雇スルトキハ一人ニ付僅々毎月拾二弗ノ給料ヲ拂フニ過ギズ。

大使 閣下ノ知悉セラル、如ク、朝鮮ニハ二派ノ黨與アリ、一方ハ日本ヲ賛成シ、一方ハ清國ヲ賛成ス。兩派疾視シテ互ニ權ヲ爭ヒ、氷炭相容レザルノ勢アリ。貴我兩國ノ袖手傍觀徒ラニ之ヲ看過シ去リ、此現狀ヲシテ此儘ニ存セシムルトキハ、兩黨ノ軋轢ハ益急激ヲ極メ、何等ノ事變ヲ醸スニ致ルベキ歟、逆シメ料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リ。兩國各力ヲ盡シテ漸ク此軋轢ヲ排除スルハ豈ニ營ニ朝鮮ノ爲ノミナランヤ。實ニ兩國和交ヲ重ンジ、隣誼ヲ修ムルノ道ニ於テ已ムベカラザル必要ノ舉措ト認メザルヲ得ズ。然リト雖モ貴國ノ士官ヲ朝鮮ニ駐留セシムルハ故ラニ此軋轢ヲ朝鮮國民ノ間ニ挑發センガ爲メノ意ニ出ヅル者ナリト云ハ、本大臣復々何ヲカ云ハン。萬一事ノ茲ニ到ラバ則チ我ニ在テハ貴國ノ志ス所ヲ追ヒ、貴國ト同一ノ軋轢ヲ履マザルヲ得ズ。即チ貴國士官ヲ朝鮮ニ駐メバ、我國モ亦士官ヲ漢城ニ駐メンノミ。假令ヒ朝鮮政府貧ニシテ其兵ヲ訓練スベキ士官ヲ選雇スルノ費用ニ堪ヘザルノ情實アルモ、我國陸軍士官ノ内ニハ自費ヲ以テ朝鮮ニ赴キ、朝鮮ノ兵ヲ訓練シテ日本黨ノ餘勢ヲ助ケンテ企ツルガ如キ壯士ナキニシモ非ズ。

李 貴國ニハ朝鮮國王ノ依頼ヲ待タズシテ朝鮮政府ニ仕ヘントスルガ如キ士官果シテ在ルベキ

歟。

大使 我國ニハ陸軍士官ノ内年壯ニシテ剛勇慍悍本邦ニ居テ殆ンド無事ニ苦シミ、常ニ脾肉ノ歎ヲ抱クモノ數フルニ違アラズ。此輩ノ如キハ朝鮮國王ノ招キヲ待タズ、自費ヲ以テ朝鮮ニ赴キ仕途ヲ求ムベシ。若シ此輩ニシテ朝鮮ニ赴キ朝鮮ノ士卒ヲ教導スルコトアラバ、朝鮮黨派ノ軋轢ハ一層激烈ヲ極ムルニ至ランコト、燎原ノ火ヨリ甚シキモノアラン。朝鮮兵ノ貴國ニ來リテ訓練ヲ受ケンコトハ本大臣素ヨリ其間ニ異議ヲ挾ムコトナシト雖モ、貴國ノ士官ヲシテ朝鮮ニ駐留セシムルガ如キハ今既ニ縷述シタルガ如ク向後更ニ事端ヲ滋スノ憂ナシトセズ。

李 朝鮮政府最モ貧ニ苦シム、兵辨ヲ我國ニ我國ニ派シテ訓練ヲ受ケシムル如キハ固ヨリ其費用ニ堪ヘズ、故ニ其國內ニ於テ自國ノ兵ヲ訓練セント欲スルナリ、閣下之ヲ諒察セヨ。

大使 我國先キニ朝鮮國王ニ四拾萬圓ノ金額ヲ贈與セリ、爾來日ヲ經ル甚ダ淺シ、其額モ亦甚ダ輕少ニ非ズ。乃チ此金ヲ以テ其兵ヲ貴國ニ派遣スルノ費用ニ充ツベシ。往々何ゾ資財ノ缺乏ニ困ランヤ。

李 閣下果シテ其金額ノ償還ヲ朝鮮政府ニ迫マリタランニハ朝鮮政府其督促ニ意スルコト能ハザリシヤ必セリ。